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る

PRESENTED BY SHIRAISHI JOUC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4







魔女之旅14

在某個地方有一名魔女。她的名字叫伊蕾娜。

她受某個故事的影響，成為了旅人正在環遊世界。

她在這次的旅途中遇到的人們是……

聚集在旅人餐廳的八卦大人；

年輕時代的「星塵魔女」和她的師父；「演員之國」的居民；以「斷罪人」身份維護從荒廢中振興的國家治安的女性；追查兇惡的連續殺人犯，隸屬「保安局」的懦弱職員；建立了不眠之國的天才發明家「湖畔魔女」。

伊蕾娜波瀾萬丈的旅程仍將繼續進行。

「畢竟魔法師也是普通人啊。」

TV動畫熱播中！旅行魔女所編織的離別故事。

彩頁



私たちは運命共同体です

We're a destiny collective.

灰の魔女イレイナ

魔法使いの最高位「魔女」の称号を持つ。
見聞を広めるために世界を旅している。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灰之魔女 伊蕾娜

持有魔法師最高位稱號「魔女」。

為了增長見聞而在世界各處旅行。

THE JOURNEY OF ELAINA

CHARACTER

セーナ

天秤の国バスカに暮らす女性。
「断罪人」という
特殊な職に就いている。



クレタ

小都市アステイキトスの
治安を守る、
「保安局」の新米局員。



CHARACTER

主要人物

塞娜

住在天平之國巴斯卡的女性。從事「斷罪人」這個特殊職業。

克蕾塔

隸屬於維護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治安的「保安局」的新人成員。

エキナ

小都市アステイキトスに
暮らす富裕層。
輸入品の管理を行う役人。



湖畔の魔女 カロリーネ

月光のイーヒリアスに仕える魔女。
冒険家・発明家でもある才媛。



艾姬娜

住在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的富裕階層。負責管理進口貨品的官員。

湖畔魔女 卡羅琳

為月光之國伊希利亞斯服務的魔女。同時也是冒險家、發明家的才女。



有兩把掃帚在平原上並排飛行。

冷風在我和師父之間穿過。

我不懂師父想聽我說什麼。

我想聽的是你現在的直率感想。

第一章 壓箱底的故事

旅人餐廳。

如果是在這附近各國旅行的人，應該都有見過這家餐廳的名字。在國內，具體來說是國門附近，幾乎都一定會有這家餐廳。對於旅行者和商人來說，這家餐廳便是最方便的休息場所。

打開餐廳的門。

服務員從櫃臺對面向我低下頭說歡迎光臨，然後「請挑一個喜歡的座位。」這麼說完指了指零星坐著一些人的餐廳裡。

請挑一個喜歡的座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在這家旅人餐館，不管是空座還是有人坐著的桌子，喜歡的位置都可以隨便坐。

光臨這裡的客人，一大半都是旅人、商人、冒險者這些遊走於國與國之間並以此謀生的，漂泊四海的人。

這家餐廳是為了讓客人們一邊吃東西一邊交換情報而開的。

對於商人和旅人來說，情報就是生命線。有關危險的國家和地區的情報，或者是關於某個國家的新潮流和風俗習慣的事，都是他們想盡快了解到的。

因此，旅人和商人都會為了獲得情報而聚集在這家餐廳；並且由於有很多旅人和商人聚集在此，這裡就會聚集更多的人。

大多數漂泊四海的人都很饑渴。

他們渴望著有趣的事，新奇的事。

渴望著刺激。

縱觀店內，可以看到很多坐在桌前面對面一邊聊天一邊吃飯的客人；不過他們應該都是第一次見面吧。

我坐在一張桌子旁的座位上。

在這家店，只要坐在座位上，就會有坐在附近的人來搭話。

「——你好，一個人嗎？」

所以像這樣，妙齡少女向我這種獨自來訪的老商人搭話也不算什麼稀奇事。我當了四十年商人。這樣的光景我在這個旅人餐廳裡已經見過不下數次，甚至可說是無數次了。

不管是四十年前，二十年前，還是現在，我依舊是一個人來這家餐廳作客。

我點了點頭，隨後她問我「方便聊一下天嗎？」並將自己的玻璃杯和盤子放在桌子上，在我對面坐了下來。

她的玻璃杯裡裝著水，盤子裡放著幾片麵包和聊勝於無的香腸。

這家餐廳采用的是自助形式。支付一筆固定金額後，料理和酒都可以盡情享用；所以很多身上沒什麼錢的旅人都很感謝能在這家餐廳吃到價錢便宜的肉，並裝上滿滿一大盤。像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女士那樣，來這家餐廳付了錢卻只吃這麼一丁點食物，實在是太浪費了。

因此，坐在對面的她到底是有錢到不在乎揮霍這點錢，還是無比喜歡吃麵包呢。

「其實，我最近從獨家渠道獲得了一個有趣國家的情報——」

她一臉得意地說。

她長著灰色頭髮，身穿黑色長袍。一雙琉璃色的雙眼朝我望過來。

她胸前別著一枚星形胸針。看來她是個魔女。

「是哦。」

雖然不知道她有什麼獨家渠道，從她充滿自信的表情可以看出這個情報相當有好處。

但是，擺著這種表情來搭話的人，大約有一半都是來胡說八道吹噓一通，之後還硬跟我要錢的壞人。這是我的經驗之談。

她會是哪一種呢？

她為了不讓周圍的人聽見，小聲地說。

「其實那個國家到最近為止都還不是那樣的，但現在是個比周圍的任何國家都要美好、漂亮的國家——」

「原來如此。」

瞬間就變得可疑起來了……

她擺著手勢，滔滔不絕地說。

「至於具體怎麼樣美好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總之就是個很了不得的國家——」

「原來如此。」

內容也很空洞……

她說的話盡給人一種可疑的感覺。不過，我還是願意聽下去。

多數漂泊四海的人都渴望著有趣的事，新奇的事。

渴望著刺激。

不管是真是假，興趣是無窮無盡的。

然後她開始講述。

「那個國家的名字是——」

第二章 故事之國

「你知道『故事之國』這個國家嗎？」

這是在某個國家的一家叫旅人餐廳的飯店裡吃飯時的事。

坐在附近座位上的男人客人突然來到我身邊，問了我這麼一個問題。

我回答不知道，他就露出一副非常吃驚的樣子，

「竟然不知道那麼棒的國家！不介意的話，我來告訴你關於『故事之國』的事吧？」這麼提議道。

於是，男人講述了一個關於『故事之國』，十分奇妙的故事。

「——據說任何去了故事之國的人都能獲得幸福。以前，我朋友的朋友也去過這個國家，但再也沒有回來過。似乎是因為那是一個非常棒的國家，所以就被故事之國給迷住了……啊，這是我朋友的朋友寄給我的日記，不介意的話，可以看一下嗎？」

說著，男子把一份小冊子遞給了我。

翻開看了一下，上面確實寫了很長一段贊美『故事之國』的文章。像街道很漂亮，人很溫柔之類的抽象詞句占了大半。還有寫「我的熟人以前和妻子離婚，陷入了不幸的深淵，但是去了故事之國之後，他就找回了幸福的人生」這種別人的親身經歷。總之，那似乎確實是一個相當棒的國家。

「原來如此。」只要去這個國家，就能過上做夢一般的日子呢。

我點了點頭，男人就點頭同意：「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是個很棒的國家。」

話說回來，這個國家在哪裡呢？我問道。男人則意味深長地歪著頭說「到底在哪裡呢？」，

「順帶一提，那本小冊子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實除了這本以外，我朋友的朋友還寄了好幾本給我呢。」

如果看了那些小冊子，說不定就能知道在哪裡了。男人露出古怪的笑容說道。

我便照他所說，從他那裡買下了小冊子。

男人所說的「故事之國」的故事十分奇妙。

我從以前開始就在各國聽說過這個故事之國。

可是不管我在哪裡找都找不到那個國家。

○

第一次聽說這個國家大概是在一個月前吧。

這是我剛進入某個國家之後的事。我在國門附近看到一個店員大聲喊著「歡迎光臨！這裡是旅人餐廳！各位旅人，請一定要來光顧！」

哎呀呀旅人餐廳這名字真好聽——我被店員的聲音所吸引，回過神來已經進去餐廳裡了。

看來這家旅人餐廳是一家自助式餐廳。餐廳裡中央擺著一張長長的桌子，上面排列著牛角包、土司、鬆餅，還有煎蛋卷、香腸、沙拉、培根、漢堡肉排等各種各樣的菜式。

這裡是夢嗎……？

我有如跳舞一般走著，興高采烈地拿著盤子，從大量料理中將自己愛吃的盡情往盤子上裝，然後興高采烈地坐到座位上。

「哎呀……你吃的食物真夠奇怪的……」

我吃了一會兒飯之後，路過我的座位前的一個女人瞪大了眼睛看著放在桌子上的各種料理。

「哦。雖然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可不會給你吃。」

「我才不要……反正是自助餐……」

順帶一提，我的桌子上有牛角麵包、吐司、鬆餅，還有貝果、三明治等各種各樣的麵包。這裡是夢嗎……？

女人露出傻眼的樣子說。

「對了，你知道這家店的規則嗎？」

咦？規則？

「難道只吃麵包是違反規則的嗎……？」

我受到了有如被雷劈一樣的強烈沖擊。

「不，不是那樣的……」

女人慢慢地搖頭，對第一次來旅人餐廳的我做起了介紹。她說，這家旅人餐廳是散布在近郊各國大門旁的自助式餐廳。正如其名，與宣傳語分毫不差，光顧的客人有很多都是旅人。而且這家餐廳裡沒有指定座位，客人之間可以互相自由來往。

為什麼要制定那樣的規則，這種問題連問都不用問。

肯定是為了不知道對方名字的旅人們在吃飯時順便聚在一起聊天。

「……也就是說，這是讓客人相互交換情報的餐廳嗎？」

「理解得真快。」女人點頭同意，

「話說這個座位空著嗎？」

隨即這樣問道。

「請便。」

不過麵包是不會給你的。說完，我請她坐到對面的座位上。

接下來，我和坐在座位上的她聊起了天，聊了附近有什麼樣的國家，有什麼有趣的國家。

就在跟她聊天的過程中，我第一次聽說故事之國。

「——這個啊，與其說是一個有趣的國家，不如說是個可怕的國家。你知道嗎？那個叫故事之國的國家似乎就在離這個國家不遠的地方哦。」

她壓低聲音，悄悄地向我講起了故事之國的故事。「其實不久前我朋友的朋友好像去了這個國家，但因為故事之國太過恐怖而得精神病了。」

「哎呀呀。」那可真不得了呢，我邊說邊嚼著麵包。

「雖然我不知道實際上經歷了什麼——你看一下這個。」

女人說著，把一個冊子遞給了我。一看，上面很詳細地記述了在故事之國的經歷有多麼可怕。

——太恐怖了，我只停留了兩天就離開了。

——我無法用嘴巴說明我經歷了什麼。因為有比我留得更久的人向家人講述自己的經歷之後，全家人直接失蹤的先例。

如此這般。總之，上面寫得長長的一段都是自己有过如此可怕的經歷這個事實。

「關於故事之國還有不少謎團，總之小心為上。」女人用嚴厲的表情看著我，然後，

「話說回來，其實那本冊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還有其他有關故事之國的冊子。不介意的話要不要買？」

「……………」

我一邊翻著冊子一邊聽她說。她就說，

「說不定你也會誤打誤撞去到故事之國哦。所以呢，你懂的吧？」

就當作是上當了，買吧？

「嗯嗯……」

我翻那本冊子翻了一會兒後，

「行吧。」

還是買吧，我點了點頭說。的確，關於這個故事之國的事是事實的話，就必須避免不小心去到那樣的國家。

「呵呵呵。謝謝惠顧。」

女人很高興地把冊子遞給了我。「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伊蕾娜。」我回答。

「伊蕾娜，對吧？我記住了。」

交易過程中，她一直都是笑瞇瞇的。

我在近郊的國家裡看到很多叫旅人餐廳的飯店。多到甚至我一入國就一定能看到那家飯店。旅人餐廳似乎深受當地遊客的喜愛呢。

「在這種彈丸之地開店也沒有意義吧……」

這樣情報不就只會在同一個地方循環不斷嗎？會有新的情報流進來嗎？我不禁疑惑。

話雖如此，我作為一個旅人也覺得，沒有比這家旅人餐廳更適合收集情報的地方了。所以到最後，每次從一個國家去到另一個國家，我都會去一趟旅人餐廳。

「——哎呀，小姐。你知道故事之國這個國家嗎？」

「——你是旅人吧？從哪裡來的？話說你知道故事之國嗎？」

「——你好。天氣真好啊。能在這麼好的日子遇見你這麼可愛的女生，我真是太幸福了！話說你知道故事之國嗎？」

「——喂你丫的。看什麼看啊？想幹架嗎？啊啊？對了你知道故事之國嗎？」

不可思議的是，光顧這家旅人餐廳的次數越多，我就越是聽到關於故事之國的事。

有的人把故事之國介紹為「一個非常美好，每天都過著夢一般的生活的國家」。

有的人把故事之國介紹為「無論是什麼人都一定會受到追捧的國家」。

有的人把故事之國介紹為「在入境的瞬間就會陷入不幸的深淵的糟糕透頂的國家」。

有的人把故事之國介紹為「不管是誰都一定會得精神病的殘酷國家」。

認為那裡好的意見好到了極致，認為不好的意見則不好到了極致。令我驚訝不已的是，各自的經驗之談都有「這樣的國家從來沒有去過！」這麼一個共同點。

到底是極致的好，還是極致的不好呢？雖然不知道是哪邊，但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那麼這個國家到底在哪裡呢？

我每次聽說這事都會這麼問。

然後他們就像是在等著我那麼問一樣奇怪地笑了笑，

「到底在哪裡呢？」

給出模稜兩可的回答。

他們也一定會順便說「話說回來，剛才給你看的小冊子只是一部分而已，還有其他幾本，你要不要？有了那些冊子，也許就可以得到更具體一點的情報哦？」然後將幾本小冊子亮出來給我看。

「真的嗎？」我眯起眼睛問，而他們每次都會，

「真的！其實我朋友的朋友就是照著這本冊子所寫的去故事之國——」講述一點也不具體的別人的經驗之談。

然後。

我都會在翻冊子翻了一會兒之後說：

「行吧。」

然後買下冊子。

最近——這一個月裡，我每去到一個國家都會買冊子。

「可我一個月前就在看冊子了，還是完全不知道在哪裡呢……」

無論買多少次，看多少次，都是些一點具體內容也沒有的冊子。像是「總之是一次非常棒的經歷！」或者「總之是一次很不好的經歷！」之類的。靠這種內容是無法查明地點的。

「哈哈。不過魔女大人，故事之國確實存在哦。我朋友的朋友是最好的證據。」

「嗯嗯。」

我一邊啃著比一個月前吃得更頻繁的麵包一邊點了點頭。可以說我已經走遍了幾乎所有國家的旅人餐廳，但是這個麵包在哪個國家吃都是同樣的味道。

「這個味道我也快吃膩了……」

就算我自稱不折不扣的麵包迷，一個月裡去同一間自助餐廳吃那麼多頓飯也是會膩的。

我嘆了一口氣，對面的男人就拍了拍手說：「哦，這樣的話有一家很不錯的餐廳哦。」

「從這裡往南走可以去到的國家裡也有旅人餐廳——其實那家餐廳是旅人餐廳的發祥地，那裡的料理特別好吃。」

「真的嗎？」哎呀真不錯。

「是的。聽說麵包也是一流的。」

「什麼……」

那可真是。

最近收集到的情報中最有用的一條情報了。

「謝謝您提供情報。」

我向男人道謝，邁著愉快的步子離開了餐廳。



「呵呵呵……」

男人望著離開餐廳的灰髮魔女的背影，冷冷地笑了。

「故事之國？怎麼可能有那種地方啊！」

旅人餐廳經常有遊客光顧。這家聚集著外來者的餐廳是交換有用情報的地方，同時也是騙子向不諳世事的人高價強賣破爛廢物的根據地。

向遊走於國與國之間的旅行者搭話說「有個很有趣的國家」、「有個去到那裡就會有危險的國家」，然後將冊子強賣給他們。對故事之國這個位置不明的國家有了興趣的旅人就會買下冊子。不過，他們由於不知道地點，在其他國家的旅人餐廳也會買冊子——早晚有一天旅人們會發現這只是一種詐騙手法，只是到了那時候他們已經往這些內容含糊不清的冊子投了很多錢進去了。

以旅人餐廳為中心活動的騙子集團每天都是這麼賺錢的。

「不過那個魔女，真的跟傳聞一樣是個好騙的家夥啊。」

他們騙子集團成員相互之間的消息很靈通。如果在某個國家找到看起來很好騙的人，就會跟其他成員互通情報好讓他們也在其他國家騙那個人一筆。

其中，一個月前來到近郊國家的灰髮魔女在他們之間特別有名。

她是只要說到故事之國，別人出再高的價都會買下冊子的蠢蛋旅人。

「看樣子那個魔女在到處散播故事之國的傳言，最近專門來旅人餐廳打聽的蠢蛋旅人也變多了。」

而她也因為受她吸引而過來打聽的都是容易上當的人而變得很有名。

那個魔女要是一直在這附近遊蕩就好了，這麼想著的男人一邊笑一邊大口喝酒。

「……可是這附近的旅人餐廳她不是幾乎都去過了嗎？」

一個女人在男人對面坐下。她是騙子的同夥。

整理一下從同夥那裡收集來的情報，發現魔女除了位於這裡南方的國家以外，所有旅人餐廳都已經去過一遍了，並且都被同樣的手法騙了。她這人根本不會受教訓讓女人實在看不下去了。

「下一個國家應該就是最後一次詐騙了。」

「那就在最後有多少錢敲多少吧！」男人高聲笑著說。「那個國家可是有我們的老大在啊！一定會卷走她的錢直到她的錢包空空如也吧。哈哈哈！」

女人心想這家夥好吵，往窗外看了看。

她看到了往國家大門走去的灰髮魔女的身影。

真可憐。

如果沒有露出破綻害自己被騙子盯上的話，現在手頭應該可以鬆一點的。女人滿懷憐憫地看著魔女。

可能是察覺到這個視線，魔女正要離開國家的時候，轉過頭來看了一眼這邊。

「……………」

女人側頭不解。

看向這邊的魔女怪裡怪氣地笑著。

就像身為騙子的他們一樣。

○

跟聽說的一樣，從那裡往偏南的方向騎掃帚飛一陣子之後，發現了一個國家。

那是個小國。

在入境的同時，我去了一趟旅人餐廳。不愧是發祥地，餐廳裡面說得好聽點就是有種懷舊的氛圍，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殘破老舊。

根據在之前的旅人餐廳收集到的情報，這個國家的麵包似乎是絕品。

「嗯，跟情報一樣。」

我馬上去取了幾個弧線有如新月一般美麗，光澤鮮明的牛角包，在座位上坐下並吃了一口。黃油的香味一下子在嘴裡擴散開來。挺好吃的嘛。

「這附近沒見過你啊。難道是新來的旅人嗎？」

之後，在我大口嚼著牛角麵包，享受著最幸福的時光的時候，一個男人坐到了我對面的座位上。

在旅人餐廳裡，別人擅自跟自己坐在一起交換情報這種事並不少見。可最近我每次去這家餐廳都會被人搭話呢。

「我不是新來的——有什麼事嗎？」

我佯裝不知請問道，男人就說：

「你知道這個旅人餐廳的規則嗎？」

然後擺出得意的表情，即使我根本沒在聽也還是長篇大論地跟我說我早就熟知的規則。這裡是旅人交換情報的地方，可以自由往來於座位之間，等等。

然後男人向我說明了一遍之後。

「話說回來，有一個國家我一定得講給你聽——」

然後他拿出了一本小冊子。

這東西我在這一個月裡已經看膩了。

「故事之國，對吧？」

我把之前買的冊子全部放到了桌上。數量大約有二十本左右。在我去過的國家裡，只要去旅人餐廳我都會買幾本，所以才會有這麼多。

「……哦。原來你知道關於故事之國的事啊？沒錯。這個國家是個很不可思議的國家——」

「啊，不好意思，推銷冊子就免了。」

好了，不準你說。那種事我不想知道。說著，我堵住兩邊耳朵搖了搖頭。

此外，

「今天我是為了跟你說兩句才來這個國家的。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聽故事之國的事。」

「嗯？ 跟我……？」

我朝稍感困惑的男人露出了最大限度的笑容。

「沒錯。你就是在旅人餐廳活動的騙子集團的老大吧？」

「！」男人瞬間吃了一驚，之後馬上移開了視線。「詐、詐騙？你在說什麼啊……」

「不用找借口了。我至今去了那麼多次旅人餐廳有隱約察覺到，你們騙子集團在兜售以名為故事之國的虛構國家為題材的冊子來騙錢。」

這是為了吸引聽者的興趣而說成是比任何國家都美好，或者比任何國家都惡劣的這麼一個編出來的國家。

說白了，這就是一個只能存在於故事裡的虛構國家。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個謊言吧？

用空洞的話吸引他人興趣之後做推銷，向想要更多情報的人索要更多的金錢，榨取對方的金錢直到對方陷入無可挽回的局面。這是常見的詐騙手法。

「……哼。什麼嘛，終於發現了嗎？」男人的態度驟變了。「順帶一提，我話先說在前頭，如果你是來叫我把你之前付的錢還給你的話，那我拒絕。我不知道你付了多少錢，而且本來就是讓騙子有機可乘的你不對。」

我點了點頭。

「說得對。這是上當受騙的人不對，是讓騙子有機可乘的人不對，所以我沒打算要回我的錢。」

「那怎樣？你想跟我說什麼？」

「這個嘛……」我把沾有牛角包香味的食指貼在嘴唇上。

然後露出笑容說：

「話說這裡是旅人餐廳，對吧？如果我到處跟人說你們在幹的勾當，後果會如何？或者其實我把你們的同夥的臉全都畫下來了，如果我將畫散布出去的話，後果會如何？看起來很好騙的蠢蛋旅人變少了的話，就賺不到錢了。你們會很為難吧？」

那也就是說。

「……你是要我付封口費嗎？」

男人的表情變得更加嚴厲。

「你理解得這麼快真是幫大忙了。」

「唔唔……」男人露出了相當痛苦的表情。要是放任我不管，就無法再像之前那樣跟蠢蛋旅人做生意了。這對他們來說應該是非同小可的事態。

男人沈思了一會兒後。

「……你能保證不說出去吧？」瞪著我說道。

「請放心。我口風很緊的，只要拿到錢我保證不說出去。」

「哼……那封口費要多少錢？」

「大概這麼多吧。」

我在紙上利落地寫下金額。差不多是我至今付的金額的兩倍左右。

「什麼……！喂，喂！我們應該沒有從你那裡卷走這麼多錢的！」

「我剛剛說過，我來找你不是為了要回我的錢吧？」

我是要敲你更多的錢。

「唔唔唔唔唔……你這個惡魔……！」

「我不是惡魔，是魔女。」

那到底怎麼樣？要付我錢？還是不付？我逼迫男人做出選擇。

不過，這到底是讓別人有機可乘的人不對。

最後，男人說：

「啊啊啊，我付！我付總行了吧！」

自暴自棄地付了錢給我。

「啊，順便還有一件事。」

「什麼啊還有嗎！想怎樣！」

「可以的話，能給我故事之國的冊子嗎？」

我走遍各個旅人餐廳之後有注意到，冊子上有編號；看來在這個國家拿到之後，故事之國冊子就全部集齊了。金額不管怎麼說也太敲人竹杠了，卻意外是個不錯的讀物，而我也有點想收集了，所以能拿到我就拿。

「給你啦！拿去吧你這個騙子！」

男人越發自暴自棄地給了我一本冊子。

「要說的話，我覺得你們才是騙子……」不過這樣一來就集齊了。

「對了，這些冊子是誰寫的？」

「不知道。估計是很久以前不知哪裡的外行人寫的吧。我父母在義賣會買的甩賣品。」

「然後你未經許可就拿來做生意。」

「說我未經許可真是失禮。我有拿到許可的。」

「同意把買的東西用來詐騙的是哪門子父母……」

「他們以前也是搞詐騙的。」

「一家子都是這種人啊……」

他說，他的父母曾經也幹過向光顧這個旅人餐廳的旅人傳播不可信的情報然後跟他們要錢的勾當。原來如此，在這間營業了多年的餐廳裡，人們說話的內容即使過上幾十年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嗎。

雖說歷史悠久，也不見得一定都是好的事物。

不過，話是這麼說。

「錢也拿到了，就容我先告辭了。」我把冊子整理好放進包裡，然後站起身來。

我邁著十分輕快的腳步走了出去。

另一邊，騙子的老大可能還沒有消氣吧。我離開座位後，他就指著我大聲說：

「這樣就算契約成立了！你可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哦！如果你以後妨礙到我們工作的話，可不會這麼簡單就放過你！」

剛才已經說過了，我只要拿到錢，就不會再跟任何人說。

因此我轉過頭去，點頭回答道：

「當然。我會遵守約定的。」

從現在開始。



「可惡……被擺了一道啊。」

灰髮魔女離開之後，男人買了一頓醉。雖然有聽說她很好騙，可沒想到最後得自己倒貼錢。

但是。

「不過嘛……如果那個魔女有管好自己的嘴巴，就沒有任何問題……」

那個魔女至今在各個國家將故事之國的傳言傳開了。現在上當做了他們生意的客人也在逐漸增多。

今天付出去的錢，應該不到一天就能收回來吧。

這樣的話，今天被人要封口費這件事就沒什麼好擔憂的了。

「哼……還好當初把價格又擡高了一點。」

他還反倒可憐起只索要了一天能賺到的金額的魔女了。

真是個蠢魔女。

正當男人嘟囔了這麼一句，在旅人餐廳裡優雅地喝起了紅茶的時候。

「老，老大！老大！不得了了！」

詐騙集團的底層臉色大變打開了旅人餐廳的門。這個底層的男人一副非常慌張的樣子，找到老大之後就跑到了座位上。

「怎麼了？你這人真吵鬧。」

老大擡頭一看，底層男人就氣喘籲籲地大叫：

「被，被擺了一道！被那個魔女擺了一道啦！」

「被擺了一道……？」

「那個魔女，把我們的事全抖出去了！」

灰髮魔女在詐騙集團中有名到被廣為流傳。

說她是個不管何時都會買故事之國的書的，腦子不好的客人。

以及是個到處散布故事之國的傳言，為他們帶來新的冤大頭的好顧客。

她到處散布的傳言，又是什麼呢？

「該不會……」

底層對老大點了點頭，悲嘆道。

被擺了一道了！

「最近那幫新來的客人老是來向我們索要封口費！」

第三章 斷罪人塞娜

伊蕾娜很早起床。

「早上好。今天天氣也很不錯呢。哦？怎麼了？您有點沒精神呢。嗯？不想去工作……？哎呀不得了！每天早上都要上班似乎讓你的內心變得嬌弱了。不過放心吧。我是個旅行商人，正在到處賣對像您這樣不想去工作的人很有用的商品。」

早晨。

在這段人來人往的上班時間裡，說著「來吧請收下」將形似閉著開口的貝殼的曲奇塞給行人的這個女人，就是伊蕾娜。

她手上拿的不是普通的曲奇。曲奇緊閉的開口裡面放有寫著當天運勢的紙。也就是說，只要買這個曲奇就可以占蔔當天的運勢。

「試試運氣買一個如何？」

「試試運氣啊……」

「別看我這樣，我的占蔔很準的哦。您意下如何？」

「可是我不太相信這種占蔔的玩意啊……」

「那真是遺憾……那麼先不管占蔔，要不要買一塊曲奇享用？其實這個曲奇本身也含有特殊成分，吃下去就能讓人提起精神。所以要不要來一個？一口痛快哦。」

「就算你這麼說……具體來說，吃了那個會有什麼效果？」

「那當然是……會讓您的心情變得非常飄飄然。」

「吃這個曲奇就會那樣？」

「沒錯。」

「曲奇裡有什麼不好的成分吧？」

「呼呼呼……」

「看來是有……」

魔女大清早就在路上到處賣危險的東西。她是個名為灰之魔女伊蕾娜的女人。

再這樣下去，人們可能會以為她就是個糟糕的家夥，所以更正一下。今天她打扮得不像是魔女，戴著很深的兜帽，用布遮住嘴巴好讓自己的臉不被認出來，有時會「呼呼呼」地露出如同被金錢蒙蔽了雙眼的小惡魔一樣的笑容。沒錯，她是個糟糕得想替她說好話也難的家夥。

「一塊曲奇只收您一枚金幣。如何？」

.....

她也很希望能不用撈錢這種不光彩的理由來賣曲奇，但其實旅行是很需要錢的，所以在旅行目的地賺錢這種事並不少見。那就沒辦法了。

「喂——！」

可就在這時，大道上響起了仿佛將人群一刀子切開的叫聲。

大道的對面有一個年輕女子正朝著可疑商人伊蕾娜這邊跑過來。

她身穿長袍，或者說長大衣一般的長尺寸藍色制服，外表看上去大約十八歲。金色秀髮在腦袋後面紮成一束，一雙藍色的眼睛瞪著伊蕾娜看。

「又是你啊！」

怒氣沖沖的她，是負責維護這個國家治安的組織，俗稱斷罪人的其中一員。

「你好啊，塞娜。」

可疑商人伊蕾娜叫她的名字，低頭跟她說了句工作辛苦了。

「要我說幾次你才明白！這裡啊，可是禁止路邊擺攤的！不是跟你說過的嘛！」

像是在慘叫一樣大喊的塞娜和可疑商人伊蕾娜，算起來已經相識了五天左右。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伊蕾娜進入這個國家之後。

當伊蕾娜像現在這樣正到處賣可疑的曲奇時，塞娜就前來責備她，這便是她們的第一次見面。簡單來說，盡管在溫度上感覺不同，但五天前她們也有過跟剛才說過的基本一樣的對話。換言之，可疑商人伊蕾娜是個過了足足五天也絲毫沒有吸取教訓的蠢貨。實在可悲。

「真是的！到底要我說多少次你才肯聽……」

塞娜一邊嘆著氣一邊向伊蕾娜伸出手。

「對不起。」

伊蕾娜諛嘿嘿地笑著往她手裡放金幣。在這個國家有一條規則，如果被斷罪人問罪，就必須支付相應的罰金。因此，只要對方朝自己伸出手，她就會以條件反射一般的速度交出金幣。她們這副樣子簡直就像是被調教得服服帖帖的忠犬和飼主一樣。

這個可疑商人在交錢的時候很老實，卻幾乎每天都在幹詐騙的勾當。塞娜實在是受夠了她這個不知道算是順從還是叛逆的家夥。

「說真的你也該給我差不多一點。同樣的事情要我提醒你幾次才明白啊。真是的，之前開始就老是給我的工作添亂……」

因此，她拿到錢之後也理所當然會絮絮叨叨地發牢騷。

但是，即使像這樣聽了塞娜的批評，還是會冒出「咦？難道一枚金幣不夠嗎？」這樣的想法，可疑商人伊蕾娜就是這種殘念的人。正因為她這麼想，她湊近到塞娜身旁說：

「好啦好啦。」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說啊，你真的得適可而——」

「請收下這個。」

然後可疑商人將食指放在嘴上，把一個包裹塞進了塞娜的口袋裡。

「什麼，等……等一下！」

斷罪人身為制裁罪惡的秩序守護者，不會放過眼前的罪人，同時自己也不能犯罪。

賄賂更是豈有此理。

「這錢我不能收下——」

說是這麼說，她還是會心想「有多少啊」期待了一下，這就是人悲哀的本性。塞娜從口袋裡拿出了包裹。

「……………」

那是一個她剛才在賣的可疑曲奇。

「請你打開看看。」伊蕾娜壓低音量用可疑的語氣催促她。她還一臉得意地說：「我的占蔔很準哦。」

曲奇裡有一張紙條。

『受賄的話就會有好事發生哦。』

上面寫著這麼一句話。

「……………」

塞娜啞口無言。

「呵呵。再額外送你一個吧。不要告訴其他人哦？」

然後可疑商人順手又放了一包曲奇。她露出了滿心歡喜的表情，就像在說這麼快就有好事上門了。

「你這家夥完全沒有反省呢……」

以上。

盡管在這幾天裡不斷過著這種疑點滿滿的早晨，這個可疑商人伊蕾娜原本是一個魔女也是旅人。

旅人在一個國家停留五天的話，是可以在當地認識一兩個熟人的；據說在這個國家裡，伊蕾娜交到了一個每天晚上都一起在餐廳吃晚飯的好朋友。

「啊，好喜歡。多摸我一下，多摸一下。我們結婚吧？」

「……………」

在有些小貴的餐廳裡，這位朋友面朝著伊蕾娜，用迷醉的眼睛地看著她。「好可愛。真的好可愛。想吃掉你。」也可以說是盯上了獵物的野獸的眼睛。

伊蕾娜望向遠處好讓自己不和這麼危險的她對上眼，冷淡地吃飯。

「……………」

不，不和她對上眼或許另有緣由。

「我說，聽我說啊伊蕾娜。我啊，今天也很努力工作了。」她面朝著伊蕾娜一臉高興地說道。「那個奇怪的女人今天也在街上瞎逛，所以我啊，就跟平時一樣嚴肅地批評了她。然後啊——」

簡單總結一下她那番不得要領的話，就是她今天也努力完成了討厭的工作，所以想讓我表揚她。因此伊蕾娜說：

「這樣啊。你很努力了呢。」

真了不起，這樣對她隨便說了兩句表揚話。

「誒嘿嘿嘿。」

她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

伊蕾娜則是擺出十分微妙的表情，再次將視線從她身上移開了。

這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裡相遇，現在正和自己一起吃飯的這個女生從事的職業是斷罪人。以及，這個女生的名字叫塞娜。

「誒嘿嘿。多摸我一下。」

還有就是，她在白天和夜晚簡直判若兩人。

「……………」





話說回來。

和眼前的塞娜一樣，在白天和夜晚的言行舉止簡直判若兩人，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和塞娜坐在一起吃飯的這位伊蕾娜小姐到底是誰呢？

自不用說。

沒錯，就是我。

○

時間回到大概五天前。

我在旅行途中到達了一個叫做天平之國巴斯卡的國家，敲了敲國門。

「魔女大人您知道我們的組織——名為斷罪人的組織嗎？」

完成入境審查走過大門之後，一個身穿藍色制服的男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說「方便說兩句話嗎？」並向我招了招手。

他自稱是這個國家特有的組織，名為斷罪人的組織的官員。

我沒有多想就跟著他走，就被帶到了一個上面寫著「斷罪人」的建築物的接待室，然後被迫聽了有關這個天平之國巴斯卡特有的工作的事情。

「二十多年前，我國的治安非常差，盜竊、詐騙、威脅、暴力等各種犯罪橫行，簡直悲哀。當時整個城鎮都充斥著罪犯，居民甚至都不敢一個人出外。」

「是哦是哦。」這還真是不得了呢，我一邊點頭肯定一邊直直地盯著放在桌子上的甜甜圈和紅茶。這麼說來我從早上到現在什麼都還沒吃。

「為了維護國家的治安——為了讓城裡的人們能放心出門上街，必須加強取締犯罪的力度。啊，甜甜圈和紅茶請隨便吃。」

「啊，不好意思。謝謝您。」我馬上咬了一口甜甜圈的邊。「那麼，為了維護治安而設立的就是斷罪人這個組織嗎？」

「正是如此。」

斷罪人這個組織裡所有成員都是魔法師，單獨負責從取締犯罪到處罰罪犯的所有環節；大據說多數罪犯都在公眾面前被斷罪人處罰。罪犯一個接一個被制裁終於起到了威懾的作用。城裡的罪犯一天比一天少，而到了二十年後的現在，犯罪案件的數字甚至成了零。

「罪犯人數為零啊。這不是很了不起的成果嗎？」我拿起甜甜圈附和了一句。

在甜甜圈的圓洞對面，官員先生說著「是啊……」垂下眉頭點頭同意。明明罪犯正如他所願消失了，他的臉色卻很陰沈。

「可是完全沒有罪犯也是個問題……罪犯變少應該為之高興，但是變為零就不該高興了。」

「這話怎麼說？」

「斷罪人這個職業要有罪犯才可以算是職業。再這樣下去，我們的存在意義就要有危險了……」

「……啊啊。」

原來如此，我能理解了。

斷罪人本來就是為了取締罪犯而設立的組織。

如果斷罪人是為了取締罪犯而組織起來的，那麼一旦城裡沒有罪犯，他們的飯碗就不保了。

為了讓他們有工作可做，罪犯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這個組織是為了取締罪犯，讓城鎮變得和平而設立的，但真的變得和平又會害他們傷腦筋。這真是件怪事。

「我聽說，最近也有人把我們斷罪人這個職業視為問題。」

「嗯嗯。」

我完全明白情況了，我點頭說道。簡單來說，這個國家現在正處於有些缺乏危機感的狀態，大概就是這麼回事。「那麼我到底該做什麼？」

為什麼我這個旅人在入境的同時被傳喚了呢？

官員先生對歪頭不解的我輕輕點了點頭說：

「這個嘛。現在請魔女大人去犯罪。」

「嗯？」

我的頭轉而側向了另一邊。我沒聽清楚。耳朵變回嬰兒時的了。希望他再說一遍。「不好意思，您說什麼？」

「現在。」

「嗯。」

「請魔女大人。」

「嗯嗯。」

「去犯罪。」

「嗯？」

聽到了這裡，我又側了側頭。我以為他是開玩笑，可是那句話毫無疑問是事實。

「請用這些錢來支付罰金。只要犯的是小罪就不會被拘留。我希望魔女大人您盡可能多地在這個國家犯罪。」

「誒~？……」簡單來說，應該就是要我在留在這個國家的這段時間內盡可能多做壞事。「我可不想因為犯的罪太重導致自己惡名遠揚……」

「如果您擔心這個，那麼變裝如何？如果您需要變裝的道具，我們可以借給您。」官員先生爽快地回答。「就算萬一被居民知道犯罪的人是魔女，我們會將這一事實抹除掉不讓您的惡名傳開的，無需擔心。」

「抹除掉……」

他們居然有這種壞人才有的想法——我傻了眼，吃了一口甜甜圈。官員先生這樣的人才是會被斷罪人處罰的那種人吧。

我拿起缺了一塊的甜甜圈，對面的官員先生露出一副壞人樣。

「魔女大人。只要沒有被人知道，就跟不存在沒什麼兩樣哦。」

好了，我們談完那段實在不能光明正大拿上臺面來講的話之後，我就出發走進城裡。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

「歡迎光臨。要不要來一個曲奇？很便宜哦。」

呵呵呵，我在賣可疑的曲奇。

「喂。這裡禁止擺攤。」

向正在擺攤……不對是正在做可疑生意的我搭話的斷罪人就是塞娜。

她嘆了一口氣說：「你是旅人吧。第一次來這個國家？我說啊，我們國家以前開始就有很多人在路上賣不好的東西，所以在大街上做生意

是明令禁止的——」她把不可以在大街上擺攤的理由從背景開始講起，並且因為我在街上擺攤而要我支付相應的罰款。

「話說回來，你幹的是詐騙吧？這次我就放你一馬，以後不要再幹了。」

原本算上詐騙總共要罰一枚金幣的，但她看我是初犯就饒了我。如果我真的是罪犯，應該會對她的溫情心動不已吧。

「謝謝你。」

「嗯，注意點啊。」塞娜把手搭在我肩上這麼說，然後離開了。

斷罪人的工作是監視城鎮。

如同向我罰款一樣，她的工作是只要有壞人就當場抓住，並收取罰款。而沒有壞人的話，斷罪人就不能算作職業。

因此。

「你好。要不要來一塊曲奇？呵呵呵。」

塞娜離開之後，我又開始做這個可疑生意。畢竟是官員先生要我做壞事的，我不得不做。

「嗯？咦？我說你。什麼？說真的你在搞什麼啊？」

幾分鐘後回來的塞娜擺出一副「這家夥沒病吧？」的表情這麼說道。我付了罰金，她就用比剛才更加強硬的語氣說：「不準再有下次了！你馬上給我離開這裡！」

「好~。」

可是我被官員先生委托了要去犯罪啊。

之後我去了好幾個不同的地方，仍舊在到處賣可疑的曲奇。有時是大街，有時是咖啡館，有時是後街。我在各種不同的地方問路人要不要買曲奇，而每次都會被斷罪人發現，然後問我「在幹什麼呢？」並罰款。

第一天遇到斷罪人的次數大概有二十次左右。

還算不錯的數字。

「喂你真的給我差不多一點啦———！」

順帶一提，遇到的斷罪人是塞娜的比率大概有七成左右。第二次相遇的時候還有點生氣的塞娜，在第三次相遇時則嘆了口氣，第四次則是說「不是，喂……我說真的……」瞪著我，從第五次開始到第八次為止則是說「咦……奇怪了……出現幻覺了嗎？」思考回路偏向了奇怪的方向，在第九次之後她清醒了過來，最後就是現在這樣對我大喊了。

「工作辛苦了。」

「啰嗦！」

「請收下。」

而我也早已習慣成自然，隨手丟給她一枚金幣來支付罰款。

「謝謝！」塞娜老實收下不知道是今天第幾枚的金幣。「不可以了哦。真的千萬不要再犯了啊。」

「呵呵呵。」

「別笑著糊弄我！」

氣呼呼的她大聲說著「啊，真是的！總之不要再幹這種事了！」從我面前離開。

聲音聽起來精神飽滿，腳步卻因為疲憊不堪而搖搖晃晃。

基本上就是這樣，第一天直到日落，我都在依照委托扮演著為各位斷罪人制造工作機會的小壞蛋。

也許是因為白天一直在城裡和斷罪人對峙，到了晚上我肚子就餓得不行，於是就在附近找了一間旅館住下，把行李放在房間裡，換上一身魔法師的服裝後動身前往餐廳。

可能剛好是晚餐時間，餐廳內略顯擁擠。我被帶到吧臺座位，點了寫在菜單最上面的肯定不會差的意粉並安心享用。餐廳的氣氛很不錯，服務員的招待也很到位，甚至讓我想在留在這個國家的這段時間裡經常來這裡吃飯。

要說唯一一點不滿，就是進不了洗手間。

「想辭職想辭職想辭職想辭職想辭職想辭職……」

有一位女性雙手輕靠在洗手間的門上，像是不停點頭一樣把頭撞向門上並一個勁地如此自言自語。她的眼睛看上去很沒有精神，我試著「那個？」這麼向她搭話，她也看都不看這邊一眼，只是不斷重複說「想辭職」。哎呀呀，這個人有些奇怪啊？

「不好意思。你怎麼了嗎？」

可以的話請你讓一讓。我帶著這個意思將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但是。

「想辭職想辭職想辭職已經受夠了已經受夠了……」

她一邊不停地自言自語一邊不停地拿頭撞門。大概是我的聲音直接穿過了她兩邊的鼓膜吧。就算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在她眼前揮了幾下手，用手蓋住她的額頭不讓她的頭撞到門，她還是在不停嘟囔著「想辭職」。

雖然不知道她到底遇上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她是誰，但我總覺得不能丟下她不管。應該說她這樣害我連洗手間也進不去了，就更不能放任不管了。

「那個，你這樣會妨礙到其他客人的，先讓開吧？」主要是已經妨礙到我了。

「想辭職想辭職想——啊，對了，明天還有工作……得回去了……」

她像是突然醒過來一樣擡起頭來。明明叫嚷了很多次要辭職還舉止怪異，卻因為有必須要去工作這種義務感而清醒過來，真夠矛盾的。

然後她打開了門。

「我回來了。」

「那裡是洗手間。」看樣子是還沒清醒呢。

「啊好安心……有家的味道。」

「不，聞起來像是芳香劑的香味。」

「明天也要努力工作……我得忍耐……忍耐……」她又開始自言自語說著同樣的話。

「請問——」

你真的沒事嗎？

我這麼問她。

之後。

「忍耐……忍耐——唔，嗚嘔嘔嘔嘔嘔嘔嘔嘔！」

她吐了。

她朝著便器一口氣將嘔吐物大口吐了出來。大概是壓力大到承受不住了，或者是身處不容許說泄氣話的境遇。她緊抱著馬桶，發出淒慘得想象不出是成年女性的聲音，哭了出來。

「你，你沒事吧？」

我被突如其來的展開搞亂了陣腳，只得先撫摸她的後背。

她一邊嗚咽一邊嘔吐。

我認識這個一頭金髮紮在頭後面的女生。

她叫塞娜。

是維護這個國家治安的斷罪人之一。

「嗚哇啊啊啊啊啊啊……嗚哇啊啊啊啊……（抽泣）」

她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上，像個小女孩一樣流著大滴大滴的眼淚，大口吃著意大利面。

為了讓在洗手間裡舉止莫名其妙的她冷靜下來，我姑且牽著她的手，帶到座位上讓她坐下。不管事情原委如何，我沒辦法對她置之不理。

然後，我先讓眼前的她吃飽喝足，冷靜下來。

「嗯，嗚哇啊啊……好吃，好吃……」她急急忙忙地用手將叉子往嘴裡送，擦乾眼淚，拿起杯子。

「不用吃得那麼急，想再來多少盤都可以。」她簡直像是隔了幾天才吃到飯一樣，一直吃個不停。「盡管吃，我請客，好好吃一頓吧。」

「好久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飯了……」

「那你剛才在這家餐廳做什麼啊……」

「不記得了……」

「真是不得了。」

「完全不記得工作結束之後的事……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越來越不得了了。」

她說她回過神來就已經在餐廳洗手間前面了。人一旦疲勞到了極限，似乎就會丟失記憶。

看這情況，她來餐廳也沒有點什麼東西，只是在洗手間不停拿頭撞門而已。「本來我賺的錢就不夠讓我在這種餐廳飽餐一頓……」她一邊大口吃著意大利面一邊含淚說道。

從事維護國家治安的工作卻賺不到錢，這是怎麼回事？

「我的工作十分繁重，工資卻少得可憐……」

也許是因為吸收了一定分量的營養，她漸漸地能夠正常說話了。「最近本來就因為犯罪率下降，居民們都說我們浪費稅金，是國家的累贅。同事和前輩們還都是些不好好工作的家夥。因為組織裡都是這樣的人，居民們越來越不給我們好臉色看。」

順帶一提，正常說的話大部分都是牢騷話。

有趣的是她吃得越多，她說話就越來越流暢。

「今天就是，有個奇怪的女人不管我警告多少次都在街上賣奇怪的曲奇……」塞娜大大嘆了氣說。「大家都只顧著自己。碰到的盡是糟心事，我已經累了……」

「……………」我移開視線點頭說。「總覺得，那個，你受了很多苦啊……」

「嗯……可是，能遇到魔女小姐你這樣的人，我稍微安心了。」

「？是嗎？」

「畢竟這個國家還是有懂得為別人擔心的人。」

「啊，我是旅人。」

「失落……」

正如她說的那樣，塞娜一下子變得消沈了。

「我是旅行魔女伊蕾娜。很高興認識你。」

還有很抱歉讓你有所期待，但我自己和這個國家的人們應該沒什麼不同。我向塞娜搭話也只是因為想去洗手間而已。

「話說我今天剛來到這個國家——可以的話，能請你跟我說說各方面的事情嗎？」

而且我現在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向她提議的。「我想請你告訴我關於斷罪人這份工作的各種事情。當然，涉及到機密的部分可以不說。只要在你能說的範圍內就行。」

如果你願意跟我說話，你就每天都能吃到這樣的飯菜哦。我補了這麼一句。

為了順利完成官員先生的委托，和塞娜搞好關係不會有壞處。

而這個提議對她來說也不會有壞處。

她嚼著意粉品味了一番後，總算恢復跟中午見面時一樣的生氣，便點了點頭。

「只要你也願意聽我發牢騷。」

○

正如塞娜所說，她的職業斷罪人工作十分繁重；而且正如她和斷罪人官員先生所說，最近斷罪人在國內的信賴度顯著下降。

在這裡呆了五天，也該看得出來天平之國巴斯卡實際上是個什麼情況了。

「喂，你。那邊那個。站住！」

有一天，我在公園的長凳上悠閒度過中午時分的時候，有兩個看著品行就很差的人向一位在遛狗散步的女士搭話。

「……怎麼了？」女士一臉困惑地看著那兩個人。

因為那兩個男人都身穿藍色制服——也就是斷罪人的制服，手上拿著一個冒出強烈臭味的袋子。

「在這個公園遛狗散步是沒問題，但是你不好好將狗糞撿走就傷腦筋了。」

品行很差的男人將有強烈臭味的袋子隨手扔到女士的腳邊。「由於你丟著狗糞不管導致景觀變得不美，請你交罰金。」

女士聽到那句話感到相當驚訝。

「咦？可是我沒有放任不管——」

「敢還嘴就以妨礙我們的公務為由罰你更多錢。」

兩個男人齜牙咧嘴地笑了出來。

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她丟下了狗糞，被他們以借口找上門的女人，被迫付了罰金，然後離開了公園。

不用我特地去做壞事，這些身穿藍色制服的斷罪人也在城裡隨處可見。

「哎呀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個男斷罪人在街角某個蛋糕店前停下了腳步。店面擺放著很多五顏六色的蛋糕。斷罪人將店長叫了出來，然後就指著那些蛋糕「店長。這可是妥妥的違反規章啊。」說了這麼一句話。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了？

「店面擺著這麼五顏六色的東西，景觀不就變得不美了嗎？這可得罰款了。」

就我看來那些蛋糕也沒有那麼五顏六色，但在這個國家裡斷罪人才是規章；罪名的輕重也是由斷罪人的判斷來決定，他們說多重罪就有多重罪。

「哎呀呀。我說你。讓我看看你剛才在那家店買的包。」

一個女斷罪人叫住了一個從某間書店走出來的男人。她將男人的包搶了過來，就逼問他「咦？你應該是什麼也沒買就出來了吧？為什麼包裡有一本店裡賣的書呢？而且你還是未成年吧？這可得向你父母問一問情況了……」

難得看見除了塞娜之外還有其他認真工作的斷罪人。

「對、對不起……！我一時沖動就……！請千萬不要跟我父母說……！求您了！」

「嗯？你要我不說出去嗎？那麼……你懂的吧？懂的吧？」

女斷罪人邁著小步逼近男性，偷偷地跟男人開始金錢交易。從我這邊看不太清楚，她恐怕是敲了男人一筆多得離譜的錢，以此為不說出去的回報吧。

.....

正常的斷罪人只有塞娜一個人嗎？

「小姐。這裡禁止在路上擺攤賣東西，你知道嗎？」

有一天，我按照官員先生的委托在城裡做可疑的生意，當然也就會被斷罪人找上門。雖然聽到的不是塞娜平時那種歇斯底裡的叫喊聲，讓我覺得有點不過癮。我給最近正嫌無聊的他們工作的機會讓他們積累實績吧。

塞娜叫我交的罰金一般都是一枚金幣。

「就收你三枚金幣作為罰金吧。」

但是那天，找上我的那個斷罪人不知為何向我索要的罰金金額是塞娜的三倍。哎呀呀，這就有點怪了。

「金額沒有弄錯嗎？」

「幹嘛想還嘴嗎？信不信我再多罰你點……還是說你想被拘捕？」

斷罪人亮出他懷裡的魔杖和一捆繩子，同時看著我。

在這個國家裡斷罪人就是規章本身，也就是說斷罪人說有罪那就是有罪。

如果反抗，就會因犯反叛罪而被關進監獄。塞娜說，我眼前的男人所拿的繩子是只有斷罪人才拿到的特殊繩子，不管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就算是魔女，也最多可以束縛並制伏十個人……她是這麼聽說的。實際上如何她也不知道就是了。

「好好，付錢就行了吧。」

我嘆著氣將三枚金幣遞給了男人。城裡的居民們不能違抗他們這群斷罪人，也是因為很容易想象得到反抗會有什麼下場吧。

總而言之，就是不想遭到逮捕。

「有那麼方便的繩子，斷罪人豈不是都會橫行霸道嗎？」

被男斷罪人訛了三枚金幣的那天晚上，「你平時老是抱怨的那個奇怪女人，今天被一個男斷罪人勒索了三枚金幣哦。她因為做壞事而受到懲罰了。真是太好了！哼！」我拐彎抹角地爆出男斷罪人的惡行，同時歪頭不解。

斷罪人持有的力量未免強得太過分了吧？

「據說當初設立斷罪人的時候，如果不做到這種程度罪犯就不會減少。當時是個為了懲治惡徒多少需要一些強硬手段的時代。」

「然後，就只有當時使用的道具留了下來嗎？」

「就是這麼回事——那些東西不是現在這時代所需的，所以不怎麼用就是了。遺憾的是，現在有些同事想用那些東西來作惡……」

「真是過分。」而且歸根到底，有必要用繩子嗎？「這個國家不是已經沒有罪犯了嗎？」

我當初入境時聽說的，跟現在這個國家所處的狀況完全矛盾了。

官員先生應該說過「罪犯已經消失了」才對。遭到斷罪人制裁的人應該已經從這個國家消失了一一但是就我看來，斷罪人每天都在惡意刁難不同的居民；城裡的居民也並非全都是良民，我在逗留的這幾天裡也看到有人在幹扒竊之類實實在在的犯罪行為。

即便如此，罪犯人數卻還是零，真夠奇怪的。

「很簡單。這個城鎮的一大半斷罪人都沒有匯報自己在一天裡檢舉的犯罪行為哦。」塞娜不假思索地說道。

「可是塞娜你不是有匯報了嗎？我在進入這個國家時，他們跟我說這裡是罪犯人數為零的國家啊？」

「呵呵呵。」我指出可疑之處，她就無力地笑了。「是啊……如果我逮捕的罪犯有正確計算在內的話，結果就不會是零了……」

「啊……」

恐怕不光是她的同事，組織裡還混入了數也數不清那麼多的人將犯罪數字抹除掉吧。結果，傳入官員先生耳中的就成了完全不會發生犯罪的美麗國家了。

「所以像我這樣到處取締小犯罪的啰嗦女人就很不受人待見了……」

「而你的同事們也想反正都會不算數，就乾脆將錢私吞了。」

「嗯……」塞娜吸了一下鼻子說。

「真不容易啊……」

「啊，別這樣……不要那麼溫柔……我會哭的……」

「乖乖。」

「嗚哇！」

我一撫摸她的頭，她就哭了出來。

從對付打扮成可疑商人的我的斷罪人有七成都是塞娜這個事實也能明白，她在城鎮的每個地方維持著秩序。

「喂！那邊那個！路上吸煙是要罰款的！不要再吸了，現在馬上！」

比如，她在路上發現正在吞雲吐霧的男人就會馬上跑過去，搶走香煙並將火掐滅。然後從男人那裡收罰金。

「喂~！那個把飲料扔掉的！喝剩的飲料要和容器好好分開再扔！應該說喝不完的話就別買啊！」

比如，她看到女人們在小攤買了那種肯定會印在照片上的五顏六色的飲料，卻「討厭！好可愛！」這麼鬧騰了一陣子之後將飲料隨手丟進垃圾桶，就會立刻跟她們收罰金。

「路上示威遊行是有明確規定的！請盡量避免妨礙到道路上的行人！還有如果有意見就別在這種地方引起無謂的騷動，直接上去對幹啊！」

比如，塞娜一看到遊行隊伍便會立刻強行將隊伍攔下，向遊行的群眾收費同時中止遊行。

她對工作十分熱心。我留在這個國家的這幾天裡，城裡到處都能聽見她的怒吼聲。

可是與她的熱情相反，斷罪人這個職業給人的印象很不好。

「啰裡啰嗦的煩死了。滿腦子都是錢的混賬。」

吸煙的人這麼咒罵道。

「明明有很多人做的事比我們還過分啊。」「特地來找我們，她很閑嗎？」

扔垃圾的女人們在塞娜離開後大聲說道。

「有國家給的權限的家夥怎麼會明白城裡人們的不滿！」「國家的奴隸！」「就是因為有你們這樣的人，我們國家才會腐敗啊！」

參加遊行的人們在離開的時候對她低聲嘟囔道。

「……………」

盡管聽到很多這樣的壞話，對於居民們的不滿塞娜連看也不看一眼，繼續冷淡地向城裡的人們征收罰金。

一直做這種工作，就連遭受譴責也會習慣成自然吧。或者說，不讓自己的內心變得如鋼鐵一般堅硬且冷酷的話，就無法勝任斷罪人這份工作也說不定。

人們的批評看起來對她不痛不癢。

「嗚嗚嗚嗚……我受夠了啦……！」

話雖如此，就算看起來不痛不癢，她還是十分受傷。我每天晚上都會和塞娜碰面和去餐廳吃飯，她一見到我，就總是擺出一副要死了的表情趴在桌上。

「我受夠了……」她從桌子上擡頭看著我，向我撒嬌。「摸摸我……」

「乖乖。」

「啊……喜歡……」

「……………」

斷罪人的工作很繁重嘛。

忍不住發一句牢騷也是情有可原的。

「該怎麼做才能不被城裡的人們討厭呢……」

她不還嘴不代表她不介意，也不代表那些話對她不痛不癢。塞娜只是一個背負著沈重職責的少女而已。

我敷衍地摸著坐在桌子對面的她的頭髮，回答道：

「改變一下對斷罪人這種工作的認識不就行了嗎？」

「什麼意思？」

「試著和壞人搞好關係，說不定心情會輕鬆一些哦。」

城裡的人們之所以疏遠斷罪人，是因為跟以前相比斷罪人不再有工作可做，而且除了塞娜以外大部分斷罪人都不肯正經地工作。

可以說現在大多數斷罪人都是壞人吧。光從現在的狀況來看，甚至可以認為塞娜才是不正常的那個人。

如果大部分人都不正經，那麼不正經就會被認為是正常的。

「我拒絕。那樣做有違我的原則。」

「是嗎……可是每天都過這樣的日子你不覺得辛苦嗎？」

「？我對你摸我頭沒有什麼不滿哦？不如說我很喜歡這段時間呢。」

「不，我不是在說這個……」

「……………」她還是擺出一副毫無緊張感姿勢，擡頭望著我說：「光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沒辦法糾正我的斷罪人同事們。我一個人可沒有那麼厲害的力量。」

然後她說：

「所以我會等。我會一直耐心地等下去。這樣的話，時代一定會有所改變的。」

正如過去滿是罪犯的這個國家，隨著時間經過罪犯逐漸消失一樣，城裡居民疏遠斷罪人，斷罪人不好好工作的這個現狀，也一定能隨著時間經過而得到解決。

「我會忍耐直到那一天到來。」

她將夢想和希望寄托在未來，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回答：

「不一定。也有可能隨著時間經過，腐敗只會越來越嚴重。」

「不要說這種沒有夢想又沒有希望的話啦。」

她從對面擡頭看著我，鼓起了臉頰。

真是叫人為難。

我對她了解得越多，完成這個國家的官員先生給我的委托時就越過意不去。

「喂——！你這個女人真是學不乖啊！要我說幾次你才明白！」

第二天早上，塞娜一如既往對打扮成可疑商人的我怒吼。這已經成了一幕每天都會重複上演的日常戲。

她對我沒完沒了地說教個不停：「你這人老是在給城裡的人添麻煩，真的要我說你幾遍才好——」我則是笑著打馬虎眼。沒多久，她就嘆了口氣說「下次要注意。」結束了和我的對話。今天她也拍了拍我的肩膀對我說了同樣的臺詞。

不過今天沒有就此結束。

「還有，這個。」像是回想起來一樣，塞娜從口袋裡拿出了兩枚金幣，塞到我手上。「之前，我同事收走了你三枚金幣吧？差額先還給你。」

問了才知道，前幾天她聽了我的告狀之後，就去把那個收我錢的斷罪人找了出來，並把錢要回來了。「歸根到底就是幹那種詐騙一樣的勾當來賺錢的你不對。可是三枚金幣實在罰得太多了。」

「……………」

我凝視著她遞給我的兩枚金幣。

國家官員先生給我用來交給斷罪人的大量金幣中的兩枚。

特地還給我，真是守規矩。

「謝謝。」

真的，真叫人為難呢。她是個這麼好的人，我還怎麼忍心騙她呢。

所以我湊到她身邊對她說：

「請收下這個。」同時將一個小包裹塞進了她的口袋裡。

「你可真是學不乖啊……」

我對傻眼了的塞娜豎起食指說：

「要對身邊的人保密哦？」

○

之後沒過多久，我回到旅館，整理好行李準備離開國家。

我原本就不打算在這個國家留太久，而且我在這個國家裡壞事也做得夠多了。官員先生應該會滿意的。

我很希望能和塞娜在最後再一起吃頓晚飯之後才出國就是了。

但我也沒有義務非得要和她一起吃晚飯不可，無所謂吧。

我還是打扮成可疑商人，沿著入境時走過的路走，然後再次遇到了入境時見過面的斷罪人官員先生。

「哎呀……您是？」

哦，我這副商人的打扮讓他看不出來我是誰嗎。

我將兜帽摘掉向它鞠躬說：「我是旅行魔女。」

「哦，是魔女大人啊。我一直在等您呢。」

入境之後幾天不見，今天我並沒有跟他約好，是偶然來到他面前的；官員先生卻沒有一點不便地招呼了我。想必他是個閑人吧。

「不好意思在您百忙之中打擾。」

「不不，沒關係。來，請坐。」官員先生請我坐到桌子旁。他和上次一樣為我準備了紅茶和甜甜圈。

但是和上次不同，我沒有那個心情吃茶點。

今天我來這裡是為了談正經事。

「我在這個國家逗留了幾天，有幸見識到很多東西。」

雖然我是受官員先生的委托做壞事的，「我在入境時聽說這個國家沒有罪犯，但我在逗留的這幾天裡卻看到了數也數不完的人在做壞事。不論是城裡的居民還是斷罪人。」

「哦，是這樣嗎？我這邊沒有收到報告就是了……」

「您很少出門嗎？」

「官員做的主要是文書工作。」

「……是嗎？」

那就沒辦法了，我點頭同意，然後把和塞娜在聊天時談論過的話題拿出來講。

現在斷罪人在這個國家裡正不斷失去信賴。斷罪人之中有只顧從居民手裡一個勁敲詐錢財，還不做任何報告的惡劣份子。這一部分惡毒的斷罪人影響到了認真工作的斷罪人的職務。以及她們的上司中，也有把認真工作的職員們提交的犯罪報告抹除掉的人。

其結果就是，等到消息來到官員先生這裡的時候，犯罪案件數已經變成了零。

「我認為問題不在於犯罪沒有公開，而在於斷罪人正在逐漸腐敗。」

我這麼說。

就這樣放任不管的話，這個國家就會有越來越多人作惡。我也這麼說了。

官員先生聽了我的話後「嗯……」老實地點了一下頭之後，

「對了魔女大人，我向你提出的犯罪委托完成得如何？我交給你讓你用來犯罪的金幣呢？」

這麼問道。

哎呀哎呀，我特地指出問題所在您卻無視我？不過無所謂了。

「我按照您的委托，一直在不停做壞事直到您交給我的錢都用完為止。我拿到的錢已經全部用光了。很遺憾我沒有剩錢可以還給您。」

「那就奇怪了。」

官員先生操著直截了當的口氣否定。

哦。

難不成我把剛才塞娜還給我的兩枚金幣私吞了這件事穿幫了嗎？

想到這裡，我一瞬間渾身發冷，但之後官員先生說的話卻在我意料之外。

「我沒有收到這樣的報告。」

官員先生說道。

「不會是您將我交給您的錢私吞了吧？」

這個人到底在說什麼呢？

我聽到這句實在太過難以理解的話後側頭不解，隨後接待室的門突然之間被打開，幾個斷罪人拿著魔杖和繩子步調一致地走了過來。

沒料到的是，那些人正是刁難城裡的人們並硬要他們交錢的斷罪人。

他們包圍了我，緊接著揮動魔杖，用魔法操縱繩子，把我綁了起來。

手腳的自由被剝奪了，指尖被細心地張開好讓我無法握住魔杖，這樣子就像是已經完全認定我就是罪犯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一邊瞪著斷罪人們一邊說。「我依照您的吩咐不情不願地做了壞事，你們就這麼過分地對我啊。」

「因為你沒有依照委托完成工作才會這樣啊，魔女大人。」

官員先生說：「自從魔女大人你來到這個國家，城裡的犯罪率一點也沒有提升。罪犯人數完全為零。城裡沒有一個居民犯罪啊。」

所以只能認為是你私吞了，他斷言道。

這人有聽我說話嗎？

「我就說了這是因為我周圍的這些人沒有盡職報告——」

應該說，歸根到底。「我剛才也說過了。因為有太多像這裡的這些人一樣不認真工作的職員，您收到的情報才會是零啊。」

這個國家並不是沒有罪犯，

只不過是在抹除有罪犯的這一事實而已。

「您在說什麼啊，魔女大人？我的部下大部分都在認真工作呢。他們把職員們統計出來的數字一個不漏地上報給我了。」

「那就不應該是零吧？」

「對啊——所以我才要做我的工作啊。」

到了這一步，他很乾脆地坦白了。

「抹除事實的人就是我。」

只要沒有被人知道，就跟不存在沒什麼兩樣。

原來如此，斷罪人這個組織比我想象的還要腐敗得更加嚴重呢。

○

「我們斷罪人是為清除國家中的罪犯而建立的組織；只要罪犯從國內消失了，就會有更多觀光客到來。」

在我被拘束起來，幾乎等同於手無寸鐵之後，官員就擺出一副得意的表情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了話。「但麻煩的是，因為罪犯沒有像以前那樣泛濫，我們就無法賺零花錢了。」

「……………」

恐怕斷罪人這個組織裡，從以前開始就有一定數量的人想把權力用在不好的地方上吧。

他們從以前開始就躲在采用正當手段處罰壞人的認真斷罪人看不見的地方，用惡劣手段來賺錢了。

「那麼，因為最近都沒賺到什麼錢，就做起了誘騙旅人的生意嗎？」

「怎麼能說這是生意呢。我只不過是讓他們去逮捕偷了錢的旅人而已。」

「我是受你委托才去犯罪的。」

「你有證據證明我委托過這麼不合常理的事嗎？」

「……………」

「沒有吧？在這個國家裡，斷罪人是制裁罪惡的組織；而被斷罪人逮捕的你則處於必須贖罪的立場啊。」

「原來如此。」

這可就麻煩了。

或許是我太低估斷罪人這個組織所擁有的權力了。在這個國家裡他們說有罪就是有罪，而人們沒有任何法子反抗他們。

話雖如此，四個人一起抓我明顯做得太過火了吧。

「我聽說一般的魔法師可以一次抓到十個人左右。」但是繩子卻是從四面八方綁著我的。「該不會這四個斷罪人沒辦法正常使用魔法吧？」

我稍稍窺探了一下周圍四個斷罪人的神色。

他們聽到如此直白的挑釁皺起了眉頭，卻一言不發。

「畢竟對方是魔女啊。自然要謹慎行事啊。」代他們回答的是那位官員。「如果你大鬧起來，都不知道我們會被折騰成什麼樣。」

「不用擔心，只要雙手被扣住就用不了魔法了。我根本沒辦法反擊。」我嘆了一口氣回答官員。「那麼，接下來會怎麼樣？」

官員臉上露出了笑容。

「是啊。畢竟魔女大人的所作所為是盜竊啊。你從我這裡偷的錢肯定是要全額還回來的，然後再交一筆罰款——還要其他罪行也必須要追究，所以要審問你。」

「其他罪行嗎？」

「傳聞說你在街上做可疑的生意。罪名變重或者變多的話，你就要被扣押起來接受審訊。」

「也就是說犯下重罪的人要進監獄嗎？」

「就是這麼回事。」

「審訊要花多長時間？」

「誰知道呢……如果你做了虛假的供述，或者不老實認罪的話就會花很久了。啊，還必須去向受害者打聽情況，所以這裡也得花上一些時間。」

「受害者多的話就要花很長時間了嗎？」

「當然。」

不是吧……

「那可就麻煩了。」

我模仿中年大叔的口吻。

然後嘆了一口氣說：

「那就是說——在你們被扣押的期間我就不能離開國家了對吧？」

「……嗯？」

這家夥在胡說什麼啊？正當官員這麼側頭不解時。

某種像蛇一樣的東西在官員身上纏繞好幾圈，綁住了他的手腳。

當官員察覺到那是和現在用來綁著我的一模一樣的繩子時，他的四個斷罪人同夥也開始同樣被繩子纏住。

當他們四個對宛如活物一樣的繩子大叫「嗚哇！」嚇得驚慌失措，開始胡亂揮舞魔杖時，綁著我的繩子解開了。恢復了手腳的自由之後，我立刻從他們手中奪走了魔杖。

繩子如同等著這個機會一般，將他們綁了起來。

這一切都發生在頃刻之間。

「抓到壞人了啊。」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滿意地點頭說。

轉眼間，那群在這個國家利用斷罪人的立場做壞事的人就被逮捕了。這樣人們對斷罪人這個職業的誤解應該也能消除一點吧。

哎呀真是太好了。

盡管我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事情暫且算是告一段落了，我便擺出一副工作完成的神色。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接待室的門被打開了。

塞娜露出一副驚訝十足的表情，拿著魔杖直盯著我。

○

剛進入這個國家我就懷疑了。

和官員說的不一樣，這裡有做壞事的人，除了我之外也有其他被斷罪人抓到的人。

如果沒有任何人犯罪，這裡就肯定和平到連斷罪人這個存在也無從得知。可是這個國家的情況跟其他地方沒有半點不同。

罪犯普遍存在，斷罪人也在正常工作。但是官員卻一口咬定罪犯人數為零。

我馬上察覺到，犯罪數為零肯定有內幕。

問題是數字在哪個環節變成了零這一點。為了查清楚這個國家的斷罪人組織的腐敗程度，需要花一點時間。

我越聽塞娜說的話，就越覺得斷罪人這個組織腐敗得十分嚴重；而且跟她談話的次數越多，我就越懷疑委托的內容。

該不會官員打算設局陷害我並罰我的錢？想到這一點時，我已經因為做可疑生意而被罰了很多次錢。雖然那時候我大可以假裝不知情逃跑，但是斷罪人有奇怪的繩子，被那繩子綁住的話就徹底完蛋了。所以在出國之前，今天早上和塞娜見面的時候，我把一張紙條塞進了她的口袋裡。

『悄悄跟著我的話就會有好事發生哦。』

紙條上就寫了這麼一句話。

她願意相信我這個可疑商人說的話，並跟了過來。

「……你這個人可真夠壞的。」

她像是鬧別扭一樣鼓起臉頰，把紙條揉成團扔了過來。我給她的那張紙條上的占蔔，還有後續。

『每天都被你央求要摸你頭的魔女 上』

可以說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我是什麼人了。

「等、等一下……！你、你是塞娜對吧？不要做這種事。你被那個魔女騙了啊！」

被繩子奪走了身體自由的官員拼命向她求饒。

但是塞娜輕輕搖了搖頭說：

「很抱歉，你們在這裡的對話我全都聽見了。具體情況在審訊時再請您交代。」

她拉了一下魔杖，讓繩子綁得更緊之後，把他們五個人帶走了。

官員被硬拖著拉走，但還是不死心拼命求饒。多少錢？你要多少錢？想出人頭地的話我可以替你說好話哦？他這麼說。





他不停地對她說各種淨是好處，好到不可能是真的，丟人現眼的話。

「等一下塞娜。我們好好談談，談談啊——」

官員拼命地思考能讓她聽了之後停下腳步的話語。

「不好意思。」

但是，她露出如釋重負一般清爽的笑容，回過頭。

然後說：

「我已經不想再等了。」

○

塞娜逮捕的那群壞斷罪人和官員，之後沒過多久就正式受到斷罪人總部處罰了。

這是在後來審訊的時查明的。看來他們很久以前就開始用這種詐騙手法從城裡的人們和旅人那裡敲詐錢財；調查得越深入他們的罪行就越嚴重，性質甚至比幾十年前治安很差的時候充斥在國內的壞人們還要惡劣得多，城裡的人們都煞有其事地這麼私下議論。

揭發了官員一夥人惡行的塞娜受到了國家的表彰。

「聽說今後斷罪人組織會進行改組哦。」餐廳裡，她和平時一樣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上，平淡地說：「過上一段時間，這個國家一定會變得比現在更好的。」

「是嗎？」

我附和著，感覺到一點違和感。「今天沒有像平時那樣趴在桌子上呢。」

真要說的話，塞娜今天的表情就像是在監察城裡的時候能看到的那副表情。

「趴在桌子上？我怎麼可能會做那麼不成體統的事啊。」她哼了一聲，無聊地別過頭去。

哎呀哎呀。

「在可疑商人面前可不能露出那副表情，是嗎？」

「才不是呢。」塞娜搖了搖頭，然後看向我這邊。「只是，不知道有誰在看著我啊。畢竟我才剛受過表彰。」

可不能露出自己難看的一面啊，她說。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是啊——」

我點頭說。

人只要活著，就很難不受到任何人關注。只要有人認識到自身存在，那個人的所作所為就一定會留在他人的記憶裡。

無論是好的。

壞的。

還是有點令人害羞的。

「畢竟不管什麼時候，都一定會有某個人看著另一個人啊。」

我摸了摸她的頭，順著頭髮摸了摸她的頭，這麼說道。

「……………」塞娜驚訝得眼睛都定住了，然後說：「嗯？你在幹什麼？」

「乖乖。」

「為什麼你現在要摸我啊？」

「乖乖。」

「你有聽到我剛才說的話嗎？喂。」

「要對周圍的人保密哦？」

呵呵呵，我這麼笑著捉弄她。

塞娜對我傻眼地說「真是的……」並托起臉頰遮住嘴角。她在微微笑著。說了這麼多不中聽的話，可看樣子她心裡還是挺高興的。

從今以後。這個國家一定會正如她所說，變得比現在更正常一點吧。但是在國家變得正常之前，不可以忘記像塞娜這樣正經認真的人的辛勞。

雖然不是因為這個理由。

我沒有向她道別，而是摸她的頭。

「你願意給我錢的話，我也不是不可以停下手哦。」

「你還真是完全沒有反省呢。」

第四章 演員們的故事

兩把掃帚在平原上並列飛行。

冷風穿過我和師父之間。在春和日麗中遊走的清風鉆入花草之中，沙沙作響。

這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要是能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我看著師父這麼想。

「原來如此。在平原上騎掃帚飛行，就會讓人希望這段時光一直持續下去。原來如此。話說回來芙蘭，你還有什麼感受？你怎麼看下一個國家？我的臉在你看來是怎麼樣的？」

師父搖動著灰色頭髮看向我這邊。

她露出微笑容，在用筆寫東西。就算她問我怎麼看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跟往常一樣說很漂亮就好了吧。

「呵呵呵，跟往常一樣，意思就是你平時就覺得我很漂亮啊……真叫人害羞呢……」

我這位像春風一樣性情不定的師父，經常會突然靈機一動向我發起奇怪的提議。今天師父也突然問我：「我說，你現在心情如何？告訴我。」於是我就照直說了我的感想。

「我覺得春風不算性情不定。剛才那個形容不怎麼好。」

.....

叫我告訴她自己的心情卻又在給我挑刺，我的師父就是這樣的人。我的師父很冷淡……正如春風一般。

「不是，我只是在說事實而已啊……」師父誇張地大嘆一口氣。

「歸根到底你到底要我說什麼啊……」看到她嘆氣，我也嘆了一口氣。「我不懂師父想聽我說什麼。」

要是能告訴我想聽我說什麼的話倒還有辦法，連這個都不肯說，那我還怎麼說出自己的感想啊。

但是師父對我搖了搖頭。「那就沒有意義了。我想聽的是你現在的直率感想。」

「為什麼？」

「……」師父猶豫了一下後回答，「我現在正在寫小說，但剛開始旅行時的心情就是寫不好。」

小說啊。

「請讓我看。」

「不要。還沒寫完呢。」

「那寫完了就會讓我看對吧？」

「沒錯。所以請你也來幫我。」師父眯起眼睛笑了笑。「那麼，你現在在想什麼？」

「這個嘛。我在想，真想快點讀到師父寫的故事。」

「一定經常有人說你死板吧？」

「可是不用來問我，師父您也是旅人吧？要寫開始旅行時的心情，只要回想起以前的自己不就行了嗎？」

師父一臉拿我沒轍的表情聳了聳肩。

「芙蘭，對旅人來說，旅行這一個詞語就代表了生活的所有方面。無論是現在正在趕路的這個瞬間，在抵達的地方吃飯的瞬間，睡覺的時候，還是在落腳的地方發呆的瞬間，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就是旅行。」

「根據辭典的解釋，旅行指的是去到其他地方，或者遊歷。」

「一定經常有人說你死板吧？」

「不，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我。」

「不僅死板還健忘，真叫人驚訝。」

「那麼師父，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旅行，所以呢？」

「我已經旅行了很長時間，剛開始旅行時對一切都覺得新鮮的那股心情已經忘光了。」

原來如此。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健忘的人啊……」

「我當徒弟的時間沒你久就是了……」

師父傻了眼回答。

不管怎麼說，她之所以問我那些問題，是出於這個緣由啊。「那麼你現在在想些什麼？」師父再次問我。

「我在想，真想快點到達下一個國家。」

聽到這樣的回答，師父就「下一個國家近在眼前的時候，就會興奮起來想快點到達……這麼說我開始旅行的時候……」一邊這麼說個不停一邊拿著筆寫東西。

跟集中精神寫東西的師父不同，我目不轉睛地看著掃帚前方。

在平原的對面，可以看見一群稍稍錯開視線就可能看漏的小建築物。由於存在感太低，比起國家稱之為村落更為貼切。

「……就快到了。」

我對師父說的話沒有半句謊言。

我對近在眼前的國家感到興奮是事實。

這個國家除了官方國名，還有一個著名的俗稱。旅人和商人應該更常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這個國家的這一個俗稱，聽起來有些誇張又可

疑，但是只要是旅人都理所當然會對其感興趣。

為了不看漏，我目不轉睛地望著，小聲念起那個名字。

演員之國雷基恩。

別名，

「故事之國——」

○

師父很久以前就知道這個國家了。

「這位大姐，這附近有個有意思的國家，你有沒有興趣？是個叫演員之國雷基恩的國家。」

師父獨自在某間餐廳吃飯的時候，一個看上去很輕浮的男子告訴她這個國家的事。

「這個故事之國真的是很厲害啊，就連衛兵的打招呼都很厲害。」

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標有國家位置的地圖（收費）硬塞到師父手上。

不過，師父並沒有去地圖上的國家。她把買了地圖這事忘得一乾二淨，去了另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聽起來這麼有意思卻立刻就忘掉，感覺不像師父的做派。無論如何，在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把這件事拋之腦後了。

而在前幾天。

「兩位大姐，這附近有個奇怪的國家——」

我和師父在吃飯的時候，一個奇怪的男人前來跟我們搭話。師父這才想起來自己在很久以前買了一張地圖，並且自從得知那個國家的名字經過了幾年時間，才終於決定騎掃帚啟程前往故事之國。

那麼。

這個演員之國雷基恩，別名故事之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歡迎來到我國，演員之國雷基恩！這是一個所有住在這裡的人既是主角，也是配角，又是觀眾的故事之國！衷心歡迎你們來訪！」

沒錯。

這個自稱故事之國的國家，入境審查就十分與眾不同。

先是我們一來到門前，衛兵就在我們面前跪下，熱情地唱起歌來介紹這個國家。這個衛兵一大早就精神過頭了。另一方面，我們則是一臉嚴肅。看到雙方的情緒一上來就有這麼大的落差，我眼都花了。

「抱歉說晚了。我是熱情的衛兵，負責對你們進行入境審查。」

之後我們回答了衛兵提出的幾個簡單問題，比如自己的名字、預定停留幾天、入境目的等。師父先回答說，預定停留三天兩夜左右，入境目的是出於興趣。

「我的名字是芙蘭。停留時間和入境目的與旁邊這個人一樣。」我也這麼說。

衛兵說：

「很好！」

用力點了點頭之後，就說「那麼兩位，請把這個別在顯眼的地方。」並遞給我們一個寫著今天日期的金色圓形徽章。

這到底是什麼？師父歪頭問，衛兵就回答：

「這是訪客徽章。讓遊客佩戴這個是為了與住在我國的演員們區分開。」

如衛兵之前所說，這個國家的所有居民既是主角又是配角和觀眾。但是讓訪客也扮演所有角色未免太過分了。所以就給遊客一個徽章，讓周圍的人們知道他們只是觀眾。

因為沒有拒絕的理由，我們二話不說就把徽章別在了胸前。

「另外我國有幾個注意事項，如果違反會被罰款，還請注意。」

因為這個國家裡任何人都是演員，自然會有一些嚴格的規定。有演員必須遵守的規定。門兵將「不要強行問演員要簽名」「不要對演員提出無理要求」這些規定列為「觀眾必須遵守的規定」，

「入境後，停留時間不能超過一開始申報的預定時間。」

然後將這一條列為「遊客必須遵守的規定」。

聽他說會罰款，我們都提高了警惕，但他列舉的都是一般常識之類的規定。所以我和師父二話不說就做了保證。

「很好！」

於是我們成功進入了故事之國。

○

我們走在鋪滿方形石板的大街上。

聽說這個演員之國雷基恩，很久以前是一個已經滅亡的無人國；附近的演員們聚集起來把這裡重建成國家，並當作磨練演技的練習場來使用。

作為演員之國雷基恩的歷史自不用說，這塊土地本身就有著十分悠久的歷史。或許正是因為如此，街景莫名有些陳舊，路上看得到許多長著苔蘚的古老建築。

可以說這裡是一個能讓人感受到歷史的寧靜之地。

「……………」

然而城裡的人們卻完全和寧靜沾不上邊。

「你小子！給我站住！」「笨蛋！你叫我站住我就站住啊！」

大街上。

兩個老大不小的大人像孩子一樣大吵著，騎著掃帚到處飛。其中一個人背上掛著一個寫著『逃犯』的牌子，在城裡飛奔之余將水果整齊排列的小攤。

「啊啊啊啊啊！我的攤子！」

攤主發出悲鳴。路上滿是一片紅色橙色和黃色。

「小姐你沒事吧！」這時候一下子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一個青年，和攤主一起撿水果。

『戀愛的開始』。

兩人旁邊放了一個這麼寫著的招牌。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而望過去，兩人的手在一個水果上碰到了，然後兩人都滿臉通紅地說「啊，對，對不起……！」「不，我才要道歉！」

我將視線從這一連串戲劇性展開中移開，就看到另一個故事在上演。再移開視線就又看到另一個故事。

這個國家到處都在上演著故事。

「這就是故事之國……！」

我對這個國家的這副情景感到興奮。

「原來如此——既是主角，又是配角，還是觀眾，說得一點沒錯呢。」師父一邊在日記本上寫下文字一邊冷淡地嘀咕著。

我歪頭不解，師父說：

「這個國家的人們的表演就類似街頭賣藝吧。他們似乎是在城裡到處靠表演來一點點賺錢。」

說著，她用筆指向馬路對面。

那裡有一男一女正旁若無人地熱情擁抱著。這副有點令人害羞的情景讓人想移開目光，但仔細一看，兩人旁邊有一塊寫著「相愛的兩個人」的招牌，下面放著一個小罐子。

在街上往來的人們在他們前面駐足觀看，給了「演技不錯」的評價，往罐子裡投錢。

「這個城鎮的人們是在互相稱贊演技，又互相磨練演技吧。」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既是主角又是配角還是觀眾。

對這個國家的人們來說，表演已經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啊！今天是多麼美好的一天！歡迎光臨！」

沒錯。

我們去咖啡廳看看，服務員小姐就好像世界的一切都充滿了美好一樣，轉圈圈跳著舞把我們帶到座位上。

這個服務員小姐的胸前掛著一個寫著『不諳世事的店員』這幾個意義不明的字眼的標牌，不出所料也掛著一個罐子。

「演技很不錯！接下來就請你演『陰沈店員』吧！」

店裡的一個客人叫住了服務員，把錢投進了罐子裡。像壞掉一樣笑著跳舞的她就將胸前標牌上的字改掉，然後就像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壞掉一樣，肩膀和頭都一下子垂了下去，說：「……我為什麼在這種店工作呢……好想死……」

於是店內安靜了下來，我和師父舉手叫服務員過來點菜。

「這個意大利面來兩份。」

師父指著寫在菜單最上面的意大利面。來到這種店的時候，只要點推薦菜就不會有差，這是我和師父的共識。

性格突然變得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服務員小姐看了一眼菜單記下來之後，歪著頭說：

「就點這些嗎……？」

一雙陰暗的眼睛俯視著我們。

「就這些……」

我也不是很餓——師父說。

「不會後悔……？真的，不會後悔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

「好的……遺憾……真是遺憾……呵呵呵呵……」

不停給師父施加了奇怪的壓力之後，服務員小姐深深嘆了一口氣離開了座位。

我歪著頭想那到底是怎麼回事，繼續低頭看菜單。

菜單上不僅羅列著菜色和飲料，仔細一看菜單角落裡有『余興節目』這麼一項。

「……是不是想讓我們也點一個余興節目呢？」

除了已經見過的『不諳世事的店員』和『陰沈店員』，還有『易怒店員』『毫無幹勁的店員』，以及『盡情獻媚的店員』『仿佛在輕視整個世界的本性爛透了的店員』『不管對誰都示好的八面玲瓏其實卻十分渴望愛情的有點不正常的店員』等等，種類驚人地豐富。不僅豐富還很具體。簡直讓人納悶這家店到底是賣什麼的。

最後，我們邊吃飯邊看著一被其他客人叫住就很有趣地不停切換角色的服務員小姐。

「味道很一般呢。」

師父目光不離服務員小姐，邊吃邊說。

「價格也很一般呢。」

我數了一下錢包裡剩下的錢，點頭說。

吃飽後我們在城裡走著，又見到了和之前的人一樣掛著牌子的人。

『出色的男人』。

一個男人把這樣寫著的牌子夾在腋下，擺了個姿勢。

這種情景在其他國家被人看見的話只會被當成可疑份子，但在這個國家裡隨處可見，就是很普通的一幕。

「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是啊。」我向師父點頭說。「不過那個男人有什麼地方出色呢？」

「可能是長相吧。」

我們這樣閒聊著，從『出色的男人』身邊走了過去。

然後。

「不過是長得好看了點，別因為這樣就自稱是出色的男人啊！」「你是真心想當演員還是只是想要帥給我搞清楚一點！」「回去重練吧！」

怒吼聲從我們背後傳來。

回頭一看，擺出『出色的男人』招牌的男人正被人們拿水果、蔬菜、小石子等各種各樣的東西砸。

他們規規矩矩地把錢放進罐子裡之後就說「開什麼玩笑！」發起了火。那副樣子就好像在說只要給了錢幹什麼都沒問題。

在民眾的猛攻下，男人發出「嗚哦哦……！」這種跟他帥氣的長相一點也不搭的聲音，倒下了。

這就是所謂的『出色的男人』。

「那個男人到底有什麼地方出色？」

「哎呀。你看不出來嗎？芙蘭」

「師父看得出來嗎？」

「就是長相啊。」

剛回答完，一塊餡餅筆直砸在男人的臉上，長相都看不清楚了。

「那副長相哪裡出色了？」

「……………」師父沈默了一陣子後咳了一聲。「聽好了，芙蘭，那個男人不管周圍的人怎麼對他，他都若無其事地站著對吧？你從這樣的他身上看出了什麼？」

「我什麼都看不出來。」

「呵呵，你修行還不夠呢。」我的師父露出得意的表情將直到剛剛為止的對話全部當作沒發生過。「看看那個男人。他是絕對不會反抗的。那才是真正的博愛主義者。無論誰對自己做了什麼都決不還手。正是這種氣魄使他成為了出色的男人哦。」

「不，我覺得肯定不是。」

他只是在挨批評吧……

「嘻嘻嘻。在這個國家裡，無法完成自己使命的人都得被那樣對待。」

在我傻眼的時候，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個名字都不知道的老奶奶，擺出一副自己什麼都知道的表情插進了我們兩人之間。

「老奶奶請您講詳細一點。」

「哦，小姑娘。你好像很有興趣啊？」

我點了點頭，老奶奶就用十分奇怪的語氣說：「嘻嘻嘻。那我就給你說說吧。」

「這裡是演員之國。演技好就表揚，演技拙劣就罵。各位出色的演員們就是這樣開始了每天每夜都切磋琢磨，磨練自己的演技。國家就是因此而建立的。」

據這位突然出現喜歡說明的老奶奶所說，這是一個相互磨練演技這一技術的美好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演技拙劣的廢柴會被罵個狗血淋頭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人們都是演員，而演員負責讓觀眾開心。如果無法扮演好這個角色，被罵也是活該，這個國家的人們都是這麼想的。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於是我重新望向『出色的男人』。「那就是說那個男人……」

「只是在挨揍而已。」

「她是這麼說的，師父。」

「……………」老大不小的師父鼓起臉頰說：「嗯，也有這種看法啊。」然後突然轉過臉去。

她在鬧別扭……

「記好了。這個國家是故事之國，是一個扮演不好自己角色就會被淘汰的嚴厲國家。」

「這樣啊。」我點點頭，看向那個之前還很帥氣的男人。

他嘟囔著「可惡……」從錢包裡拿出了錢。他把錢遞交出去，給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站在那裡，和為我們做入境審查的衛兵有著一樣打扮的人；那個人用冷淡的聲音說：「罰款確實收到了。」

嗯嗯嗯？

「那是什麼？」

我又問喜歡說明的奶奶。

那應該不是什麼少見的場面吧。老奶奶不怎麼驚訝，點點頭說：「正如你所見。」

「不能扮演好角色的人就得支付罰金。」

她還順便朝我們掛起了「喜歡說明的奶奶」的招牌和罐子。

.....

這時我突然想到。

演員的職責是讓觀眾開心。

那麼觀眾的職責是什麼呢？

「——喂，你們兩個。可以耽誤一下嗎？」

有人拍了拍我和師父的肩膀。回頭一看，有一個穿著制服的男人。

他眼神冷淡地看著我們，問道：

「有居民向我們投訴——你們給演員付過錢了嗎？」

有盡到觀眾的職責嗎——他問我們。

○

從入境之後到現在，我們看過很多演員的表演，但是我和師父一點錢也沒有付過。

我們想當然地以為那個罐子跟在其他國家經常看到的街頭表演一樣，是「不介意的話請賞個小錢」的意思。但是在這個國家裡，演員表演了就必須要付錢，不付錢就會被罰款。

豈有此理。

真是豈有此理。不過，俗話說入鄉隨俗。我和師父在被拍肩膀的時候，除了付錢沒有其他選擇。

「被擺了一道呢……」

這個國家的人們可能是完全不反感付錢給街上表演的人吧。畢竟所有住在這個國家的人都是演員。只要擺出招牌就能立馬賺到錢。

但是像我們這樣的遊客，並沒有賺錢的手段。

也就是說，光是在個國家裡就會不停浪費錢。

「芙蘭。我們快離開這個國家。」

「是啊，師父。這個國家不行啊。是個騙子之國啊。」

我和師父察覺到自己上了當，於是準備出國。我們向在大道上表演的人們逐個付錢，沿著進來的路往回走。

但是我們沒能出國。

「請等一下！因為你們申請了逗留三天兩夜，所以不允許出國！」

衛兵嘩嘩地吹了吹哨子攔下我們。

我們在入境的時候，約定好要遵守「作為遊客必須遵守的事情」，也就是不可以違反最初申報的逗留時長。

衛兵說，逗留太短太長都不行。

「被徹底擺了一道呢……」

「也就是說，入境的時候就已經布滿了陷阱嗎……」

看來這個國家對旅人和商人等遊客很不好。

只要留在國家裡就會被收錢，而且離開也不被允許。

逗留在這裡的這三天兩夜，我和師父每時每刻都和表演作伴。為了把開支控制在最低限度，我們決定除了吃飯之外不走出旅館。但即便如此，城裡每個角落都盡是表演。

「既然如此，為了賺回票價我要看到最後，芙蘭。」

倔強起來的師父每次在城裡看到表演，都會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並振筆疾書。她覺得機會難得，就想寫下詳盡的記錄。

「師父您好像很樂在其中啊。」

「怎麼可能啊。」師父嘆了一口氣回答。

過了一會兒，師父靈光一閃。

「蒙上眼睛是不是就不算有看過表演了呢……？」

真是天才一般的想法。師父馬上就用布條蒙住了自己的雙眼。「呵呵呵……這樣的話，誰也沒辦法讓我付錢了。」

但是沒過多久，一位女性來到她身邊，在她耳邊「很久很久以前，在某個地方——」這麼朗讀了起來。

於是，師父天才的想法就被只有聲音的表演輕易擊破了。

「這可真是輸給她了……」

「師父您果然很樂在其中啊。」

「怎麼可能啊。」

總而言之。

我們就這樣在故事之國逗留夠了三天兩夜，離開了國家。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回頭望向遠去的國家，師父在掃帚上十分開心地笑了出來。

擺著一副十分壞的表情。

○

話說回來。

現在先來回顧一下來到故事之國之前發生的事情吧。

「兩位大姐，這附近有個奇怪的國家——」

我和師父在吃飯的時候，一個奇怪的男人向我們搭話。

男人自稱是旅人，跟們講了有關一個位於附近叫做演員之國雷基恩的奇特又滿是騙子的國家的事。

他說，那是個在剛入境就布滿了陷阱，不管是什麼旅人還是商人都會一下子被榨乾錢包，如同惡魔一樣的國家。

「演員之國雷基恩……？啊。」

說話說到一半，師父拍了拍手說「這麼說來」回想起來。她以前買過一張指向這個演員之國雷基恩的地圖。

「地圖都買了卻沒有去嗎？」我問道。

「因為總覺得很可疑。」

師父一邊回答，一邊聽男人說「看來沒有去是對的——」

男人好像也一樣被騙了錢，於是向我們「麻煩你們將這件事在各個國家傳開來！也是為了不再有更多我這樣的受害者！」這麼請求。

師父歪了歪頭。

「話說回來，演員之國雷基恩是怎麼騙你錢的？可以詳細告訴我嗎？」

「那可真是過分的詐騙啊——」

「怎樣的詐騙？」

「啊？詐騙就是詐騙啊。哪有分怎樣不怎樣的。總之，拜托你們在餐廳和旅館裡將這張地圖發放出去，好讓別人不再去這個演員之國雷基恩。」

被問到詳細情況時，男人岔開話題，將一卷記錄了演員之國雷基恩具體位置的地圖交給我們就走了。然後，他又向在別的座位上吃飯的旅人講起了演員之國雷基恩是個多麼過分的國家。

師父望著這個男人的背影說了一句話。

「總覺得很可疑呢。」

這要是在幾年前，她可能會起戒心，不會真的要去那裡。不管怎麼想，那個人都是師父在幾年前見過的奇怪男人的同夥。

但是到了第二天，師父拿起筆和書，跟我說要前往那個國家。

「人家都說了是不好的國家，還要去嗎？」

我一問，師父就理所當然一樣點了點頭。

「我想看看那是個有多過分的國家。」

該說是可悲吧，某種事物越多人批評，人就越對其感興趣。說了不可以看，人偏要看過去。

「而且。」

師父露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笑容說：

「如果他們從幾年前就一直在做同一種生意，那應該賺到了不少錢。」





○

「——後來，妮可把在故事之國的所見所聞整理成薄薄的小冊子，在各個國家散布出去。她在一些國家裡派發稱贊故事之國的冊子，又在另一些國家裡將毫無保留地貶低故事之國的冊子作為有用的情報到處兜售。讀了妮可的冊子之後感興趣的人們，問她故事之國在哪裡，但是妮可始終沒有告訴他們位置。」

「誒？為什麼？」

小時候的我擠到正在朗讀故事的母親面前，看了看母親雙手打開的書。

《妮可冒險記》。

這是我從小就喜歡的書。

「為什麼不告訴他們位置？」我問道。小時候的我完全不明白妮可真正的意圖。

媽媽笑著回答我：

「不管這個國家是好是壞，人們都會感興趣對吧？所以，妮可就要讓人們深信故事之國根本就不存在。」

說得直接一點，那就是妮可在城裡到處派給人們的冊子上寫的內容，比奇怪男人和地圖一起給她的情報更加可疑。

妮可在城裡把冊子散布得越來越多，她在賣可疑的冊子也成了一個傳言。然後這個傳言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有一個魔女在通過賣不存在的國家的書來撈錢。

「然後呢？然後怎麼樣了？」小時候的我整個人興奮了起來，催促母親繼續講。

母親對性急的我露出懷念的笑容。

「演員之國的大人們啊，哭著找妮可請求她不要再讓那個害他們很頭疼的傳言繼續傳開。」

要是沒有外人來，演員之國就不能用詐騙手法賺錢了。本來就是個又小又沒有存在感的國家，還有傳言說這種國家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當然會頭疼了。

當時是個純真無邪的乖寶寶的我，對他們的提議感到氣憤。

「可是，演員之國的人都是壞人吧？太自私了！」

「是啊——不過，妮可決定接受他們的提議。」

「誒？為什麼！」

當時的我非常失望。妮可居然接受壞人的提議！當時尚未知汙穢是何物的我深受打擊。

母親像是撫慰我一樣摸我的頭，對我說：「不用擔心。」

「因為，演員之國的人們來找妮可提議的時候，人們早就相信演員之國是虛構的了。」

所以啊，妮可這樣回答——母親露出有點壞的表情說。

「給我錢的話，我就不再傳出去。」

從現在開始——她這麼說。

第五章 只屬於兩個人的世界

「好傷心。」

人在飛來橫禍面前實在是太過弱小。

他的戀人被魔法師殺害了。遺體被切成碎塊，身體裡的骨頭全都被折斷了。

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應該是禁止魔法師進入國內的。

盡管如此，一個殺人魔卻在某天突然出現在國家裡並犯下了罪行。犯人為了試試買來的刀具有多鋒利，如同玩遊戲一樣殺了一個女人，之後又突然從國內消失了蹤影。

以一名少女被殘忍殺害這起事件為契機，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裡對魔法師更加深惡痛絕。保安局因為沒能抓住犯人而被追究責任，甚至開始在入境審查時嚴禁魔法師入境。

可即便如此，他的戀人也不會再回來了。

已經失去的東西是再也無法取回的。

「好傷心。」

他又一次喃喃自語。

為什麼她會死掉呢——他這麼說。

「……………」

克蕾塔獨自凝望著陷入悲傷的他的後背。

她不知道應該對一直站在戀人長眠的墳墓前面的他說什麼才好。

對這位自己憧憬的學長，以及這樁不幸的事件，她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克蕾塔很了解他和那位戀人。

他們兩個總是在一起，把畢業之後就結婚吧之類的話掛在嘴邊。他們之間的感情有多深厚，她可謂是痛徹心扉一般了解。

因為她的目光總是追隨著那兩個人。

所以她很清楚，不管自己說什麼都只會害他徒增困擾。

只不過，她向著他的後背默默發誓。

一定不會讓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窗外，雨一直下個不停。

那天，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出現了第三個被害人。

被害人和上次，以及上上次一樣是這個國家的官員。簡直就像是模仿犯案，又像是在嘲笑追查事件的保安官一樣，這次犯人也用了同樣的手法。

只要看到死狀就能明白，犯人使用了魔法來殺人。被害人被塞入了對半折起來的床裡面，渾身上下都是多到數不清的刺傷。種種跡象表明犯人拷問過被害人好幾次。

沒有收集到聽見了慘叫和響聲的證詞。這次的被害人，也是由於早上女傭前來叫他起床的時候發現了官員的屍體才使這起事件曝光的。

雖說他被拷問過，可是昨天晚上很安靜，還有床上沾染的血明顯很少。可以推測犯人是在其他地方將他殺死，帶回到房間，放在床的正中間再對半折了起來。

「嘔……」

保安局的新人局員像是要抑制住湧上喉嚨的不舒服一樣用雙手捂住嘴巴。

她用那雙泛出眼淚的眼睛窺探周圍，就和一個前輩局員對上了眼。

這一個月內，到今天為止發生了兩起同樣的事件。在這兩個事件的案發現場，克蕾塔都吐了。

「吐出來沒關係。」

前輩局員嘆了口氣，推了一下她的後背。

「抱歉……！」

克蕾塔注意著不讓身體搖晃得太厲害，快步遠離了遺體，在案發現場的廁所吐了。慘殺事件的案發現場是不管去過多少次都無法習慣的。

「又來了……又……」

一陣不舒服的感覺在肚子底部翻滾著。

身體止不住顫抖。

「魔法師又殺人了……」

這是由於自己親眼看到了兇殺案的案發現場，還是由於對魔法師所感到的恐懼和憤怒才會這樣子呢。

她並不清楚。

○

「本國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原則上禁止魔法師入境。」

我在旅行的時候好幾次看到過拒絕魔法師入境的國家。大多數情況是像我這樣身穿黑色長袍，頭戴三角帽，佩帶魔女的證明星型胸針，不管怎麼看都只可能會是魔女的人吃閉門羹。

而這個國家，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不知為何在我站到國門前時，跟我說了禁止魔法師入境這麼個意思之後，又說「請稍等。」讓我等了快一個小時，然後說「在大雨中旅行想必很辛苦吧。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允許您入境的，這次是特例。請進。」帶我進去了。

我想真要說的話，害我辛苦的不是在大雨中旅行，而是被迫在大雨中莫名其妙地等你們啊。

於是，我帶著如同潮濕的雨天一樣的心情來到了接待室。

「您就是旅行魔女大人嗎？幸會。」

比想象中要年輕呢，這位老人說。

嘴巴裡說著聽起來很驚訝的話但表情卻一絲未變的他，自稱是保安局的局長，準備了甜甜圈和紅茶來招呼我。

甜甜圈和紅茶……

最近也有人這麼招呼過我呢……

「謝謝您。」我一邊道謝一邊在局長先生的前面坐下來，然後搶先一步問他「請先讓我把話說清楚，如果你們允許我入境但與此相對要我在國內大肆犯罪的話，容我拒絕。」

「怎麼可能會有官員拜托人家這種事嘛。」局長先生微微一笑，回避了回答。

可我最近才見過類似的事情發生呢。

「那麼您找我有什麼事？」

我歪了歪頭將話題繼續下去。局長先生就說，

「請看這個。」然後將幾份貼了照片的資料放到桌子上。

「……………」

我看到的是許多有關慘案的資料。幾個壯年男人死在了被漂亮地折成兩半的床裡。根據資料的內容，他們都是在這一個月內死去的國家官員。

他們擺著一副扭曲得和生前照片上的模樣完全不像的表情，就這麼斷氣了。從留在渾身上下的傷痕可以推斷，犯人不僅把他們硬生生夾

住，還用銳利的刀具使勁斬過。

「這是……」

什麼啊？

我這麼說著擡起正在看資料的頭，局長先生就平淡地說。

「我國一向嚴禁魔法師進入國內。當然國民也沒有一個人是魔法師。魔法師這種能夠輕易把人殺死的存在對於我國來說只會是威脅。」

但是交到我手上的資料卻明顯表示，這些事件是魔法師引發的。

「看來這個威脅早在一個月前就混入了我國。那個人究竟是從哪裡來的，現在又藏身於何處，全都不清楚……但是威脅依然是威脅。還有就是，實在慚愧，我們並沒有強到足以和魔法師正面抗衡還能全身而退的力量。」

「……如果是魔法師引發的事件，去委托專門負責處理這種事情的組織如何？」

「您是說魔法統合協會嗎？」局長先生皺起眉頭。「我國可不想欠那個組織人情。」

「所以就把來歷不明的旅人當作用完就扔的武器來利用，是這麼回事吧？」

「我沒有那麼說過。」

可是聽起來都是一個意思吧。

只要讓外來的魔法師去對付在國內作亂的魔法師，起碼保安局就能避免和魔法師發生正面沖突，居民的受害也能控制在最小程度。我也不是笨蛋，好歹能夠從目前狀況推斷出這種意圖。局長先生像是找借口一樣堆砌話語。

「我們拜托魔女大人幫忙，終究只是當身為犯人的魔法師大鬧起來的時候的應對措施。從事件搜查到逮捕，基本上都由我們來處理。」

「也就是說，我是在緊要關頭使用的王牌對吧？」

「您意下如何？」

局長先生問我。

我看向窗外。這場傾盆大雨一時半會兒是不會停了。

到底哪一邊比較好呢？我考慮了一陣子，然後給出了回答。

「說得也是。我就答應你們吧。」

「非常感謝您。」

局長頂著那副看上去並沒有多高興的表情點了點頭說，「那現在我去把將要跟隨您一起行動的成員帶過來。之後請魔女大人換上看不出來是魔法師的便服。」

雖然是要參與解決事件，但我被允許入境歸根到底只是特例。在我停留在這裡的這段時間裡，我身邊似乎會一直有個保安局成員跟著我。

我什麼都沒有做就把我當成罪犯了。

「另外，直到我們給出指示之前，關於事件的詳情請您一定要保密。不管在城市裡遇到誰，都請不要提及任何有關事件的事。」

正當我要離開接待室的時候，局長先生像是想起來什麼一樣回過頭來，說了這麼一番話。

我歪頭不解。

「事件還沒有公開嗎？」

「當然了。」

局長先生乾脆地點了點頭並回答。

「居民要是知道有一個魔法師正在城裡四處遊蕩，會陷入恐慌的。」

○

我換上一身簡樸的裝扮之後，和我隨行的保安局成員就到了。

「我是保安局成員，名叫克蕾塔。從現在開始我會和您一起行動。請多指教。」

年齡和我差不多吧。

她說她是保安局的新人。

她長著一頭黑色為底色的中長髮，光照不到的內側頭髮是和眼睛顏色一樣的深綠色。身穿黑色制服，正死板地向我敬禮。肩膀上掛著一桿步槍，表情僵硬，看起來既像是在緊張也像是在戒備。

「我想局長已經跟您說過了。總的來說，魔女大人您要時刻和我一起行動。不管做什麼都不可以離開我身邊。」

「我覺得就算我想離開也離不開吧。」

她正在敬禮的手和我的一只手各被一個用鎖鏈連在一起的手環拴住。從鎖鏈的長度來看，大概只能遠離她到三步左右的距離。

「請您千萬不要做出引人懷疑的舉動。」

用這種手環拴住我還好意思那麼說。

看來這個國家裡沒有魔法師是事實。手環只是把我和克蕾塔拴在了一起，手指還可以自由活動。只要我想，隨時都可以使用魔法。

他們應該連一點與魔法師相關的知識都沒有吧。

「我會的。」我點了點頭說，「不管怎麼樣，接下來請多指教。」然後我向她走近了一步。

之後。

「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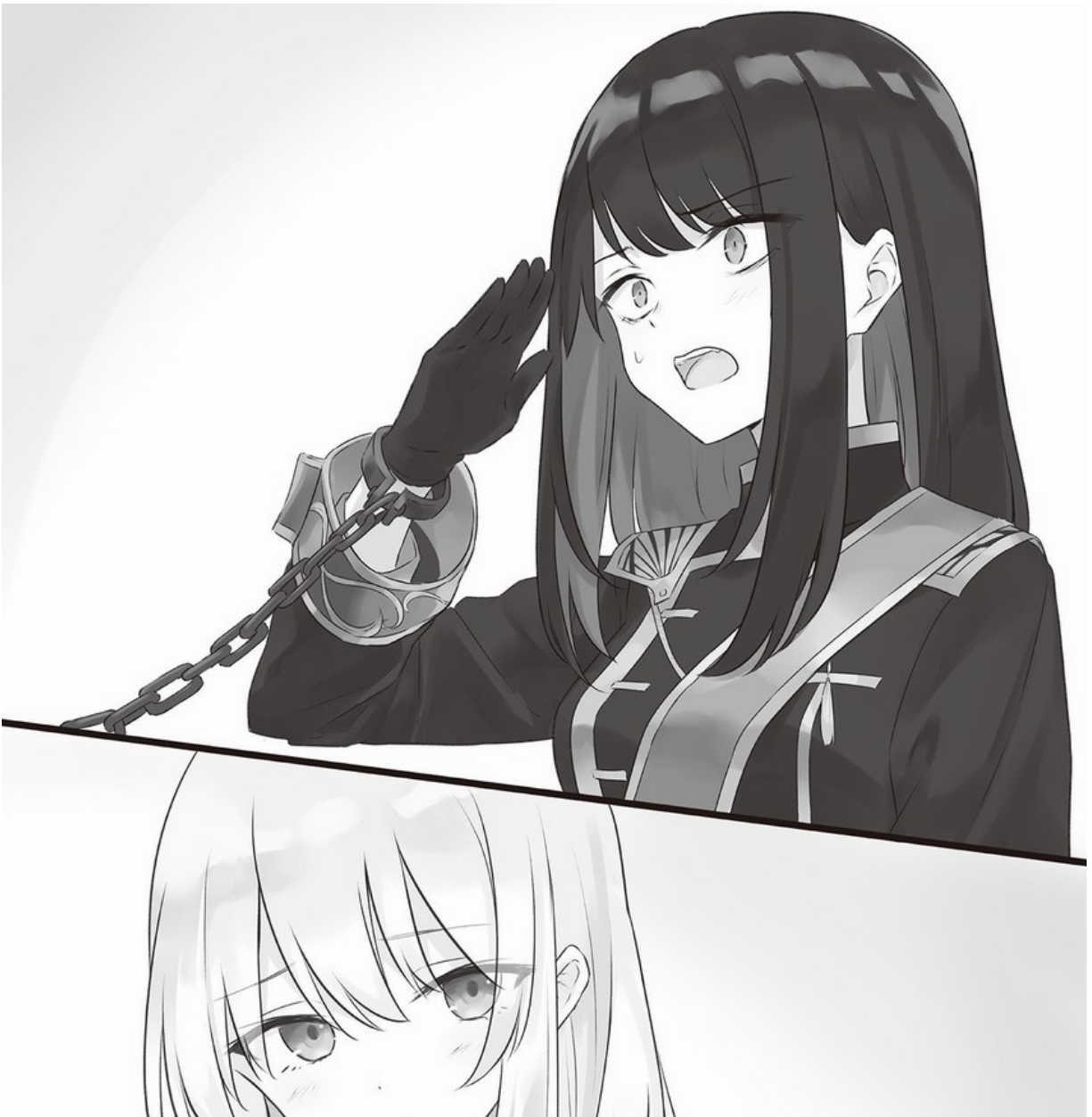
她害怕得向後退了一步。

就像是看到一條黑色的蟲子發出沙沙的響聲從暗處爬出來一樣，條件反射一般後退了。

.....

「請你也千萬不要做出引人懷疑的舉動。」

前途堪憂啊。





○

不過，到底為什麼在這個國家裡魔法師會遭到避忌呢？

「總之我先帶您去我家，請跟我來。」離開接待室來到街上之後，克蕾塔撐起雨傘，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起來。

在傾盆大雨之下，迎面而來的以陳舊的磚瓦堆砌而成的房屋並列矗立著的街景。「很不錯的街景。」如果是晴天那就更好看了。

為了不被她拋下，我緊跟著她的背後並向她搭話。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不曾有任何一個種族像魔法師那樣犯下過無可挽回的大罪。」

克蕾塔沒有看向我，朝著大雨對我說。「在我出生以前，我父母還是小孩的時候，一群從外部入侵的魔法師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

據說，他們襲擊了大量民宅，將反抗的人殺死，將值錢的東西全部搶走，有利用價值的人則讓他們吃上一點苦頭之後擄走。

和現在相比，當時的治安似乎相當混亂。還有一個魔法師集團在國與國之間橫行作惡以滿足一己私利。

所幸，在鄰近各國的幫助下，魔法師集團被成功討伐。可是，對魔法師的恐懼早已深深刻在了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的人民心裡。

當時住在這個國家裡的魔法師們，由於同族所犯下的罪過而失去了容身之處，並離開了國家。

不用多久，魔法師就從國內消失得無影無蹤。

「因為有這段過去，我們才會從很久以前就嚴禁魔法師入境。」

克蕾塔背對著我像是自言自語一樣說。「我和局長都反對讓魔法師進入國內。因為魔法師不能算作人類。」

「……………」

「委托魔法師——也就是讓您入境，是根據我國高層給出的指示而決定的。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意料之外地讓魔法師混進來了。第一次是四年前。這次就是第二次。這次我們一定不會再讓魔法師逃掉，一定會把他收拾掉。」

因為四年前沒能抓住他——克蕾塔低聲說。

「不管用什麼方法驅除，最後還是會從不知何處冒出來，魔法師不就是這樣的嗎？」

「你說得好像是難搞的害蟲一樣呢……」

「所以，這次是特例才允許您入境。到底是要讓偶然來訪的您進入國內，還是要拜托魔法統合協會派遣魔法師過來。保安局只剩下這兩個選擇。」

「最後，還是讓我入境比較好，是這個意思吧？」原來如此。「看來這個國家的高層比現場人員更懂得靈活處事呢。」

魔法師就要讓魔法師來對付。

實在是很合理的判斷，不是嗎？

「他們只是想要能證明自己采取了什麼措施的證據而已。臉也不露地躲在安全的地方發號施令，這種事誰都做得得到。」

「……………」

歸根到底，她想說的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不打算和你這樣的害蟲搞好關係。」這個意思吧。真是不近人情呢。

「我會為您提供飲食和住處等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可是，請您不要插手幹預任何事情。」

「明白了。」

你要是這麼希望，那就這樣吧。簡單來說，就是無所事事地度過這段時間就好了吧？正合我意。我最擅長懶散度日了。

「……嗯？這不是克蕾塔嗎。你在這種地方幹什麼呢？」

於是，就在我結束這場沈悶的對話並決定不會幹預任何事情之後。

一名男性從道路的對面走過來，撐著雨傘，很驚奇地看著我們。

他的年齡大約有二十來歲。體格很苗條，身高也挺高。可能是沾到雨水濕氣的原因，頭髮卷成了起伏得很厲害的波浪形。他的衣著相當隨便，但襯衫和西裝褲一點皺褶和汙漬都沒有，吊褲帶也筆直地拉伸到肩膀。從他的衣著看得出來他是個一絲不苟的人。

「好久不見了。聽說你現在在保安局工作？」

但他的表情又給人一種不認生的印象。他對克蕾塔露出的笑容很柔和，能感受到溫暖。

「啊…好，好久不見了，提羅斯先生……！」依然背對著我的克蕾塔的耳朵轉眼間變得紅通通的。

「嗯，好久不見……這邊這位是？」

叫提羅斯的青年往我這邊看過來。

「啊…這、這位是，呃……」克蕾塔反應慢了一拍，朝我看過來。她的臉紅得好像都要冒出熱氣了。

她焦急到慌張了起來，然後說，

「那個，她是……」之後交互看了看我和提羅斯先生，「反、反過來說，你覺得她是誰？」給了這麼個奇怪無比的回答。

「嗯……」提羅斯先生把目光從我的臉移向下方，最後停在手上。
「看起來是和你關係非同尋常的人啊。」

「為、為什麼你看得出來……」

克蕾塔驚訝得睜大雙眼。

白天開始就帶著系上鎖鏈的手環一起走在路上，肯定會引人懷疑吧。

「……………」真是傷腦筋。

說真的，前途堪憂啊。

我嘆了一大口氣，然後說「抱歉自我介紹晚了。我叫伊蕾娜。」並將手搭上克蕾塔的肩膀，

「我是她的夥伴。」這麼向提羅斯先生介紹自己。

「夥伴？」

提羅斯先生表示不解。

我點頭肯定。

「保安局的新人都是以兩人一組的形式工作的，為了加深兩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一整天從早到晚都在一起。」

「啊！是這樣啊。那這個手環也是？」

「這當然是為了加深兩人的關係而戴上的。對吧？克蕾塔？」

我說的沒錯吧？沒錯吧？我這麼催促克蕾塔回答。

「啊…是、是的！」她僵硬地點了好幾次頭。

「原來是這樣……」提羅斯先生好像相信了我臨時隨便編出來的借口。「不過真的好久沒見了啊，克蕾塔。上一次見面是幾時來著——」

之後，他感興趣的對象又回到了克蕾塔，兩人開始了夾雜著簡單的近況報告和客套話的對談。

「——對了，難得久違地重逢，下次我們找個地方吃飯吧？」

「好、好的！」

「啊，答應了？好啊。那就得決定去哪家吃了……啊，說起來，最近在大道那邊開了一間東西很好吃的餐廳，去那家如何？」

「好、好的！」

「在哪一天去？明天？」

「好、好的！」

「這樣啊。那我們明天在餐廳見。我很期待哦。」

「好、好的！」

因為克蕾塔緊張到只會回答「好、好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她說的到底是不是客套話。

總之，約好一起去吃飯之後，提羅斯先生就揮揮手說「再見。」然後向著大雨滂沱的大道走遠了。

「……………」

「……………」

在這條下著大雨的大道上，只剩下叮囑過我不要插手和硬是要我不要做出引人懷疑的舉動，自己的言行舉止卻怪異十足的克蕾塔，還有我。

「真是前途堪憂啊。」我嘆了一口氣。

「唔……」依舊是滿臉通紅的她，別過頭去說，「……我沒料到會在這種地方碰見他。沒辦法啊。」

看她的表情就不難想象提羅斯先生對她來說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大概是她憧憬的男人吧。

不過。

「容我說一句，克蕾塔。」

雖然我有很多想問她的事情，有很多話想跟她說，但應該還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可以和她面對面好好說話。

所以，我站在她的身旁，不和她四目相對，只說了一句話。

她要將魔法師當害蟲看待是沒差啦。

「只要善加利用，害蟲也可能成為益蟲哦。」

「……………」

克蕾塔在我身邊露出詫異的表情。「……什麼意思？」

就算她這麼問我。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起碼只是表面上也好，今後讓我們友好相處吧，就是這個意思，夥伴。」

○

既然被鎖鏈拴住，我就不能在旅館過夜。我的行動受到了極大限制。

在雨中走了一陣子，就來到了克蕾塔住的房子。她的家是面朝向大道的集合住宅的一個單間。走進房間，裡面一塵不染，但與其說乾淨，給人的印象更多只是東西很少。

「你一個人住嗎？」

我的話音在沒人說歡迎回來的空寂房間中回響。

「我從事的工作總是伴隨著危險，所以我與家人分開住。」她放下步槍，一邊準備脫下制服一邊回答。「保安局對付的都是視人命為草芥的罪犯，還有像這次的犯人那樣混進了國內的魔法師之類的危險人物。我不想把家人卷入危險中。」

「原來如此。」

我點了點頭，望向房間的一角。

架子上豎放著幾張照片。克蕾塔和父母一起拍的照片。狗的照片。笑著和朋友一起拍進照片的克蕾塔。漂亮風景的照片。還有，在剛剛見過的那位她憧憬的人身邊臉紅著低下頭的克蕾塔。

在這個只有最低限度的物品的房間裡，這些照片看起來格外亮眼。

「在這個國家裡生活著的人不管是誰都會有自己珍視的人吧。」她也望著我在看的東西。「為了讓誰都可以露出那樣的笑容生活，必須要有某個做好覺悟的人來擔起守護人們的職責。」

「而你就在承擔著這個職責。」

「不只是我。」克蕾塔慢慢地搖了搖頭。「我和保安局的同伴們都在守護著人們。」

「……………」

要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她還太年輕了。凝望著照片的她的後背看起來是多麼的嬌小。

「幸好我和家人分開住。我的父母比我更加厭惡魔法師，所以肯定無法忍受和魔法師睡在同一個屋檐下吧。即使是有鎖鏈拴住也一樣。」

「這樣啊。對了，這個鎖鏈能不能解開一小會兒？」

「我剛說完那番話就來這種請求嗎？」克蕾塔用像是看垃圾一樣的眼神看著我。「正如我一開始說的，我負責監視您。我才不會解開鎖鏈。」

「這樣啊。」

「是的。」

「對了，那脫下來的衣服你打算怎麼洗？」

我指向她的腳邊。制服像是蛻皮一樣掛在了叮當作響的鎖鏈上。只要一只手被鎖鏈拴住，不管怎麼動都無法把上衣徹底脫下來。

「……………」

「……………」

我們沈默了一陣子。

然後，她擺出一副非常不情願的樣子說：

「……聽好了。只有換衣服的時候我會把鎖鏈解開。請您千萬不要動歪念頭。」

她像一只戒心外露無遺的流浪貓一樣，一邊瞪著我一邊從懷裡拿出鑰匙，把鎖鏈解開，除去了我們換衣服的阻礙。

「在我剛遇見你之後我就不由得這麼想了，你在某些方面稍微有點缺根筋呢，克蕾塔。」

「要您管。」

她一下子別過頭去。「只要能解決這起事件，這些都無所謂。」

「說起來，你們有關於犯人的眉目了嗎？」

入境那時候起我就有點在意了。保安局的人和克蕾塔都以我將在幾天之後離開國家為前提來跟我商量。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起事件將會在幾天之後得到解決，

她對歪頭不解的我點了點頭。

「我們從目擊情報中查明了大致上的外貌特征。」



「啊啊，真是過分，真是過分啊。」

照射在地下室的微微月光之下，她發出了一聲悲嘆。

她身穿紅色禮服。深紫紅色的長髮飄曳，如鮮血一般的眼睛眺望著月光。她緊緊抓著今天的報紙，不斷悲嘆了好幾次。

「都已經這麼努力了，國家還是很不願意承認魔法師的存在啊。」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她是在三年前開始進行這個活動的。開始在臺面上活動則是在大約一個月前。出生在這個沒有魔法師的國家的她，對魔法師這一存在抱有很深的興趣。

可以騎著掃帚在空中飛翔，火、水、雷電也能用魔杖隨心所欲地操控。光靠一只手就能引發各種各樣現象的存在。她迷戀上了只在書中見過的魔法師。

翻閱國家歷史，小都市亞斯提基托斯裡沒有魔法師的理由以寥寥數筆簡單帶過。

「——在我還沒有出生，我的父母還是孩子的時候。亞斯提基托斯的人民將虐殺無辜者的魔法師們逐出了國家。基於這段歷史，這個國家就成為了沒有魔法師的國家。」

國家歷史書籍上是這樣寫的。

「然而這段歷史是謊言。」

她往魔杖的尖端注入魔力。「魔法師並非從這個國家消失了，而是讓這個國家裡的大多數人深信他們不能使用魔法了。」

她揮動魔杖，發動魔法。

當即傳出某種東西被切斷、剝落、撕裂、壓碎的聲音。

鮮紅的液體四處飛濺，她呼出溫熱的氣息。

「要是這個城鎮裡到處都有像無所不能的魔法師那樣方便的人，這個國家在哪一天被推翻也不奇怪呢。所以才會明目張膽地將他們趕出去吧？畢竟那樣做更有利啊。」

她揮動魔杖。「魔法師們很久以前引起過虐殺事件，這種說法本身也是騙人的吧？這個國家的所有歷史都充滿了謊言。這不過是拔掉了人民的尖牙，好讓他們無法反抗身處國家高層的你們罷了。」

我能夠使用魔法就是鐵證。她用魔杖的尖端輕撫嘴唇，然後這麼說。「這是命運。我被命運選中了，要從虛假的歷史中解放魔法師。」

一定要阻止國家的陰謀。

一定要為魔法師們取回他們的自由。

保安局越是隱瞞她所引發的幾個事件，她的使命感就變得越強烈。

「吶，你也是這麼想的吧？」

太棒了，太棒了。

她喃喃自語，向視線前方的血泊中央露出了笑容。

○

第四個被害人和之前的三個一樣，是這個國家的官員。

他的遺體在對半折起來的床裡被彎折成了很不自然的形態。這一幕與在照片裡見過的至今為止的遺體並沒有太大不同。

趕到現場的各位保安局成員和克蕾塔，都明顯對這場快得太離譜的犯罪感到焦躁。

「又收到了之前那個穿紅色禮服的女人的目擊情報。」「為什麼抓不到她啊？」「果然還是將事件公開，收集犯人的情報比較好吧——」
「唔……嘔……」

我從遠處望向遺體。

恐怕，犯人花時間在他身上慢慢地用各種魔法做實驗，就這樣殺死了他吧。有幾片指甲被剝落；手指往一般來說不可能的方向彎曲；一部分皮膚有燒傷，還有形狀各異的利器所造成的割傷，以及被鈍器毆打過的創傷。都已經是第四起事件了，拷問的方法似乎還是無法準確掌握。

光看使用過魔法而留下的痕跡，就能知道犯人使用過很多種不同的魔法，給人一種十分不吝惜魔力大肆使用魔法的感覺。

可是，有一點與之前有著決定性的不同。

我看向床對面的牆壁。

「沈默乃罪」

牆上 useful 幹掉的血寫下的這麼一句話。

想必這句話是對正在追查事件的所有保安局成員說的吧。在到第三起事件為止的資料裡都沒有見過這種東西。

將被害人擄走，帶到周圍沒人的地方殺死，再帶回家裡放在床上動手腳。

不斷犯下明顯是想要引人注目的罪行的犯人，似乎因為自己吸引不到大眾的注意而感到挫敗。

「……不把事件公開嗎？」

我問克蕾塔我入國之後就問過的問題。

「……………」她用手捂住嘴巴，淚眼汪汪地搖了搖頭。「從您入國的那時候起，這個方法就已經行不通了。」

「這話怎麼說？」

「要是被國民知道保安局向魔法師尋求幫助，就會失去國民的信賴。從高層決定向魔法師尋求幫助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只剩下將事件隱

秘處理……這一個方法，嘔……」

「……吐出來會舒服一點哦。」

「抱歉……」

她猶豫不決地點了一下頭。

我帶她去洗手間，然後為她按摩後背。這也是被鎖鏈拴在一起的人應盡的責任吧。

「嘔嘔嘔嘔……嘔……」

她朝著馬桶發出嗚咽聲。

我不知道那到底是在嘔吐而發出的聲音，還是在哭的聲音。

之後，保安局為調查事件進行了情報打聽。還是老樣子，有身穿紅色禮服的女人的目擊情報，但她去了哪裡以及是什麼人都沒有任何人知道。

下次不知道會是誰在什麼時候成為犧牲者，時間就這樣流逝。

「你工作好像很忙啊，克蕾塔。」

到了晚上，她也依然很失落。

難得和自己憧憬的人一起吃飯，她卻陰沈地低下了頭，垂下了雙眼。

「不好意思……」

「你不需要為此道歉啦……」提羅斯先生在對面座位上托腮看著我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件嗎？」

提羅斯並沒有特別抗拒若無其事地和在一起吃飯的兩個老相識坐在一起的我，不過他看著我的眼神卻莫名給我一種像是在說「咦……我有請她來嗎？夥伴連這種時候都得在一起嗎……？」的感覺。

可我們被鎖鏈拴在一起所以沒辦法。

我想盡量不參與到克蕾塔的私事中去，所以在去之前，

「說起來，今天你和提羅斯先生要一起吃飯吧？這條鎖鏈該怎麼辦？要在你去吃飯的這段時間內解開嗎？還是說乾脆我也和你們一起坐？」

我就這麼問過她。

她聽到我問她之後，

「好……」

只回了這麼一句話。這個回答聽起來心不在焉的，仿佛她意識飛到了遠方一樣。

「嗯？你選哪個？」

「好……」

「克蕾塔？」

「好……」

「你要在去吃飯的這段時間內解開鎖鏈嗎？」

「好……」

「還是說索性不去跟人家吃飯了？」

「好……」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這可不行啊。」

每次有事件發生，克蕾塔就會變成這個樣子。最近這幾起事件也是，一有人被殺她就會非常失落。保安局的局長先生是這麼告訴我的。

一定是因為她太過溫柔了吧。

局長先生說，在發生了第四起殺人事件的今天，她比以往還要更加失落。

「——這麼說來，我還沒向伊蕾娜小姐做正式的自我介紹呢。我叫提羅斯。我和克蕾塔是學生時代的學長和學妹的關係。現在我在國家政府工作。」

說不定，最近連續發生的殺人事件跟提羅斯先生扯上關係了。

在這一連串事件中被盯上的全都是官員。

她在意的人也很有可能會成為犯人的獵物。

「您在政府工作啊？」哦哦真厲害。說著我睜大了雙眼。「工作辛苦嗎？」

「是挺辛苦的，不過沒有克蕾塔的工作辛苦。」提羅斯先生的視線移向克蕾塔，又移回到我身上。「守護國家人民的工作，是我怎麼也無法想象的重責大任。和她每天所背負的東西相比，我的工作還算是輕鬆的。」

提羅斯先生笑了。

「那麼，發生什麼事了？」

他問依舊消沈的克蕾塔。

「……………」

被他這麼一問，她像是在猶豫一樣稍微沈默了一陣子之後，終於開口了。

「每當有人在我眼前遭受不幸，我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無力。」

之前的三起事件也好，這次的事件也好，肯定不是她的錯。不是因為她幹了什麼才有人死掉的。

即便如此她還是覺得自己有責任，或許是因為她所肩負的職責實在是太過重了吧。

「每當有人遇害，我都會忍不住想，這起事件也許可以防患於未然，也許能早一點阻止事件發生之類的。」

她很清楚，已經發生了的事是無法改變的。

即便如此，她還是會希望能有其他可能性。

現在還不能向普通人公開事件的詳情。所以，她的用詞相當抽象。

可提羅斯先生還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克蕾塔你應該知道——我有個直到四年前都在交往的女生。」他平淡地說起了往事。「她是我學生時代的同班同學，笑起來相當美，也很堅強，絕對不會違背自己的信念，是一位強大的女性。就算現在她已經去世了，我還是忘不了和她一起度過的那段日子。」

「……………」克蕾塔緩緩地點了點頭。

「她去世之後的一段日子裡，我的日常生活被開了一個大洞。唯獨憤怒和悲傷與日俱增。可是，我的這份心情不是跟誰都可以敞開心扉說的。」

他這麼說。

他也說，自己能夠明白克蕾塔現在的心情，甚至能感受到她的痛苦。

「你是如何恢復過來的？」

克蕾塔問道。

他微笑著回答。

「我決定不再煩惱過去，而是為了明天活下去。」

他說，那其實只是一點點細微的改變。「如果有這樣做就好了，那樣做就更好了，我不再去煩惱這些，而是明天想這樣做，然後試試這樣做，想著這些活下去。就只是這樣而已。我做的改變並不值得一臉神氣地掛在嘴邊就是了——不過，我就只是做出了這麼一點點改變，現在才能夠還算是幸福地生活著。」

簡單來說就是他改變了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

「你決定不為過去而是為未來而煩惱，是這樣嗎？」我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他的話並問他。

「沒錯。」

他深深地點了點頭。

然後笑了笑，給這個沈重苦澀的話題畫上句點。

他從桌子對面握起克蕾塔的手，這麼說。

「就算思考昨天之前的其他可能性，也只會害自己不痛快而已。所以克蕾塔，你要在明天以後創造其他可能性。」

○

晚上。

我們回到克蕾塔的家，輪流去洗澡，無所事事度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各自去睡覺了。克蕾塔在自己的床上睡。我在沙發上睡。

「我想你應該還很難整理好自己的思緒，不過至少今晚不太可能會有事件發生，所以今天應該可以安心睡一覺哦。」

我從沙發上看不到她的模樣，但從今天一整天的樣子看來，她明顯已經十分憔悴了。

「……您為什麼能如此斷定？」

沙發對面傳來微弱的話音。

犯人所犯下的第一起事件和第二起事件之間有大約三個星期的空白期，而第二起事件和第三期事件之間隔了一個星期。第三起事件之後過了僅僅三天，第四起事件就發生了。

因為犯案的頻率明顯加快了，包括克蕾塔在內的所有保安局成員都很焦急。不過，

「犯人是個會在案發現場精心設計裝飾的人，所以他應該會想在做好了萬全準備之後再去犯案。而且他也會想觀察民眾和保安局有什麼反應。畢竟他是想引人注目的那一類犯人。」

所以他應該不太可能會急著在今晚犯案——我對克蕾塔這麼說來讓她放心。

「……謝謝您。」

傳來的話音仍舊了無生氣。

「我只不過是闡述自己知道的事情而已。」

這並非什麼值得感謝的事。

「不只是剛剛的事，今天我給您添了不少麻煩。」

又是嘔吐，又是無法一個人去赴約吃飯，的確不少呢。雖說如此，

「我覺得都很正常。」

「……………」她沈默了一下，然後說。「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您的態度往好了說也很失禮。即使如此——」

「不是為昨天煩惱，而是要為明天活下去，你憧憬的人不是也這麼說過嗎？」

「……………」

歸根到底，這個國家所實行的教育方針怕是讓所有像克蕾塔這樣的年輕人都討厭魔法師。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不得不反省的不是克蕾塔，而是這個國家本身。

這個國家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有責任。

「其實魔法師也是普通人。不是所有魔法師都像歷史書寫的那樣野蠻的。」

「……是啊。」

「不過我認為這次事件的魔法師毫無疑問是壞人。」

「是啊。」

「那麼，你明天要做些什麼？」

我問她。

她用比剛才稍微清朗了一點的語氣回答。

「我會盡力不讓第五個被害人出現。」

第二天，保安局改變了一部分方針，將保護官員們的人身安全設為重中之重。

從目擊情報可以大致掌握犯人的外貌特征，所以保安局成員會在官員們身邊待機，等犯人漫不經心地出現在官員面前的時候將他抓住。保安局打的是這麼一個主意。

我不知道這個方法行不行得通，至少和來歷不明的旅人被鎖鏈拴在一起的克蕾塔對於這次作戰來說只會是累贅。結果，她以自由行動的名義被排除在外了。

「這樣反而更方便。」克蕾塔說。

克蕾塔和我無視一大早就慌張地趕往官員們身邊的保安局成員們，留在保安局裡再次整理事件經過。

「考慮一下明天以後的事吧。」

克蕾塔在牆上鋪開地圖，拿起筆，一邊喃喃自語「第一個被害人的家在這裡，第二個在……」一邊做了總共四個標記。「至今我們進行打聽調查的地方都是在罪案現場附近。」

保安局想盡量不讓市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所以作為打聽情報的地方，的確是最低限度且最佳的選擇。

我望著地圖，抱起雙臂。

「雖然能夠掌握外貌特征是很好，但還不清楚究竟是誰。就算要打聽情報也不能胡亂到處打聽。現在的狀況是還不能鎖定犯人。」

「是的。」克蕾塔說。

「可以把筆借我嗎？」

我從她手上拿過筆，然後在最開始的被害人的家周圍畫了一個圓圈。

「鑒於魔法師的特質，能夠使用的魔法是有限的。不管模擬過多少次，真正的犯罪和練習可謂是一個天一個地。犯人是故意在丟棄屍體的現場上演一出精心過頭的戲。最開始的被害人的家恐怕就位於離自己的生活圈子不遠的地方。」

犯人先將被害人帶走，在安全的地方殺死，然後帶回到被害人的家裡，將案發現場鼓弄個遍之後再離開。她就是用這種明擺著是拐彎抹角又惹人注目的方式不斷犯下罪行。

犯人在犯案的時候應該有注意自己魔力的上限好讓魔力不會耗盡吧。

我在第二個被害人的家，還有第三個、第四個的家周圍也畫了圓圈。在地圖上粗略地畫下的這幾個圓圈有一小部分相互重疊。

「……………」克蕾塔面露難色看著地圖，點了點頭。「你的意思是說，這個圓圈和圓圈重疊的部分很可疑嗎？」

「恐怕是這樣。」

我點頭表示肯定。

幸好，現在犯人的性別、髮型、衣著——外貌有什麼特征都已經查明了。

因此。

「犯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我們在今天之內查個水落石出吧。」

將生活圈子縮小到一定程度之後，我們這個二人組合就開始打聽情報。

犯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一邊打聽，一邊以現在已經明確的事實作為線索，將模糊的犯人形象逐漸鮮明化。

克蕾塔在街上問人。

「不好意思，我正在找一個人——」

從犯人只對身處國家官員這個重要立場的人下手這一點來看，不難想象犯人由於某種原因不信任這個國家和體制。

從目擊情報中能夠大約推測出她的年齡，

「年紀大概比我和這位灰色頭髮的女生大一點——」

從她身穿艷麗的禮服，以及從一開始的事件開始就用大膽的手法來犯案，猜想得到她是個十分自信的人。

調查被害的官員們的家，以及他們平時的行動範圍，為這一連串的犯罪擬定計劃，推測犯人具有相當的智慧。以及，犯人很有可能將自己裝扮過，從而在官員們的住宅——富裕階層的居住區附近遊蕩也不會遭人懷疑，又或者犯人自己就是富裕階層。

接著就是，從她採取極為殘忍的手段殺人來看，她在某種程度上在殺人這個行為上感受到快樂這一點已經明確了。

克蕾塔說，據說很多以殺人為樂的犯人在對人下手之前會先在動物身上動用同樣的手段。

「從幾年前起，這附近有沒有發生過動物離奇死亡？」

克蕾塔從多方面入手追查犯人的線索。

這個國家裡沒有魔法師，但絕非不能與外國有所交流。

「還有，有沒有見過持有魔導書的人？」

那是對這個國家的人們來說就算擁有也沒有意義的東西。可是，對犯人來說那就有可能成為殺人的教科書。

我們謹慎地挑選打聽的對象，四處不停問人。

富裕階層經常去的餐廳。有關魔法師的書籍也有賣的大書店。

我們低調地到處打聽。

「不知道哎……沒聽說過這個人。」

一個接一個。

「這個嘛……不記得有見過啊……」

我們一步一腳印地到處打聽。

「虐待動物？不，沒聽說過有這樣做的人……」

然後過了大約三個小時，就在我們擴大了打聽範圍的時候。

「的確有一個符合你們說的那些特征的女人住在附近。」

一位富裕階層的男性對我們的提問表示肯定。

他說，他和那位女性有過一面之緣。

「她是個有點讓人不舒服的女人，還說過『這個國家的人們都被政府控制著。』這樣的話。我記得她的名字叫——」



艾姬娜從小就經常感受著自己和周圍的人的不同走過來的。

不管在家裡還是在學校，她總是一個人吃飯。

休息日是一個人度過的。

在學校裡，她基本不和別人說話。從小就一直是這樣。不管什麼事，她從小就能一個人辦到。她的成績也很好。連做飯也會。

可是，什麼事都能一個人辦到，就意味著她無法和周圍的人友好相處。她和同年的孩子們之間的隔閡變得一天比一天深。

她和別人不同的理由是什麼？

她的探求心最終觸及到了被國家驅逐的魔法師。調查得越多，她就越是醉心於魔法。

當她拿起從非法渠道得到的魔杖，並成功使出魔法的時候。

她感覺到這就是她的命運。

「真是幸福，真是幸福啊。」

大街上人聲嘈雜。

艾姬娜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還沒有公開。可是，她的所作所為也並非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城裡到處都看得見保安局的人們就是最好的證明。

等艾姬娜再殺一兩個人，國家就一定會公開她的罪行吧。

這樣他們就會承認魔法師的存在了吧。

還差一點。

現在她離自己的理想只差一點。

「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下一個獵物該選誰好呢？

她帶著興奮的心情邁出步伐。

在她視線的前方。

有一個黑髮青年。

他的名字叫提羅斯。

是在國家政府工作的青年。

○

我們立刻將查明的情報向保安局局長報告，並告知保安局全體成員。

大家都明白了要是不加快腳步就會有出現下一個被害人。另外，犯人的所在地已經查清楚了。

「可以交給您一份工作嗎，魔女大人？」

這也就是說跟當初的計劃一樣，該我出場了。「請您和克蕾塔兩個人前往犯人的居住地，用盡量不讓周圍的人注意到的方法將犯人控制住。不問生死，但可能的話希望您能活捉。」

就算您叫我盡量不讓周圍的人注意到，可如果對方大鬧起來那我就沒辦法了啊。

局長先生的意思應該就是讓我和那個叫艾姬娜的人平穩地對談，並且不給她使用魔法的機會，在不引起騷動的同時讓她束手就擒。

因為缺乏魔法相關的知識，他提出的要求十分強人所難。

「總之我會盡力而為的。」

我沒有說辦得到。

現在已經搞清楚犯人是誰，我和克蕾塔也就沒有理由繼續被鎖鏈拴在一起了。但這個國家的人們對魔法師的風評依然非常差，所以應該是不會解開鎖鏈的了。我甚至有種感覺，他們會因為「魔女是魔法師的最高級別吧？連這個國家的殺人魔都沒辦法抓住嗎？」這種無知的想法而對我抱有過高的期待。

結果，我和克蕾塔還是被鎖鏈拴住各自的手，就這樣走在富裕階層的街區。

魔法師艾姬娜的家周圍已經有保安局的人埋伏著。根據他們的報告，迄今為止在案發現場被目擊到的可疑女人艾姬娜，已經確認就在窗戶對面——也就是她的家中。

之後就是我們突擊進去了。

「如果我們失敗了會怎麼樣？」克蕾塔緊緊握著步槍的吊帶，低聲說道。

她的聲音微微顫抖。

「外面有他們在，恐怕是因為不信任我吧。」

「……………」

如果失敗了，讓艾姬娜跑到外面的話，他們應該會立刻對她開槍吧。雖然我不知道之後他們準備如何把這件事壓下去，他們應該是判斷這樣總比出現第五個被害人好。

「我們可不能失敗啊。」

我說。

終於，我們來到了艾姬娜的家前面。

那是一座很大很氣派的房子。門上裝有一個門環。我用門環敲了兩次門之後，傳來了「來了。」這麼一個沈穩的話音。

我們自然地默不作聲。

腳步聲逐漸接近大門，然後我們還沒來得及調整呼吸，大門就被打開了。

「請問是哪位？」

深紫紅色的長髮。如血一樣鮮紅的眼瞳。

年齡大約在二十五歲左右。她身穿紅色禮服，外貌和目擊情報所形容的如出一轍。

「您就是艾姬娜小姐嗎？」

克蕾塔問她。至於自己是什麼人，看穿著應該就知道了。

「……你們是保安局的人，沒錯吧？請問有什麼事？」

艾姬娜看上去有點困惑。裝出來的就是了。

「其實我們有些事情想要問您。您現在方便嗎？」克蕾塔邁出了腳步。她把腳夾在大門中間，好讓她無法關門逃走。

然後。

「怎麼了，艾姬娜？」

大門對面。

從艾姬娜的身後，傳來一句溫柔的問話聲。這是我曾經聽過的一位男性的聲音。

「有客人嗎？」

是提羅斯先生。

他在大門對面，溫柔地笑著。

○

「犯人恐怕有幫手。」

當我和克蕾塔兩個人看著地圖鎖定犯人的住處的時候，我這麼說道。
「很難想象這一連串罪行都是那個可疑的女人獨自犯下的。」

在鎖定犯人的過程中，我唐突地發表了這番意見，所以她有點困惑。

「為什麼你能這麼斷定？」她問我。

聽到這個問題，我回想起第四個被害人的遺體。然後是至今為止的三起事件裡被害人的遺體。

「魔法這種東西跟文字一樣，不同的使用者會有不同的習性。拿釋放火焰的魔法來舉個例子。注入魔力的方式、注入的量、注入時間的長短不同，釋放出來的火焰大小當然也會有所不同。這些都有可能成為視使用者不同而不同的習性或者個性。」

基本上這些習性常見於自學魔法的魔法師。在學校學習魔法的魔法師很少會養成這些習性，不管是好的意義上還是不好的意義上。

「……您的意思是，造成被害人身上的傷的魔法有著很明顯的習性嗎？」

克蕾塔表示不解。

我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說得更準確一點，習性有兩種。」

大概是由於缺乏魔法師相關的知識，國家保安局的人們才都沒有注意到。我將最初的三起事件的被害人遺體的照片擺在一起，指向留在身體上的傷痕。

「犯人們作為魔法師的能力現在應該還不算強。留在被害人身上的傷痕裡有一些被火焰燒傷的痕跡。但粗略看了一下，火焰有大範圍灼燒以及將火力集中在身體的一小部分這兩種。犯人似乎對遺體動過很多手腳，又是用冰塊凍結，又是用魔法將身體的一部分強行扭動。但他們的身上都有兩種傷痕，一種是為了一次性使出魔法而大量消耗魔力的痕跡，另一種是將魔力保存一定的量再使用的痕跡。」

再來就是，這兩者的差異並沒有隨著犯案次數增多而縮小。

「這只是我的猜測——將被害人擄走、搬運有可能就是那個幫手的任務。」

幫手在搬運被害人的時候可能有使用魔法。所以他為了和犯人一起拷問才會需要一定程度上抑制自己的魔力。相反，目擊情報裡提到過的可疑女人不需要節約魔力用來搬運，所以才能毫不客氣地將魔力往被害人身上傾瀉。

恐怕他們就是這樣子分工合作襲擊了那幾個被害人吧。

「這不過是我的猜測而已——」

「……………」

克蕾塔垂下了雙眼。

她嘆了一大口氣，發了「真不願意這麼想呢……」這麼一句牢騷。

「總之，只是我的預想而已。」

我回了她這麼一句安慰她的話。

「犯人是叫艾姬娜的女人，她好像和一個男的一起住。」

當保安局的人鎖定了犯人，將犯人的住處重重包圍的時候，保安局局長對我們說。「那是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人。大概是她的戀人之類的。雖然不清楚那位戀人到底知不知道那個叫艾姬娜的女人的本性。」

犯人有幫手。

我在地圖前面說過的猜測讓我開始想象不好的事。

「假如，那位男性知道她犯下的罪行的話，那該怎麼辦？」

克蕾塔問局長。

如果他知道她犯罪的話；如果他明知如此還窩藏著她的話；——又或者，如果他和她一起犯罪的話，該怎麼辦才好？

其實根本不需要問。

局長表情一絲不變，回答她。

「把他當犯人處置。」

千萬不要以為他是人，局長明明白白地這麼叮囑克蕾塔。

○

「說起來，還沒有向你們介紹呢。她是艾姬娜，我的戀人。」

才知道克蕾塔和提羅斯先生是熟人沒多久，艾姬娜便不再將我們當成突然登門拜訪的保安局的人，而是單純的朋友招呼到房子裡面。

我們坐在一張桌子兩側的沙發上正面相對。

克蕾塔看著提羅斯先生。

而我則是看著艾姬娜。

在我們之間，只有剛泡好的紅茶在冒著熱氣。

他們看起來只是一對幸福的戀人。

「我是在去年認識她的。因為興趣愛好都很相似，我們很快就變得熟絡了。我和她交往了快半年了。」

在他身邊露出幸福笑容的艾姬娜點頭贊同他的話。

「是啊，沒錯。」她點了點頭，望向克蕾塔。「不過真讓我嚇了一跳。原來你在保安局有認識的人啊。」

「……………」克蕾塔一臉兇狠地凝視艾姬娜。「我們在學生時代是學長和學妹的關係。與其說我在保安局有認識的人，應該說我的學妹進了保安局工作才對。」

「說到保安局，就是保護國家免受壞人們危害的組織對吧？你在那樣的地方工作，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艾姬娜用手摸著臉微笑著這麼說。從她的舉止，我分辨不出來她說這番話是在演戲還是真心的。

「艾姬娜小姐，您是做什麼工作的？」我問她。

「我在政府工作，和他一樣。」

她對我露出美得不像是真的笑容。「一年前，政府各部門進行了一次人事調動。他來了我所在的部門，之後我們的關係就變好了。」

「哦。」

什麼部門？

在我這麼問她之前，艾姬娜先一步告訴我。

「雖然是在政府工作，我們所在的部門也只是成天幹雜活而已——我們負責管理進口貨品。」

「管理進口貨品嗎？」

「是的。管理進口貨品的品質，檢查貨品裡有沒有混入奇怪的東西——我們幹的就是這樣的雜活。」

「奇怪的東西……」

「像是禁止進口的藥物，來源不明的可疑金錢，還有一一」

魔法道具。

她說，避免這種可疑的東西在國內出沒就是他們的工作。「不過，和以保護國家為工作的你們相比，我們的工作算是十分輕鬆的了。」

「……………」

克蕾塔和我對此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沈默籠罩著奢華的室內。

放在我們之間的紅茶的香氣，正漸漸消失。

「紅茶要冷掉了哦？」

你們不喝嗎？艾姬娜這麼問我們。

我既不是不口渴，也不是不喜歡喝紅茶。可是，我和克蕾塔都絕對不會伸手去碰那杯紅茶。

與此相對，我擡起頭來，

「經常會混進來嗎？」

「欸？」

「進口貨品裡經常會有奇怪的東西混進來嗎？」

「？是啊，說得沒錯……這個國家雖然很和平，但還是會有一部分人心懷不軌。」

「那麼，那些東西被帶了進來的話，您會怎麼做？」

「當然是處理掉了。」

「原來如此。」

當我點頭的時候。

提羅斯先生側著頭問。

「話說，克蕾塔和伊蕾娜小姐今天來這裡是有什麼事？應該不只是來和我的戀人閑話家常的吧？」

「……這……」

克蕾塔欲言又止。她那像是要從提羅斯先生那裡逃開一樣別開的視線，落到了自己的手上。「提羅斯先生你是幾時開始和那位艾姬娜小姐一起住的……？」

「差不多半年前吧。」

「你很了解她的一切嗎？她在生活中，平時做些什麼，喜歡什麼東西，心裡是怎麼樣想的，這些你都了解嗎……？」

「……？我覺得自己很了解哦？」

「這樣啊……」

克蕾塔嘆氣的同時點了點頭。

如同放棄了什麼一樣，她深深嘆了一口氣。

「對了，伊蕾娜小姐、克蕾塔小姐，你們願意聽我說嗎？」

艾姬娜稍微提高了音量，拍了拍手，然後繼續沒營養的閑聊。「在我們的工作裡，有可疑的東西混進來的話，多數都是讓這些東西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為了不讓這些不好的東西出現在市民面前，讓它們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是最省事的。」

她的手緩緩放下來，停在了沙發上。

然後，她的嘴巴依舊在編織著無意義的閑話。

「不過，清除可疑之物這項工作也是很麻煩的，也老是害我費一番工夫呢。很多混在進口貨品裡的可疑之物，外表都是一眼看上去與普通商品沒兩樣的。」

回過神來，艾姬娜和提羅斯先生都把手互相搭在了沙發上。他們像一對戀人一樣十指相扣，緊握住對方的手。

就像是在相互確認對方的存在一樣。

「請容我再問一遍。今天你們來是有什麼事？」

我一邊和艾姬娜相互看著對方，一邊將力量聚集在指尖上。

被鎖鏈拴在一起的手上傳來金屬的響聲。大概是她伸手去拿步槍了吧——我感覺得到一個鐵塊在視野的一邊略微動了一下。

沈默再一次籠罩在奢華的室內。

「我是來工作的。」

然後，我取出魔杖備好架勢，幾乎與此同時有兩支魔杖指著我們。

紅茶已經不再散發出香氣。



「你不覺得，這個國家現在也還有魔法師存在嗎？」

那是後來加入艾姬娜所在部門的提羅斯第一次遇見她的那一天說過的話。「能在天上飛，不管什麼事都能隨心所欲地做到。真不敢相信，這麼美好的存在居然被國家驅逐了出去。」

國家高層的那群人，是為了讓人們無法違抗自己才讓他們深信國內沒有魔法師，不是嗎——他一邊將幾本混進了書籍裡的魔導書往焚化爐裡扔，一邊對艾姬娜像發牢騷一樣說。

艾姬娜擺出一副如同看見了難以置信的東西的眼神看著他。

啊，糟糕了。才第一次見面，就被人家以為自己是個奇怪的人了。

「抱歉。忘了我剛才說的話。」

他一邊笑著裝作是在開玩笑，一邊回去繼續工作。幾本被禁止進口、在國內沒有希望能讀得到的寶貴書籍在火焰的包裹下逐漸消失。

「我不會忘記的。」

艾姬娜在他旁邊搖了搖頭。

這個國家裡有人和艾姬娜有著同樣的想法；這個人現在同樣在從事有機會接觸魔法道具的工作。

他也和她一樣，從以前開始就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優秀。

興趣愛好簡直一模一樣。

她覺得一切都是命運。

他們強烈地互相吸引。

能夠互相分享自己一切的人，對他來說，對她來說，都只有一個。

「記載在歷史書上的歷史恐怕全部都是虛假的。從以前開始，魔法師就一直存在於這個國家裡；不過因為他們擁有太過強大的力量，就被從歷史中抹除掉了。」

兩個人都如此確信。

「城裡的人們都以為他們無法使用魔法。他們被奪走了魔法，卻連被奪走了魔法這件事本身也渾然不知；政府就是這樣隱瞞這個事實的。」

讓不適合存在的東西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是最省事的。

兩人確信，正如她們從進口貨品中將不好的東西去除掉一樣，政府高層將對他們不利的事實掩蓋起來了。

「我們得讓城裡的人們醒悟過來。」

兩人的使命感，就此促成了從一個月前就開始不斷發生的連環殺人事件。

「——好了，快點老實說。在歷史書上寫下滿篇謊言的指示到底是誰下的？讓國內的人們深信這個國家裡沒有魔法師這個舉措是誰主導的？」

因為兩人都在國家政府工作，所以動手作案比較容易。誰是這個國家高層的人，這個人住在哪裡，都可以輕鬆查出來。

跟蹤下班回家的官員，將其擄走，帶到地下室進行拷問，對學會了魔法的兩人來說不費吹灰之力。

「對不起！對不起！請放過我！求你了——」

第一個被害人讓他們期望落空了。不管問什麼，他都只會一個勁道歉，沒有給出任何有用的情報。

第二個被害人用能想到的最難聽的話來辱罵艾姬娜和提羅斯。

她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才會被罵，認為官員是因為她們兩人是正確的而在害怕。

第三個被害人也是，第四個被害人也是，都沒有說兩人期望的話。但是，每逢她們殺一次人，她們兩人對彼此的信任就變得更加牢固。

難得她們把遺體的遺棄現場做成一幕美麗的布景，她們所犯下的事件卻沒有被公之於眾。

「就連保安局也對政府言聽計從。我們的事件還沒有得到處理就是最好的證據。」

「正如你所說啊。」

一定得更加努力才行，提羅斯這麼想著用魔法將床折疊了起來。

她們兩人有各自的分工。提羅斯負責搬運被害人。艾姬娜負責走在前面帶領他讓他不被其他人發現。到了拷問房之後，兩人一起折磨官員。官員沒有用處了就由提羅斯負責運走，艾姬娜負責引導他，和過來拷問房那時候一樣。到了被害人的私人房間之後，兩人就和拷問時一樣將現場裝點一番。

「為什麼你不肯露面呢？」

罪案現場附近都只有艾姬娜的目擊情報，是因為至今為止的犯案裡都是她負責引導提羅斯，好讓他安全地搬運被害人。

艾姬娜絕對不是對光是自己惹人關注這一點感到不滿。

她只不過是覺得不安。

該不會，提羅斯內心真正的想法其實和艾姬娜所想的完全不同吧？不會只有艾姬娜一個人感覺得到這是她們兩人共同完成的吧？

不過。

「是為了守護你啊。」

提羅斯溫柔地低語道，抱緊了她。「政府那群家夥肯定會將我們的所作所為壓下去的。為了能夠在那時候守護你而戰鬥，我會成為你的影子。」

提羅斯自豪地看著裝點完畢的第四起事件的案發現場，這麼說道。

他說著如此甜美的話語的同時，往她的手指上套了一只戒指。

所有的一切都是命運。

「謝謝你。」

艾姬娜委身於溫柔的他懷中。

她覺得兩個人一起的話，不管什麼樣的困難都一定能夠克服。她們的所作所為對她們來說全都是正義。她們之間有著一個誰也無法侵犯，只屬於她們兩人的世界。

從今以後，只要兩人一起，不管什麼困難都能夠克服。

艾姬娜如此確信。

然後過了兩天。

正如他自己說過的，提羅斯為了守護她而戰鬥，死了。

○

首先釋放魔法的是艾姬娜。她臨急臨忙用魔杖生成了幾根奇形怪狀又凹凸不平的冰柱，並釋放出去。我立刻將冰柱敲碎，然後把她的魔杖從手中打飛了。

艾姬娜估計自己沒有勝算，就立刻舉起雙手投降。

看到她這麼做的提羅斯先生也露出放棄了的表情，立刻扔掉魔杖舉起雙手。

太好了。這樣就結束了。事情能這麼簡單地結束真是太好了——我如此心想並放下心來，望向克蕾塔，卻發現她的肚子插了一把刀。

在扔掉魔杖之前，提羅斯先生用魔法控制刀使其飛向克蕾塔的腹部。

之後。

當我們察覺到事情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提羅斯先生已經殺到了克蕾塔面前。

他的手裡握著另一把刀。

我把魔杖對著他試圖阻止他。

可這時，提羅斯先生已經來到了伸手就可以攻擊到克蕾塔的位置。

同時，提羅斯先生也來到了槍口的前面。

槍聲響起。

提羅斯先生用盡最後的力氣揮下去的那把刀，直接擦過了她的臉，然後掉到了沙發旁邊。

失去生命的他的身體，倒在了她的身上。

「……啊。」

提羅斯先生在克蕾塔的腳邊斷氣了。

他的身體一動不動，也沒有了呼吸。血泊從他的腹部一點點地流淌開去，將她的腳染紅了。

克蕾塔茫然地看著倒下的他。

「啊哈。」

響起了一個笑聲。

從我的對面傳來的。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艾姬娜癱坐在地上，仿佛壞掉了一樣笑了出來，笑個不停。

她一直、一直在笑。

保安局的人聽到槍聲，立刻趕到現場之後，以及他們將艾姬娜拘捕了之後，她仍然在繼續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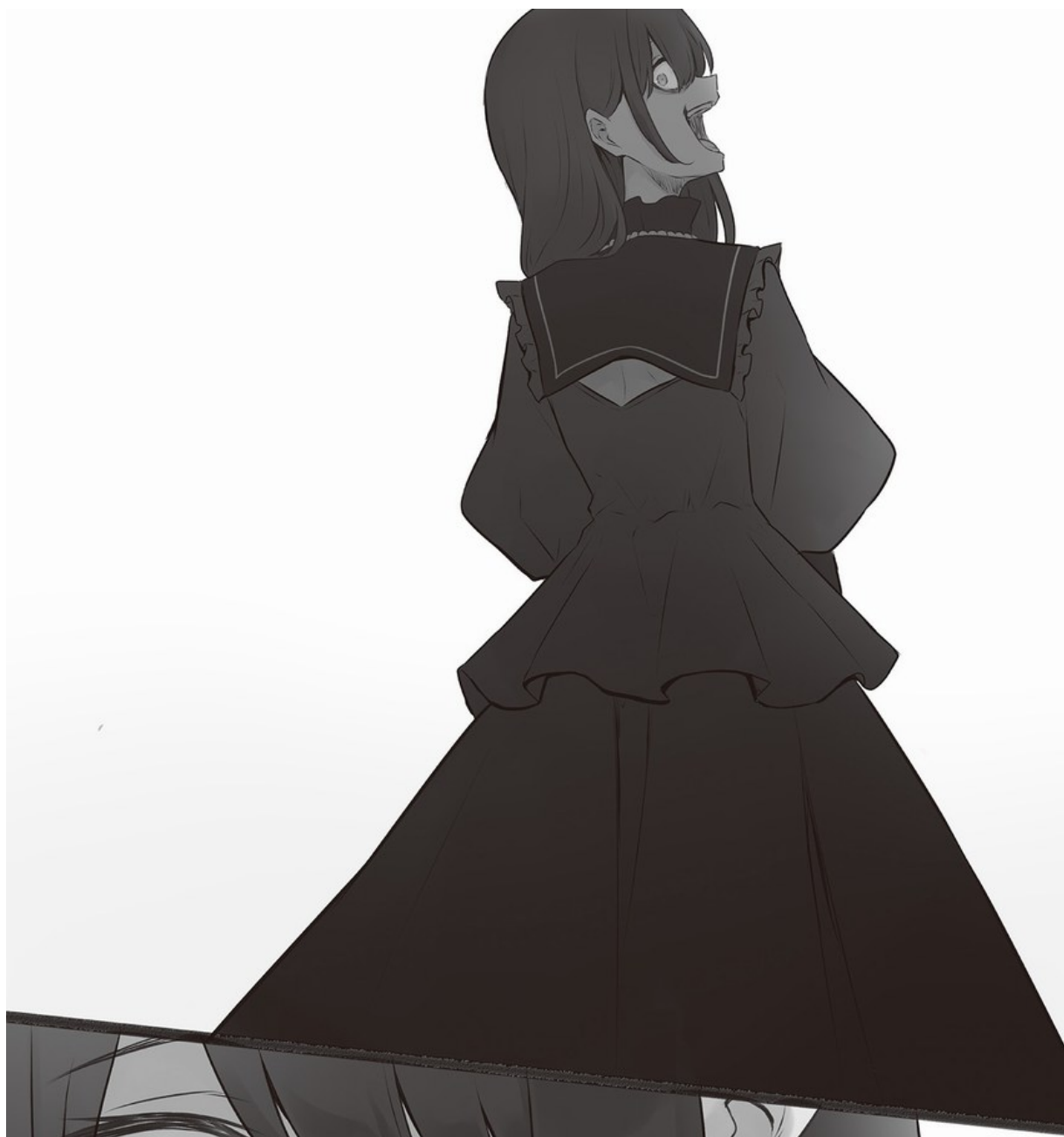
保安局的人搬走了提羅斯先生的遺體，帶走了艾姬娜。

即使被人拉著手臂，她也還是不停地笑。

然後。

在和克蕾塔擦身而過的時候，她說。

「你剛剛殺死了一個人哦。」





○

不可能公之於眾的殺人事件就這樣不為人所知地得到了解決。白天突然響起了槍聲，城裡的人們對此感到震驚之余，各種猜測紛紜不斷。保安局發表了由於誤射而引起騷動的道歉聲明，將整個事件當作沒有發生過。

「魔女大人，感謝您這次協助我們的調查。」

讓事件平安落幕的克蕾塔受到了保安局的表彰。

查明到處殺害國家官員的殺人魔二人組的住處並順利捉拿，毫無疑問是她的功勞。

「我國政府也非常高興。期待你今後的活躍表現。」

保安局局長毫無保留地誇贊克蕾塔，同時對我說「結果，不借助魔法師的力量也沒有任何問題啊。」

也對我說，很抱歉浪費了我寶貴的幾天時間。

一聽就明白，他這是出於對魔法師的厭惡而在挖苦我。

「……………」

我不想對此做出回應，只是搖了搖頭。

事件結束之後，我就沒有用處了。

我立刻就著手準備出國。我回到克蕾塔的家，整理好行李之後，匆忙往大門走去。

我們依然被鎖鏈拴在一起，一起行動。直到離開國家為止，我都還是監視對象。

到大門為止，我都和她一起。

然後，來到大門之前，她都一言不發。

「……………」

走出大門之後，我披上長袍，戴上三角帽，換回平時的旅行裝。

在我們分別之際。

她握起我的手，將鑰匙插進手環裡將其解開了。

失去了鎖鏈的重量的我的手，被她冰涼的雙手包裹著。

「克蕾塔。」

我叫她的名字。

「……………」

她擡起頭。現在也是一副柔弱得仿佛快要消失不見的表情，她和我面對面看著彼此。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話好。

果然。

該說的是，我什麼也做不到吧。

「伊蕾娜。」

她發出顫抖的聲音說。「你的手能借我一會兒嗎？」

「……………？」

好的，我點頭同意。她將我的手搭在自己的臉上。

「要是被人看到我和魔法師這麼親近，國家的人肯定會產生不好的誤會的。」

所以只有手的觸感也好，請借我一下——她說。

她的臉頰冰冷，雙眼暗淡無神。

「伊蕾娜你說的沒錯。」

魔法師也是人。

她說。

魔法師也是活生生的，與普通人無異的人。

我記得自己曾經對她說過這樣的話。

「可是——我不知道，原來面對這個現實會令人這麼痛苦。」

眼淚流過她的臉。

我的指尖上傳來溫熱的觸感。

「克蕾塔。」

我用指尖擦去她的眼淚。「對不起。我什麼也——」做不到。

被刀擦傷的傷痕，現在還留在她的臉上。

「沒事的。」她注意到我的視線，笑了笑。「疼痛總會漸漸消失，所以，我不要緊的。」

「……………」

「明天、後天、或者是再之後的未來，傷痕一定會消失的。所以，一定會沒事的。」

雖然嘴上說著樂觀的話語，她的眼淚卻不停從臉上流下來。

我為了不讓眼淚碰到她臉上的傷，一直將手搭在她的臉上。

即使我知道，那不過是一時的安慰罷了。



「哎，你知道嗎？這附近之前不是住著一個叫艾姬娜的女人嗎？」

「嗯？啊啊，她被抓了。」

那又怎麼了？她這麼問坐在桌子對面的朋友。白天的咖啡廳裡充斥著沒營養的對話。

工作方面的諮詢。

興趣的話題。

城鎮居民的傳聞。

某個人的壞話。

基於臆測的陰謀論。

「你知道嗎？那個叫艾姬娜的女人，其實是魔法師啊。」

朋友一臉得意地說。她受不了這個人。她受不了他總是誇張地將毫無根據的傳聞說得好像這個世界的真實一樣。

「喂喂，難道你在懷疑我？這次我可是說真的！我親眼看見那個艾姬娜被保安局的人帶走了！」

「她只是做了壞事被抓的吧？」她認識學生時代的艾姬娜。艾姬娜平常就一個人呆著，總是在嘿嘿地傻笑，是個很可怕的人，也因為這一點很引人注目。當時班上同學之間都在說，她會不會有一天犯下什麼無可挽回的過錯。「和魔法又有什麼關係呢？」

「艾姬娜被抓的那一天不是響起槍聲了嗎？」

「是啊。」

「那是為了做掉艾姬娜而開的槍啊。可是艾姬娜還活著吧？那是因為艾姬娜是魔法師啊！」

「什麼鬼？」

莫名其妙。她說了這麼一句敷衍的話。

她已經對和這個男人聊天徹底失去興趣了，但男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仍在繼續說著。

「這個國家的政府一定是準備在暗地裡做些了不得的事情。所以才會抓捕魔法師，讓國家來管理他們啊——」

這個國家的政府一定在謀劃著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啊。」

他說的話實在太過天方夜譚。

她嘆氣之余冷靜地否定了他，可是男人已經聽不進她說的話。

「這個國家是打算利用魔法師，對居民的腦袋動手腳，從而支配他們啊——」

男人這麼妄想了起來，仿佛那就是這個世界的真實一樣。

第六章 在愚者頭上盛開的花

午後的大街上最常見的。

各位知道是什麼嗎？

「啊啊啊！魔女小姐！你是魔女對吧？還請你聽聽我的願望！」

「……………」

沒錯，就是怪人。

那是我在某個國家旅行時發生的事。一位衣著花俏的女性，動作誇張地跪了下來，拿自己的臉不停蹭我的手並說著「啊啊魔女大人……魔女大人……」這樣的話。哦，多麼熱情的態度啊。如果我和她很相熟，面對這麼謙卑的她可能多多少少會激起一點想要虐待她的心情。但可悲的是，我和她完全是第一次見面。她害我渾身上下都起了雞皮疙瘩。

「啊……魔女大人魔女大人魔女大人……」

「那個……我說，請你停下來這讓我很困擾……」

「魔女大人魔女大人魔女大人……」

「這人怎麼搞的……」

人在憑空出現的不講理面前實在是太過弱小。何況我完全不知道這人是打哪來的誰，到底為什麼我會被她纏上了？

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我有點不知所措，但是給我帶來的打擊遠不止這些。時值下午，周圍很多行人都在看這個不正常的神秘女人的舉措，他們卻完全沒有要幫助我的意思。

「喂……！那個人不是著名女演員瑪麗蓮嗎……？」「真的欸！是瑪麗蓮啊……！話說這是在演什麼短劇嗎？」「她應該是在扮演向魔女

求婚的難纏女人。肯定沒錯。」「太棒了……她將這個難搞女人的特質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是真的大受打擊，但是看樣子突然纏上我的她是在做表演的工作。

而且她還算挺受歡迎的。

「啊啊魔女大人……！請你實現小女子的願望好嗎！」

言行舉止動不動就像這樣誇張起來或許也是演技的一環。

她飛快地將臉貼到我耳邊，偷偷問道：

「那個……魔女大人，第一次見面就問這種問題實在很難為情，魔女大人你是魔女大人對吧……？可以像這樣咻一下地釋放魔法吧？」

「是啊……」

我很想反問她，問我能不能咻一下地釋放魔法之前，用臉使勁蹭我的手就不難為情了嗎。不過我還是先點頭同意了。

「哇啊！果真如此啊？話說既然你能夠咻一下地釋放魔法，那能不能隨心所欲地操縱人心呢？」

「隨心所欲地操縱人心嗎……？」

「沒錯。具體來說就是你能不能使出可以讓人無法說謊，任意操縱別人的好感，或者將對方像奴隸一樣操縱的方便魔法？你直說吧，能不能？」

「你以為魔女是什麼人啊……？」

「是能夠自由自在使用那種魔法的人。」

我嘆了一口氣。

「要是我隨時都能自由自在地使用這種方便的魔法，現在就已經在用了。」

「哎呀！你打算對身為名演員的我做什麼啊？」

瑪麗蓮小姐很誇張地吃了一驚。

然後她馬上理解了我想說的意思。

「我知道了！你想讓我親口說出我找上你的理由和目的吧？沒錯吧？你想讓我不遮遮掩掩，將一切都說出來對吧？」

「不，不是的……」

她沒有理解呢……

完全沒有理解呢……

而且說到你找上我的理由，真希望你不用我問也能告訴我……

「不過你居然這麼熱情地渴求我……真拿你沒辦法……」

「我沒有在渴求。」

「好吧！我就來回應你的期待！」

「我沒有在期待。」

「我現在就告訴你我想委托你的事情。請豎起耳朵好好聽，魔女大人。然後請你回應我的期待。」

「我可以走了嗎？」

「啊！啊啊！沒關係嗎？就這麼走了真的好嗎？你現在走人的話會怎麼樣……你知道的吧？」

「會怎樣？」

「呵呵呵……真是老實。那就給我聽清楚了！聽清楚我要說的話！沒錯，故事要追溯到大約兩年前——」

「所以，我現在走人的話會怎樣？」

「噓！現在剛要進入回想階段呢，閉上嘴好好聽！兩年前……沒錯，兩年前的我是個非常任性的女人。」

「不，現在也是吧？」

「哎呀沒禮貌！你又知道我的什麼！」

「我知道你不聽別人說話。」

「算了。接下來請你聽我的回憶，稍微了解一下我——」

「現在你也沒在聽我說話。」

總而言之，我被一個強勢的女人找上，突然就被迫聽她的回想了。

兩年前。

差不多在那時候，瑪麗蓮成為了備受世人矚目的女演員。她在舞臺上帶給人們眼前一亮的活躍表演。

「啊啊太棒了……太棒了……」

在她的視線前方，她常常看得見一位男性。

「你好啊瑪麗蓮。今天的演技也很出色啊。特別是你從舞臺上俯視觀眾的視線。那股正如戀人一樣甜蜜的視線讓我心動不已。」

舞臺表演結束之後，一位男性對她道出了這般甜膩膩的感想。

名字叫文森特。

他是她的演員前輩。

「文森特大人……」

然後瑪麗蓮徹底對他心動了。人一旦陷入愛河就會不顧一切筆直向前沖。將「門推不開就使盡全力拼命推」作為自己座右銘的瑪麗蓮小姐，平時就在積極向文森特示愛。現在她也在向他眨著眼並投以熱情的目光。

「……………」

不過可悲的是，文森特是個榆木腦袋。她使盡全力的示愛都是白費功夫。他則對她說「怎麼了？有髒東西跑進眼睛裡了？」並輕輕撫摸她的臉。這人腦袋遲鈍，卻沒想到居然是個花花公子。真是夠麻煩的天性。他要不是長得帥，現在肯定已經被抓去關了。

「文森特大人……」

俗話說戀愛的人會變得盲目，但她則是自己主動讓自己變盲。她合上雙眼撅起嘴，將臉往前傾示意快點親吻我。

「啊，對不起。我差不多該走了。再見。」

不過就是因為在這種時候都讓女性蒙羞，才說他是榆木腦袋。

他說「再見」然後揮著手離開了。於是，一個人被丟在原地的瑪麗蓮，在秋天冷風的吹拂下，凝望著他漸行漸遠的背影。

「文森特大人……」

她將雙手舉到胸前緊握著。受到自己正被他吊著這個事實影響，她的胸口急躁得燃燒了起來。

就是這樣，她從兩年前開始就一直愛慕著他。

「——然後就是，我朝思暮想了兩年，我和他的關係卻還是毫無變化……所以，請魔女大人幫助我！」

「……就算你叫我幫你。」具體來說該怎麼做。

「能不能用無法說謊的魔法之類的……來讓我們順利湊成一對？」

她這麼說。

原來如此也就是說最重要的環節全扔給魔女來搞定是吧。

「話說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什麼？」

「……你看上他的哪一點了？」

「長相啊。」

「……………」

「長相啊。」

○

「來吧魔女大人！請對我使用魔法吧！先來個無法說謊的魔法如何？只要讓無法說謊也無法裝糊塗的我跟他見面，他一定會明白到我的心情的！」

「哦……」

為什麼以我會給你施放那種魔法為前提……？

「來，請吧！」

「哦……」

為什麼以我能用那個魔法為前提……？

歸根到底。

「不需要用那種魔法，直接向他告白不就好了嗎？」

「真是的！你有聽我說話嗎？」

「我唯獨不想被你這麼說。」

「至今我已經向他正面表白過好幾次了！就連這樣也都理所當然似的失敗了！」

她說，這兩年裡自己對他表白愛意已經不下幾十次。可就算做到這份上，遺憾的是文森特每次被她告白時都展現出了自己最拿手的遲鈍天

性。

比如說，有一天舞臺表演結束後，她十分正常地叫他出來並十分正常地向他告白，他給出了這樣的回答：

「太棒了……！那是在下次舞臺表演上的角色臺詞吧？不錯！我覺得你的演技相當好！」

他誤以為她的言行都是演技。

於是為了不讓他誤會成演技，她接著寫了一封情書交給他。

「——原來如此。這是在下次舞臺表演上要用的小道具吧？不錯！我覺得這東西充分體現出正在單相思的女孩子的心情！」

他理解錯了。

再怎麼說他也總該明白到了，但不管是什麼樣的告白他都說「這是舞臺表演的演技吧？」搪塞過去。

「不好意思這種男人到底哪裡好了？」

「長相啊。」

光從我聽到的來看，這個人除了長相其他什麼都不行；無論如何，她在這兩年來一直被她閃爍其詞，終於不耐煩了。

她露出一副有點得意的表情說：

「他是個嬌柔的人，不用無法說謊的魔法的話，他是不會對我的心意給出明確回複的。我被他吊著等回複等了兩年，已經累了。」

「可是他已經敷衍你足足兩年了，這已經可以算是他的回答了吧。」

「誒……………」

她的表情變得絕望了。

哎呀，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話了。

「不好意思我開玩笑的。他一定是喜歡你喜歡得不得了卻又害羞得不得了，才會無法說出真心話。」

「……真的是這樣嗎？」

聲音冷淡得驚人。一看才發現，她的雙眼已經是一片暗淡。

我好像點出了什麼不中聽的事情。她面無表情地說：「正如我一開始說的，文森特大人是我的演員前輩，演技也比我好。他的話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老實說，我不知道……」

「這樣啊……」

「演員無論什麼時候都要保持身為演員的素養，多虧他教會我這個道理我才能成長為一名女演員……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演員……哪一部分是真正的他……」

我定睛看著突然陰沈起來的她，隱約明白到不管是開朗還是陰沈的女角色都能演繹的她確實是個名演員。

可是這一點似乎戳中她的痛處了。

「他總是說我很可愛還會摸摸我；總是來後臺給我送慰問品；跟我說很多開心的事；總是稱贊我的容貌，衣服，頭髮，一切；也跟我說過很多次想和我交往。可是，我很不安……我害怕他的所有言行會不會全都是演技……」

「不好意思我越聽就越這麼覺得說真的這種男人到底哪裡好了？」

「長相啊。」

她低下頭說。「因為只有長相是無法弄虛作假的……」

好沈重……

「所以希望你能對我施加無法說謊的魔法！拜托你了，魔女大人！」

「誒~……」

我有些為難，於是對她說了一句話：「不過聽你這麼說，他也算是在和你拉近關係，所以你直接正面向他告白的話應該就能被他接受了
吧？」

而且他也好幾次說過想和你交往吧？那不就好了嘛。

「真是的！你到底認真聽了什麼啊？魔女大人。」

「我覺得我比你聽得認真多了……」

「他在身為一個男人之前首先是個演員。只有笨蛋才會真的相信他說的場面話。」

「？ 當個笨蛋也沒關係吧？」

有什麼問題嗎？我歪頭不解。「人本來就不會說對自己沒有好處的謊。當個將他的場面話照單全收的笨蛋又有什麼問題？」

至少應該避免因為說謊而讓這件事更加麻煩。

也就是說，對於文森特來說，她對自己有好感並非壞事。如果他真的對她毫無興趣，他們老早就不會再跟對方說話了。

思考甜言蜜語背後的真意又有什麼用？

當個笨蛋去戀愛就好。

「不過，如果你無論如何都希望我對你施加無法說謊的魔法，我倒是願意幫你這個忙——」

「真的嗎？那就拜托了！魔法！請對我施加魔法吧！」

「可是，既然是委托別人辦事就得付錢。沒關係吧？」

「沒關係！要多少錢？順帶一提，我還挺有錢的。畢竟我是名演員啊！」

她擺出一副很舍得花錢的樣子說：「來來請讓我支付為我施加這麼厲害的魔法的報酬吧！」

我姑且形式上收了一點錢，然後說：

「好了。那就來施加魔法咯！」

拿出魔杖。

「嘿呀！」

伴隨著這樣的呼聲，魔法從我的魔杖中釋放了出來。

然後她的頭上響起一聲可愛的「嘖」，開了一朵花。

「這是什麼！」

她嚇了一跳。

我對吃驚的瑪麗蓮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這個叫愚者之花。當這朵花盛開時，你會無法說出任何謊言以及無法施展任何演技。正可謂是演員克星的這麼一朵花。」

也就是說在這朵花盛開時，說出口的所有話語都是真的。

要告白就只有趁現在哦，我推了推她的後背說。

「哇！真是太棒了！謝謝你，魔女大人！我覺得這樣一來應該有戲了！」

瑪麗蓮激動得像是在抓著我的手使勁甩一樣跟我握手，然後說了句「好事不宜遲啊！」就離開了。

大概是去找那個文森特吧。

「哎，真是個性急的人……」

我無奈地聳了聳肩，將魔杖收起來。

話說回來，我和瑪麗蓮的對話很吸引周圍人們的目光。她離開之後，一個從旁看著我們的動向的行人向我搭話。

「真是厲害啊。原來魔女連那種事也做得到啊……」

能讓人無法施展演技，真是個可怕的魔法，男性行人一臉覺得很新鮮地說。

我嚇了一跳。

哎呀哎呀難道我很適合當女演員嗎？

「我沒有對她用那種魔法。」

本來讓人無法說謊的魔法，就不是在這裡隨手一揮就能輕易放出來的魔法。

我剛才所做的，只不過是從魔杖中釋放出魔力，在她頭上開一朵花而已。

對她來說，真正需要的不是讓人無法說謊的魔法，而是能夠再讓自己和那個文森特之間的距離縮短一點點的勇氣，和敢於當個笨蛋的覺悟才對吧。

簡而言之，

「我剛才是說了個對她有好處的謊。」

○

第二天，我在下榻的旅館辦理退房手續，去附近的咖啡廳吃早餐，看著報紙悠閒度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準備出國。

原本我就打算要離開了，也已經在這個國家裡觀光了一圈，而且再繼續留在這裡的話，說不定又會被奇怪的人纏上。

「差不多該走了——」

我在座位上仰望窗外。街道上陽光普照，天空一片蔚藍。

是個適合出行的好日子。

我放下報紙，呼了一口氣。

說不定這個國家在渴望著能成為話題的事件。

報紙的一面印著兩位演員的熱戀報道。

報道說，在大街正中央熱情似火地向對方告白的兩位演員開始交往了。報紙上也寫了為這位被稱為名演員的人氣女演員和這位相貌十分端正的男演員之間的熱戀送上的祝福語。

然而與祝福語相反，他們那大大地印在報紙上的表情完全沒有給人一種值得為此高興的感覺。兩人的外表莫名搞笑。

他們的頭上開了一朵花。

面對面的兩人頭上，各開了一朵花。

所以，我忍不住笑了。

報紙上印著的。

是不含半點虛假的驚訝表情。

○

「哦，要出國嗎？非常感謝您選擇停留在我國！」

我來到國門，衛兵迅速行禮迎接我。

我模仿衛兵也對他敬了一個禮，然後說了句客套話：

「我才是，這幾天謝謝你們讓我在這裡停留。」

「太有心了！很感謝您！」衛兵照字面意思理解了我說的話，十分高興。

他還準備了紙條和筆，然後問：

「對了魔女大人，現在我國在對來訪者進行問卷調查。不介意的話，能請您回答幾個問題嗎？」

「是哦。」

我又不急著走，無妨。

我點了點頭說。

「非常感謝！」

然後他問了我在進入國家之前的印象，以及進入國家之後印象有何變化；國內的人們對我是否親切友好；國家的治安如何；發生了什麼難忘的事；有沒有被壞人纏上——他問了我有關各種各樣的事情。

因為他問得很詳細，我就老實地逐一回答了，也問他「為什麼要問我這些問題？」

衛兵稍微面露難色，還是把緣由說給我聽。

據說，這個國家原本是演員們用來磨練自己的演技兼過生活的地方。他們在工作的同時磨練演技，也在磨練演技的同時工作。就是這樣的國家。

可是，這個國家裡盡是沒人氣的演員，能在這種地方演出名堂的演員並不多。終於，演員們開始用詐騙的手法來撈旅人和商人的錢。

也就是想賺快錢吧。

不過距今十幾年前，這種厚顏無恥撈別人錢的生意成為了一大問題。造訪這個國家的旅人和商人越來越少，終於如同這個國家不存在一樣，一個遊客也不來了。

「我們反省了過去的行為。如果沒有遊客來看表演，就不會有人來發掘我們這種底層演員。我們的關注度越低，生存就越艱難……」

「……………」

最後，即使是拐彎抹角也好，腳踏實地也罷，這個國家的人們總算肯正正經經地努力磨練演技了。

於是這個國家就變得現在這樣很在意別人的評價。

「魔女大人，您覺得這個國家如何？」

過去的習俗依舊不見褪色的這個國家裡，謊言和真實的界限一定也還很模糊不清。

如果我現在說出真心話，究竟會不會被他按字面意思理解，並且認同這就是我的真心話而不是單純的恭維話呢？

我心裡這樣想著，

說出自己不含半點虛假的想法：

「這是個很棒的國家。」

嘭的一聲，

我的頭上開了一朵花。





過了幾個月之後。

這是我在一家餐廳裡碰巧聽到一個旅人說的。最近有一個奇怪的國家，那裡的居民頭上都長了一朵奇怪的花。

聽起來不像是真的，但這可是真實存在的國家啊——旅人指著地圖說道。

那是我幾個月前造訪過的國家。

曾經被稱為故事之國的國家。

第七章 月光之國伊希利亞斯

這是發生在初秋的一個涼爽夜晚的事。

那天，所有在國內的人都仰望著天空。

不管是小孩子還是大人，不管是什麼身份和性別都無一例外。所有人都一樣，平等地仰望著這個耀眼得與夜晚絲毫不相稱的夜晚。

走在夜路上的人停下腳步，在室內的人打開窗戶，每個人都發出了相同的感嘆。

月亮浮現的黑暗天空上。

閃耀著金色的小小光點，連綿不斷而又緩緩地灑落在城裡。

這是一個相當有幻想色彩的夜晚。

一個相當耀眼的夜晚。

耀眼得叫人難以入眠。

耀眼得令人難以忘懷。

○

「嗚啊啊……」

大門前。

有一個旅人正從掃帚上慢慢地下來，肚子深處發出不爭氣的響聲，一臉散漫地打著哈欠。

她的頭髮是灰色的，眼睛是琉璃色的。身穿黑色長袍，頭戴三角帽。胸口別著一個星型胸針。

她既是旅人，又是魔女。

「嗚啊啊啊啊啊……」

並且由於連夜橫渡國家，現在很困。哈欠停不下來。

「歡迎來到月光之伊希利亞斯。」

「你好……」

話說回來，這個向睡眠欲完全舉起白旗投降的沒出息魔女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好困……

「魔女大人您知道我們國家嗎？」

「名字倒是知道……」

我在旅人聚集的餐廳聽說過。好像是說「當你在困的時候去那裡的話，就會發生很有意思的事，還請務必去一趟。」詳細不是很清楚，不過我信了這個傳言然後連夜趕來了這裡。

到底會遇到什麼有趣的……好困……

「在入國的時候會有一段說明……您沒事吧，魔女大人？」

「沒事……」

總覺得……要是有什麼讓我嚇一跳的事情發生的話，我也就能從睡意中醒過來了……

「那麼，首先能請魔女大人將您錢包裡的錢全部交給我們保管嗎？」

「……？為什麼……？」

「這個國家裡沒有貨幣。」

「啊？」

嗯？他剛剛說什麼？

我的睡意瞬間全無。

「在這個國家，人們不用貨幣，而是用時間來進行交易——」

然後衛兵將關於這個月光之伊希利亞斯的詳情講給我聽。

「……………」

我聽著這個關於特殊國家的特殊事情，看向大門。

面前有一座高舉著金色結晶塊的城堡。

○

「歡迎光臨，小姑娘。要一個麵包嗎？謝謝惠顧。那就收你一個小時。」

行道樹並立的大道邊上，美麗的白色建築物整齊地排列著，俯視著來往的行人。或許是中午的原因，路上能看見各種各樣的人。

來買東西的人。在咖啡廳讀書的人。在長椅上悠閒地小憩的人。向交互行走在路上的人們販賣飲食的人。

以及在小攤買麵包的旅人，也就是我。

「這錢我該怎麼付？」

我側頭問小攤阿姨。

告訴我這個國家裡沒有貨幣的衛兵收走了我的錢包，塞給我一個像是懷表的東西。

那是個十分奇特的懷表。

刻在表盤上的數字只到八，指針也只有一根。表蓋上鑲嵌著一顆顆藍白色和金色的石頭，在我的手中發著光。

這就是在這個國家裡代替貨幣而使用的，被稱為結晶表的東西。

在這個國家裡，人們不用金錢而是用時間來進行交易。

「我不是很懂怎麼用……」

雖然在入境的時候拿到了這個表，但還不太清楚怎麼用。沒辦法，誰叫我當時很困呢。

「一個小時。」阿姨指著我的結晶表說。「你把表往回撥一個小時看看。」

我照她說的將表往回撥，就有一個小小的圓球跑了出來。之後，小攤阿姨將自己的結晶表向著圓球靠近，圓球就搖搖晃晃地被吸了進去。

然後，阿姨的結晶表指針往前跑了一個小時。

她說，這樣交易就成立了。

「哈哈，還真是奇怪的構造呢。」

我接過麵包，端詳著結晶表。

刻在這塊表的表盤上的時間只到八，就是說這塊表是每八個小時算為一天的時間的。

不過到底為什麼這個國家使用的不是貨幣，而是這麼奇特的東西呢？

當然，我對這個國家是如何得以運營下來的很感興趣。

在這個國家裡用來交易的時間，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那是一年前的事。」

大道上行人來去匆匆。

一群小孩子聚集在街道的一角，呆坐在地面上。看了看，發現他們視線的前方有一個男人在表演人偶劇。

『制造了結晶表的湖畔魔女的故事』

寫著這個標題的臺上，有一個以水藍色頭髮女性為模型的人偶被細線吊起來跳著舞。

雖然不是很明白，這似乎是這個國家獨有的人偶劇。

「以冒險和發明為興趣的魔女——湖畔魔女卡羅琳大人在某個洞穴裡，發現了不可思議的結晶。」

洞穴裡的結晶有兩種。

金色結晶和藍白色結晶。

閃閃發光的兩塊結晶出現在臺上。

「被結晶之美麗深深吸引住的卡羅琳大人，把這兩種結晶帶回了國。」

然後，人偶劇的背景反轉了一圈。在這個國家的情景之中，抱著兩塊耀眼結晶的人偶在臺上搖動身軀。

「卡羅琳大人發現的這些結晶裡含有特別的力量。金色結晶能夠儲存從花草樹木中溢出的魔力，而藍白色結晶能夠奪走近處的人的睡意並將其轉化成魔力。」

臺上的人偶窺視著兩塊光芒耀眼的結晶。看來湖畔魔女殿下很醉心於對這些帶來便利的結晶。

「能不能將這種奪走睡意的特性運用到生活裡，讓生活變輕鬆呢？卡羅琳大人想到這一點，開始研究這兩種結晶。」

不過，這種將睡意奪走並轉化為魔力的特性雖然確實很便利，但似乎並非盡是好處。

藍白色結晶會奪走的只有睡意。身體上的疲勞並不會隨之消失。

人偶劇表演到一半，臺上的卡羅琳人偶啪嗒一聲倒下，然後男人以誇張的演技說這段話：「不好了！卡羅琳大人因為連續工作了好幾天而

倒下了！但是她又沒有睡著！不好了1」

「然而，卡羅琳大人這時想到了。睡不著的話，用魔法來入睡就可以了。」

最後，卡羅琳小姐選擇了對自己施加魔法強行入睡這個方法。

「只要遠離結晶，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一個小孩子舉起手提問。

「對。可是卡羅琳大人是個很天然的人。」男人頭也不擡，用恭敬的口吻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那也就是說，卡羅琳小姐是個笨蛋吧？」

一個小孩子再次提問。但仔細一看，那是個混進小孩子群裡的長著灰色頭髮的成年女性。

「啊，是的。您說的沒錯。」

男人用敬語了。

之後沒過多久，卡羅琳小姐的研究有了成果。

藍白色結晶所擁有的將睡意轉化為魔力的特性，以及金色結晶所擁有的儲存魔力的特性。卡羅琳小姐將這兩種特性與她自己的睡眠魔法互相結合，就做出了結晶表。

想睡一個小時覺就將指針往回撥一個小時，想睡八個小時覺就用同樣的方法施加睡眠魔法，睡上八個小時。

盡管在睡著了之後，藍白色的結晶表就會將部分睡意轉化為魔力，但結晶表會持續施加睡眠魔法，所以到點之前都不會醒來；然後魔力會在不危及生命的前提下在身體裡循環流動，所以身體就會一下子感到非常疲勞還是什麼的。

男人一邊操縱臺上的人偶，一邊講著這個十分可疑的故事。

「她將做好的結晶表獻給國王，國王喜出望外。」

卡羅琳小姐的旁邊一下子出現了一個胡子亂蓬蓬的人偶。

胡子亂蓬蓬的人偶看著卡羅琳小姐手裡的結晶表，跳了起來。

之後，國王也被這個既有趣又有點可疑的結晶表牢牢套住了。他提議將這個結晶表用作國家貨幣。

卡羅琳小姐同意了國王大人的提議，然後對結晶表進行了改良。

「之後完成的，就是我們現在拿著結晶表。」

男人從口袋裡拿出了結晶表——類似的東西。

打開鑲著藍白色結晶和金色結晶的表蓋，就能看見指針。刻在表盤上的數字是從一到八。指示時刻的指針只有一根，指著頂點一動不動。表盤上有個很小的開口打開著。大多數表都會用這個開口來表示日期，而這個結晶表的開口卻刻著『四十二』這個數字。

一眼看上去只會覺得這是個壞得前所未有的表，但是這個數字表示的似乎是剩余多少天可以睡覺。

「在這個國家，睡眠可是代替貨幣的重要東西。我們能夠安心過日子，也都是多虧了卡羅琳大人。」

然後場景移動變化，人偶卡羅琳小姐一口周圍有著美麗鮮花的棺材裡面。

「因為發明出結晶表這個出色的東西，卡羅琳大人獲得了巨額財富。之後，她只說了一句她會在這個國家受益於結晶表而發展成美好出色的國家之後蘇醒，就陷入了長眠。」

就這樣，她在這一年裡一直沈睡著。

.....

不不不不。

「請問，一整年都睡著的話，身體不就會腐爛掉嗎？」

一個小孩子又舉起了手。

男人露出一臉惶恐的神色之後，對若無其事地混進了小孩子群裡的成年女性皺了皺眉頭。

「我說的這個是以前的故事，麻煩您不要這樣胡亂吐糟……」

「總覺得這個以前的故事年代太新了。」

「還有這個是面向小孩子的演出，麻煩大人不要吐糟……」

「別看我這樣，我還是小孩子哦。」

「說是小孩子，總覺得您發育得太過頭了。」

「我是個愛睡覺的孩子。」

這個故事既然是面向小孩子的，應該是誇張化了。

不知道卡羅琳小姐在那之後到底怎麼樣了——她該不會已經去世了吧？

「於是，為了讓卡羅琳大人看到我國已經發展成美好出色的國家，國王大人就用結晶表來治理國家。」

所以大家為人處世一定要清純正直哦，男人這麼說。

「……………？」

站起身來拍手的小孩子們的目光呆滯地落在了臺上。胡子亂蓬蓬的高貴男人在臺上跳著舞。

制作出了足以重塑整個國家的東西之後就陷入了永眠的卡羅琳小姐，以及現在支配這個國家的國王。

我感覺得到，這兩人關係的背後有某種見不得人的過去。

「卡羅琳大人一年前開始就在沈睡著。這是事實。」

在我後來下榻的旅館裡。

我跟店主提起在路上看到的，他就淡定地說了那番話。

「您說真的嗎？」一個人睡了足足一整年的覺也太奇怪了。

「因為上面是這麼跟我們說的啊。」

他看起來不像是在開玩笑。

雖然失禮，不過看起來也不像是說話有經過大腦。

這個國家的人們雖然可以正常地進行對話，但每個人的眼神都有種說不出來的奇怪之處。漆黑的雙眼空洞無神，飄忽不定。簡直就像是睡眠不足一樣。

「……………」

店主先生從我的結晶表吸走了兩天睡眠時間——兩個輕飄飄的大光球，作為住宿一晚的費用。

「可是一年前開始，國王大人就滿心期盼著她回來。國王大人是為了讓她在回來的時候親口認同這個國家很美好，才治理著我國的。」

國王的一片苦心真是相當了不起。

「卡羅琳小姐對國王大人來說算是什麼人？」

不過即使她的發明改變了這個國家，國王也未免太過醉心於這一個魔女了。

「她是初戀對象。」

「哎呀哎呀。」

我將手裡的結晶表合上蓋子，從店主接過房間鑰匙。

聽到了一句請慢用，我往準備好的房間走去。

「不過還真是不可思議……」

我一來到房間就放下行李，然後橫躺在有點硬的床上望著天花板。

連夜騎掃帚飛了這麼久，魔力實在消耗了很多，渾身上下都很疲勞。身體感覺很沈重，提不起勁，正在床上往下沈。我已經一動都不想再動了。

本來這個時候我應該已經困得不行了。而且才剛熬完夜。

「……完全睡不著。」

但是我的眼皮卻睜得大開，一直望著天花板。

在這個國家觀光的時候也是，試著把眼皮閉上也沒辦法入睡。僅僅是眼前變得一片漆黑而已。

我的身體正鬧著脾氣說想睡了，而我的意識卻和睡意離得遠遠的。簡直就像我的身體不屬於我一樣。

「用那個看看吧。」

我將結晶表的指針往回撥三個小時左右。

三個小小的圓球輕輕地飄了上來。我將圓球放到手掌上，圓球飄到一半就在我的手掌上輕飄飄地跳動著。

據旅館店主所說，在這個國家裡能夠入睡的時間就只有從結晶表提取出來的時間那麼長。換句話說就是，想要再睡久一點都不行。總之簡單來說，這是個在遲到的時候不能拿睡過頭了當借口的國家。

我將三個小圓球吞了下去。

之後，結晶表就響起當啷一聲，開始散發出甘甜的花香。看來這股香氣就是睡眠魔法。我的身體漸漸變得沈重，在床上逐漸往下沈。

店主說，如果沒有嘴唇被觸碰或者聽到別人叫這種外部刺激，是絕對不會在設定好的時間之前醒來的。

我看了看表。

從現在起三個小時後就是傍晚。

我醒來的時候會有怎麼樣的世界等著我呢？

○

我做了一個夢。

矗立在這個國家中央的王城的地下。

在一個有很多鮮花盛開的房間的中央，放著一口巨大的棺材。

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個身穿白色長袍長著水藍色短髮的女人，像是在祈禱一樣疊著雙手睡著了。如同要被那副美麗的臉龐吸進去一樣，我從旁窺探她的臉。

「——等你很久了。」

然後。

一雙翡翠綠色的眼睛看到了我。

本該睡著了的她睜開雙眼，坐起身來，然後目中無人地笑了。

「——我一直在等像你這樣的人到來。」

然後，她將自己的額頭緊貼我的額頭。

「……………」

這就是我在三個小時整的睡眠時間裡做的夢。

睜大眼睛醒來之後看向窗外，外面一片漆黑。

這一天已經來到了結束之時。我莫名有種浪費了難得的時間的感覺。

「……哦哦。」

起來之後，我感覺自己的身體發生了奇怪的變化。

身體異常地輕盈。

渾身充滿了力量。如果是現在，我感覺不管什麼魔法都能放出來。

因連夜飛行而流失的魔力和對肉體造成的疲勞，應該不會僅僅靠三個小時的睡眠就全部徹底恢復。

可是，我的身體已經將疲勞忘了個清光。

身體精力充沛到甚至不正常。大概這就是使用結晶表之後睡眠的效果吧——

「真是厲害……」

我用旺盛過頭的精力猛地從床上蹦起來。

『哼哼哼。對吧？對吧？這就是我的結晶表的力量。』

在床的側邊，有一個靠著牆壁一臉很了不起地抱著雙臂的女人一邊說著『真叫人害羞呢』一邊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

我揉了揉眼睛。

『突然出現嚇著你了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是卡羅琳，是你拿著的那個結晶表的設計人。』

女人平淡地開始自我介紹。

我拍了自己的臉頰好幾下。

『喂喂，你在懷疑我是否真的存在嗎？我確確實實是存在於現實的哦。』

她傻眼地說，還無奈地聳了聳肩。

說起來，我可以透過她的身體看到後面的牆壁耶？

『啊啊？怎麼突然盯著我看？想幹架嗎？混蛋！』

這個叫卡羅琳的人朝我揮了幾下拳頭。她的拳頭穿過了我的額頭。

她無法碰到我，我也無法碰到她。

看樣子，她是個沒有實體的存在。

「……………」我的腦袋因為這個突然的展開陷入了混亂。「……怎麼回事？用了結晶表就會看到奇怪的幻覺嗎……？」

『唔。不錯的著眼點。正如你的疑問，使用了我的結晶表後就會發生各種大小不一的異變。大部分人都察覺不到就是了。然而，像你這樣擁有強大魔力的人用了的話，就能夠察覺到異變了。還有我可不是幻覺。別小瞧我。』

這次她朝著我的臉扇了幾個巴掌。

不出所料，她沒打中。只有秋天的涼爽晚風微微拂過我的脖子。

「不是幻覺的話，那你是什麼……」

『是夢……大概吧。』

說是幻覺也沒差了吧。

那麼，夢中的卡羅琳小姐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對了，你接下來有空嗎？去不去約會？』

她用拇指指了指窗外說道。

「……………」

我看了看窗外。已經完全入夜了。

約會啊。

……我可不想。

『喂別一臉嫌棄啊。我揍飛你哦。』

她朝著我的膝蓋踢了幾下。可是，依然是半透明的她的所有攻擊全都穿過了我。

「……………」

『喂喂，無視我嗎？只要你敢無視我，我就永遠在你眼前瞎轉悠哦。沒關係嗎？嗯？』

那可就有點招人煩了……

「順便問一下，我拒絕的話會怎麼樣？」

『那還用說。我會變成幽靈纏著你。』

說不定，這時候的我因為剛起床，無法正常做出判斷。

換做是平時，我是絕對不可能同意突然出現在房間裡的女人對我發出的邀請，想都不想就離開旅館的……不對……意外有可能也說不定……？

算了。

總之，我點了點頭同意了她的邀請。

『哦，什麼嘛。可以啊，你很上道嘛。我很喜歡老實聽話的人哦。你果然是我看中的魔女。』

其實，我對她十分在意。

水藍色的短髮。

身穿白色長袍。

凝視著的是一雙翡翠綠色的眼睛。

她這副模樣，和我在夢裡見過的女人一模一樣。

簡直像是照搬了我在早上看的人偶劇所描述的模样。

太陽開始下山之後，城裡變得生氣勃勃。

大道上到處都是眼神毫無生氣的人，去附近的餐廳一看裡面幾乎坐滿了人。店員們忙碌地到處走著，打扮亮麗的大人們沈醉在酒和料理當中。

「所以你到底是什麼？從哪裡來的？你接近我是有什麼目的？還有你為什麼消失了整整一年？」

只有我面前放了水和料理。看來只有我看得見半透明的她。

也就是說旁人看來我是個在跟座位對面說話的奇怪女人。

不過，我應該不至於會太過引人注目。

「哈哈哈哈哈！哈哈！」「嘻、嘻……不、不行了……笑得我人都要傻了！」看了一眼四周，笑聲從四面八方響起。

大概是因為喝醉了酒，不管是什麼都覺得有趣起來了。

餐廳裡到處都聽得見談話聲和笑聲。

某個座位上有一個只是弄掉了叉子就笑到肚子痛的人。

某個座位上有一群莫名其妙地高呼「嗚耶！」的男人。

某個座位上有一對說著「我好像看得太多了……」「是啊。沒事吧？回得了家嗎？」「沒心情回家……」「我沒問你心情。」「好想去你家過夜啊~」「啊，那邊有間旅館。我送你去吧？」「沒人跟我一起睡

的話我睡不著啊~」「這樣啊。真虧你能活到現在呢。」這種有點答非所問的話的男女。

費心留意著周圍座位的情況的人，就只有不停到處上菜的店員們。

『你問我是什麼？我剛才就說過了。我就像是一個夢。』

「麻煩你講得再具體一點。」

『你想要一個半透明的人講得多具體啊？』

「因為你是透明的，姑且把你看作是類似幽靈的東西，可以吧？」

『幽靈這個說法不太對。我可是有本體在的，還在睡覺就是了。所以比起幽靈我更像是生靈……』

「太麻煩了我就把你當成是幽靈好了。」

餐廳內一片吵雜，就算有個魔女在跟一個半透明的不明東西說話應該也不會引人注目。

「喂……！看看那個座位！」「怎麼了？」「那個魔女在一個人自言自語……對面座位一個人也沒有……」「誒？哇！真的哎……」「這種有點中二的女生真不錯啊……」「我懂……」

.....

我是很想覺得自己不引人注目啦……

『對了，我還沒有問你的名字呢。我該怎麼稱呼你好呢……你是不是臉紅了？怎麼啦？』

「沒什麼……」

我向她報上自己的名字，告訴她自己是一名旅人，以及自己是因為對這個性質頗為特殊的國家很有興趣才專程來這裡的。

我也跟她說，自己對這個國家獨有的道具結晶表相當感興趣，想了解更多關於它的事。

『誒？真的？有這麼厲害？嘻嘻嘻……聽到有人說得這麼振振有詞真叫人難為情呢……』

這位說自己就是制造出結晶表的人的半透明卡羅琳小姐，諛嘿嘿地害羞了起來。

「你是如何制造出這個東西的？」

『呵呵，我怎麼可能告訴你。小心我揍飛你哦。』

她在邊笑邊生氣……

「順便問下，這個結晶表有什麼效果？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懂能夠跟你說話的原理。」

在夢裡見過她，醒來之後她也在，而且不知為何是半透明的。就連她本人是生是死都不清楚。

說實話，簡直莫名其妙。

『你可以跟我說話的理由有很多，不過簡單來說主要的理由應該是我和你都是擁有強大力量的魔女吧。』

哎呀哎呀。

「說我是擁有強大力量的魔女，真叫人難為情呢。呵呵呵呵呵。」

『哇突然就開始笑起來了你好惡心啊。』

卡羅琳露骨地嘔了一聲，露出了扭曲的表情。你有資格說這話？

「喂快看啊那個女生在一個人笑著呢……」「真的啊。」「這種有點中二的女生果然很不錯啊……」「不對那種一個人笑著的就只是個不正常的人吧。」「怎麼突然說大實話了？」

……………

『就和吵雜的地方必然會有想要大吵大鬧的家夥來一樣，我出現在擁有強大魔力的你身邊也是必然的。』

卡羅琳小姐說：『我的結晶表雖然是很特別的東西，但並沒有可以讓人跟半透明人說話的功能。你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也有人跟你說過結晶表的功能了吧？』

「可以設定睡眠的時間對吧？」

『對。多虧這個功能，這個國家的晚上變得生氣勃勃。』

她環視了一圈餐廳內。

大聲吵鬧的人。在說話的人。靜靜地喝酒的人。各種各樣的人正享受著這個國家的夜晚時間。

這個國家無需再去在意熬夜這回事。不管明天要工作還是做什麼，只要睡上三個小時左右身體就能徹底消除疲勞，而且絕對不會睡過頭。

『這家餐廳的營業時間比起以往也延長了。應該是因為現在到大半夜城裡的居民都還醒著吧。今天也會營業到太陽升起的時候。』

也就是說，她的結晶表為這座城市的夜晚帶來了自由。

我跟著她凝望餐廳內的視野走，環視周圍。的確，每個人看起來都很快樂。就好像明天是休息日一樣。

對他們來說，這個國家的夜晚一定有如夢一般美好吧。

「……………」

可是映入我眼簾的，是匆忙地遊走在他們之間的服務員們。

有能夠享受自由的人，同時就有給予自由的人。這家餐廳延長了營業時間，意味著與此同時在這裡工作的人們的負擔也增大了。

這個國家的夜晚得到了自由，真的是值得高興的事嗎？還是應該為此感到悲哀呢？

『說起來，你應該是期待能看到有趣的東西才來到這個國家的。這幅場景怎麼樣？』

她朝我擺出一副充滿期待的眼神。

我只是搖了搖頭。

「我比較喜歡安靜的地方。」

夜深時分。

月光之伊希利亞斯的夜晚十分華麗。

街燈將城裡點綴出一片金光。從面朝道路並排立著的建築物到石地板，還有被照亮的行道樹，全都被包裹在一片金色之中。

秋風將樹木吹得沙沙作響，樹葉耀眼地發出光芒，像火星一般啪啦啪啦地消散在黑夜之中。

卡羅琳小姐說，所有照亮城裡的街燈都是從金色結晶獲得力量的。

『你今天起床的時候是不是比平時還要有精神？』她邊問我邊指向道路的對面。

那裡是國家的中央，王城。

王城的頂點發出黃金色的光。

『在那裡發著光的是這個國家最大的結晶石。就是它為這個國家提供魔力，也多虧有它我的結晶表才能正常運作，像你這樣的魔法師也能夠發揮出比平時更強的實力。』

這塊結晶石放在城市中央的王城。

因為它總是在釋放魔力，魔法師們才能夠使出十分強的魔法。

『也正因為這個國家充滿了魔力，這個國家的夜晚才會這麼美。』

因國內充滿魔力而受惠的人，不只有我們魔法師。

我環視四周。

「……………」

這條有行道樹的道路是情侶們常來的約會聖地。

環視一下四周，能看到人們在一片黃金色包圍之下，安靜地享受著這片景色。

有一對情侶手牽手走在行道樹下。

有一對夫妻坐在長椅上和樹木一起仰望天空。

有一家有人在閃閃發亮的樹木中玩樂。

風的流動時不時帶來一陣低聲的歡笑聲。

這裡是個十分安靜的地方。

「這裡跟剛才的地方相比就不顯眼多了。」

『在另一層意義上很顯眼就是了。』

我鼓足勁往她的身體裡把手臂插進去。

然而並沒有插中。

「幸好你的身體是半透明的。」

『你這不是氣得不行嘛……』

我對皺起眉頭的她嘆了口氣，邁步前行。這個國家夜晚的這副情景，如同將美麗的東西收集並裝飾起來一般充滿幻想色彩。

要是所有人都能夠放鬆心情觀賞這片景色，那該有多好。

有多少住在這個國家裡的人能夠走在這片景色中呢？

『一年。』

走在我身旁的她自言自語。『自從我為這個國家創造了結晶表，已經過去了一年時間。』

「一年前這是個怎樣的國家？」

『是個很普通的國家。』

工作，到第二天之前睡覺，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們在平日裡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到了休息日就一邊掛念著還剩多久可以休息和胡思亂想，一邊一起休息放鬆。

她說，以前這裡就是如此平凡又普通的國家。

「現在卻根本不見當年的影子呢。」

『畢竟這個國家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啊。景色、人，所有的一切都是。』

卡羅琳小姐制造的結晶表將人們從時間中解放了。

只需睡三個小時左右就不會覺得疲勞。白天的時間也可以自由利用。熬夜熬到很晚也完全不需要擔心。

『這個國家的夜晚是自由的。只要就結晶石在，就一直都是。』

她擡頭望向在王城頂點發出耀眼光芒的結晶石，停下了腳步。

我晚一拍停下腳步，回頭看去。

「……………」

她眯起眼睛望著王城。

我忽然想到。

這麼說來。

「我還沒有問你來找我的理由呢。」

——我一直在等像你這樣的人到來。

為什麼？

你想讓我為你做什麼？

『我有兩件事想拜托你。』

「什麼？」

『可以實現我的願望嗎？』

「這要看你的願望是什麼。」

她隨即向我走近，然後左顧右盼並悄悄對我說，盡管沒有任何人聽得到她說話。

她背朝著發出光芒的王城。

『——必須清醒過來。』

——她會在這個國家發展成美好出色的國家之時蘇醒。

我在早上聽說過的往事掠過我的腦海。

然後，她向我許了一個願望。

『請你去叫醒我。』

去叫醒這一年裡一直在沈睡的我，她這麼說。

○

正如我夢見的那樣。

她的身體正在王城地下沈睡著。我跟著帶路的卡羅琳小姐走去。

「警衛很森嚴呢……」

說著，我從正門大搖大擺地入侵。

正門前有衛兵站著，不過我們毫不費力走過去了。穿過大門進到裡面，就看到城堡裡一片絢爛的風景。閃閃發光的吊燈。染成金色的大廳。

負責警備的魔法師們正乘著掃帚在周圍巡邏。

「哇真是厲害……」

可以的話真想來這裡觀光。

不過今天我是非法入侵進來的，沒時間慢悠悠地探索。「我該往哪裡走？」我擡頭問卡羅琳小姐。

『往右走會看到一段樓梯，然後往下走。那裡有個地下室。』

「明白。」

然後。

「……？誰啊！」

我剛走到樓梯那裡，一個在巡邏的魔法師發現了我。他的掃帚立刻朝著我身邊飛來。

「喵~」

我藏在暗處一臉鎮靜地發出貓叫聲。

「嗯。原來是貓啊……」

男人看了兩眼我的模樣，然後就離開了。

「……………」

我現在的樣子是一只長著灰毛的貓。

『王城的警備很森嚴？沒問題的啦！變身成貓就能輕鬆進去了！』

想出這個粗糙至極的作戰的卡羅琳小姐等到魔法師的身影不見了之後，就一臉得意地說「看吧？很順利吧？」

「……看到從正門大搖大擺走進來一只可疑的貓，只說一句『原來是貓啊』就走人真的好嗎？」

這個國家沒問題嗎？

『那群家夥腦子很不好使啊。只要不是人的外貌就能輕鬆騙過他們。』

卡羅琳小姐一臉得意地說。

之後我在她的帶領下，往王城地下走去。我為了不被巡邏的士兵發現偷偷摸摸地走到了地下，只見地下的景色如同照搬了我夢中看見的畫面，充滿了既視感。

「……………」

最深處。

開了很多鮮花的房間，放在房間中央的巨大棺材，都和我在夢中看到過的一模一樣。

來到那裡之後，我解除變身魔法，打開棺材。

『哇哦。好美的人。這是誰呢？啊，是我嗎？』

我毫不留情地抽打睡在棺材裡的女人的臉。

『喂那可是我的身體！給我有禮貌一點。幹嘛？想開打嗎？喂！』卡羅琳小姐在我的臉旁邊揮拳。

「我聽說從外部施加刺激她就會馬上起來，可她完全不起來啊。」啪啪啪。

睡了一整年，起床氣也跟著變大了嗎？

「你親我一口我就起來。」

啪！

我加大了力度抽打睡在棺材裡的她的臉。

『好痛！』

響起她的尖叫聲。

隨即。

半透明的她消失了。我順著打得有點發燙的手掌，低頭看棺材裡的她，她就嘟囔著「嗯……」然後生怕光線刺眼而慢慢睜開雙眼。

好像成功了。

「剛才是什麼聲音！」

可是有點太過亂來了。

士兵對我起勁地抽打卡羅琳小姐的臉的聲音起了反應，來到了最深處的房間。

這個士兵應該相當驚訝吧。

周圍長滿了鮮花的棺材前面，有一個陌生的魔女。

而在棺材裡，則有一個坐起身子的魔女。

「什……你這家夥！是什麼人……誒？卡羅琳大人？您醒來了嗎卡羅琳大人！」

其中一個卡羅琳小姐說腦子很不好使的士兵，比起有個不認識的入侵者在棺材前面，對在棺材中的她醒來了更加感到驚訝。

「時隔一年了啊。」

卡羅琳小姐一臉若無其事地嘿咻一聲從棺材中起來，按著自己的臉往士兵那裡走去。

「那個，卡羅琳大人，這到底是——」

士兵由於突然發生這樣的事而搞不清楚狀況。

卡羅琳小姐毫不客氣地往他走近，之後站在他眼前，伸出了手。

然後說了一句話。

「結晶表。」

「誒？」

「結晶表。你有的吧？拿出來。」

「誒？啊，好、好的……」士兵有點不明所以，從口袋中取出結晶表。

「謝謝。」

卡羅琳小姐從士兵手裡接過結晶表，隨即拿出自己的魔杖，用魔法將表打碎了。

哐啷一聲。

「……誒？」

沒有半點遲疑和留情，碎得七零八落。

碎成了粉末的結晶從她的手指間滑落。

『——必須清醒過來。』

卡羅琳小姐。

她在向我許兩個願望的時候，跟我說。

『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必須清醒過來。』

她自己，以及所有住在月光之伊希利亞斯的人們，都必須清醒過來。

所以她向我許了兩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是叫醒她。

而第二個願望。

位於王城的結晶石。

第二個願望就是將其破壞。

「走吧，伊蕾娜。」

她回過頭來，無所畏懼地笑了。

那副表情即使是同性也會覺得相當帥氣。

.....

不過，臉紅通通的。

「不好意思，你的臉沒事吧？」

『痛死了。』

○

事情回溯到一年前。

擁有既是魔女又是冒險家和發明家這種莫名其妙的頭銜的魔女卡羅琳小姐，在冒險途中來到了一個洞穴並在那裡找到了兩塊結晶。

一塊藍白色結晶和一塊金色結晶。

兩塊結晶分別有自己的特征。藍白色結晶能夠吸收睡意，並將其轉化為魔力；金色結晶則能夠儲存魔力。

自不用說，她對這兩種十分有意思的性質很感興趣。

「這可真是不得了啊。」

她當時這麼想。

「什麼很不得了，卡羅琳老師？」

說個題外話，當時卡羅琳小姐是王國專屬的魔女，也兼任年輕國王的魔法教師。

「看看這個。」

「這東西……好美啊。」

國王看著美麗的金色結晶看得出神。卡羅琳小姐就：

「我和它哪個更美？嗯？」對一國之君說出這種騷擾一般的話。

「那、那當然是卡羅琳老師……」

「喂喂幹嘛啊別說這種肉麻的話啦。」卡羅琳小姐毫不客氣地打了打一國之君。

「對、對不起……」

國王大人臉紅了。對身為年輕國王的他來說，卡羅琳小姐這位魔女是他憧憬的人，也是他的好朋友。

也就是說，卡羅琳小姐是魔女、冒險家、王國專屬、國王的好朋友，頭銜又多又莫名其妙的這麼個人物。

「對了，我因為去冒險肩膀有點酸了。幫我揉揉。」

同時也是唯一能夠把國王當小弟使喚的人。

不難想象她肩膀酸八成是因為她肩上背負的頭銜太多了。暫且不管這個，她對帶回來的兩塊不可思議的結晶進行了研究。

她嘗試在兩塊結晶旁邊使用睡眠魔法。

她成功睡著了。醒來的時候，身體裡充滿了比平時還要強的魔力。

「——也就是說，只要運用這兩塊結晶分別制成的鐘表，人們就能縮短睡眠時間。」

她利用藍白色結晶能吸收睡意的性質，還有金色結晶能給予魔力的性質，制造出了結晶表，並展示給國王看。

這並不代表把睡眠當成有害的行為，只是使用結晶表的話，人就可以更加自由地利用自己的時間。

她是這麼相信著的。

「真是傑出的發明！馬上把這個推廣至全國吧！」

國王大人對她的發明喜出望外。

一開始是國王和上流階層的人拿到了她做的結晶表。這些家境富裕的人們對這個能夠自由決定睡眠時間長短的結晶表感到十分高興。

不過，結晶表並不完美。

「機能只能維持一天是個問題啊……」

結晶表的構造是靠魔力來運作，並釋放出白色塊狀的睡眠魔法。可是這個機能即使將兩塊結晶的力量都用上了，也只能維持一整天。過了一天之後，就必須用藍白色結晶吸收睡意，和用金色結晶儲存魔力。這就導致結晶表不等上幾天就無法使用這個難題出現了。

也就是單純的魔力不足。

不過，這個問題在國王大人的幫助下輕易就解決了。

「卡羅琳老師請看！余請人采掘了一塊巨大的結晶石！」

國王大人動用財力在王城裡放了一塊能夠源源不斷地從中獲得魔力的結晶石。

「真的？幹得好啊。」

於是結晶表從巨大的結晶石中得到無窮無盡的魔力，從而得以持續使用。

魔力不足的問題解決了，國王大人和卡羅琳小姐就著手準備量產結晶表。士兵們聽從國王大人的指示從洞窟采掘結晶，卡羅琳小姐制造結晶表，然後再采掘。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

她每天都過得十分滿足。

她由衷相信，只要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能夠自由支配、利用自己的一切時間，未來一定會變得美好。

於是，她制造的結晶表在國內普及開來。

正如她所期望的，月光之伊希利亞斯的人們應該能過上比現在更富裕充實的生活。

但是。

「在下有事稟告。」

向一般市民普及之後，他們發現結晶表有一個嚴重缺陷。

前來報告的家臣向國王大人和卡羅琳小姐平淡地陳述了事實。

「出現了試圖利用結晶表來殺人的人。萬幸的是他沒有成功……」

當時結晶表還沒有作為貨幣被使用，任何人都可以無限制地利用它來操控睡眠時間。

所以就出現了試圖利用結晶表的性質，通過施加幾百小時的睡眠時間來殺死別人的人。

這種能帶來便利的東西，不管哪個時代都肯定會有試圖濫用的人。

「……蠢貨。」

卡羅琳小姐因為這個心懷惡意的人深受打擊，並對其感到憤怒。

可是，

「在這起事件裡，奇怪的是被害人。」家臣平淡地對國王說。「國王大人。這起事件的被害人連續睡了一個星期，但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就醒過來了。」

被害人並沒有死。

根據家臣的報告，醒來的被害人身體非常健康。

不如說他活力充沛過頭了。

發生了不可能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事。簡直就像是身體變成了非人之物一樣。

聽了這個奇妙的報告之後，卡羅琳小姐再次調查了結晶表。

「究竟怎麼搞的……？」

她做的結晶表所含有的魔力，比她剛做出來的那時候多得多。

由於國內大量引入了金色結晶，結晶石儲存了過剩的魔力，並開始釋放出來作用在人的身體上。結果，結晶石發揮的效果遠超卡羅琳小姐想象，甚至可謂是異常。

「……………」

卡羅琳小姐決定將這兩種結晶從國內除掉。

結晶表是帶來了便利的發明。但是這東西對人來說出現得還太早了。所以，她首先準備破壞位於王城上方的黃金色結晶石。

可是。

「卡羅琳老師，您要去哪裡？」

她剛乘上掃帚。

她的身體突然劇烈地搖晃，掉到了地面上。她還沒有明白這突如其來的狀況是怎麼回事，回頭一看，卻看到家臣們和國王一起低頭看著她。

然後她的身體被不斷注入白色的光球。

她的意識漸漸遠去，連魔仗都握不住。

聽了家臣的奇妙報告之後，國王大人大概也和卡羅琳小姐一樣做了調查。然後他們發現，結晶表藏有長壽的可能性。

這麼方便的東西，哪裡會有人不想獨占。

「謝謝您發明了這麼棒的東西，卡羅琳老師。」

國王大人笑了笑。

他的雙眼，跟說她帶回來的結晶很美的那個國王大人相比如同變了一個人。

那是一雙空洞、陰暗的眼睛。

她做的結晶表所含有的魔力，比她剛做出來的那時候多得多。

以國王為首的富裕階層的人們，早就深深迷上了結晶表。

在一片模糊不清的視野中往上看，他們看起來就像是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人。

簡直像是被結晶表操控了一樣。

「……你們這群蠢貨。」

失去意識之前，她勉強從口中擠出這句話，卻沒有任何人聽得到。

自從那件事之後，她就一直在沈睡。

如同在講往事一樣，她的身體被封印在王城地下的一副棺材裡，現在也依然在沈睡著，在活著。

諷刺的是，她是最受惠於失控的結晶表的人。

『異常的魔力供給對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帶來了破壞。首先是開始使用結晶表的富裕階層的人們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魔法師們得到異常的魔力；還有就是，沈睡了這麼久的她得到了這副沒有實體的身體。』

過剩的魔力促使意料之外的變異發生。

她說，這個國家的人們身處這麼濃的魔力中，已經有點怪怪的了。

對話是沒有問題的。

看上去什麼變化也沒有。

可是這個國家的人們已經變得有點不正常了，她這麼說。

『結晶表不僅會奪走人們的睡意，還會奪走思考能力。現在這個國家裡的都是被看不見的線吊起來操控的提線人偶。』

沒有明確的意識，在臺上被操控著跳舞的提線人偶。

人們被結晶表牢牢套住，沒有結晶表就活不下去。這個國家現在到處都發生著離奇的事情。

這話由半透明人來說顯得特別有說服力。

『就是因為這樣，我希望你幫我讓這個國家從睡夢中醒來。』

把正在沈睡的她的身體拍醒。

然後為了讓這個國家恢復原狀，將各處的結晶石破壞掉，她又一次拜托我。

「……………」

在回答她之前。

為了慎重起見，我問她：

「我要是拒絕了會怎樣？」

她無恥地笑了。

『那還用說嗎。我會變成鬼纏著你。』

○

「卡、卡羅琳大人？那個，您在幹什麼——」

劈啪。

「您在幹什麼啊卡羅琳大人！竟然將結晶表破壞掉——」

劈啪。

「喂！她真的是卡羅琳大人嗎？居然會破壞結晶表——」

劈啪。劈啪。劈啪。劈啪。

「這家夥肯定是冒牌貨！大家！收拾掉她——啊啊啊啊啊啊我的結晶表！」

劈啪。劈啪。劈啪。劈啪。劈啪。劈啪。劈啪。劈啪。

她和我從逼近我們的士兵們身上奪走結晶表，用魔法弄碎，同時在王城裡前進。

『這個國家的人們都被結晶魅惑了。』

制造出結晶表的卡羅琳小姐，就在被國王算計陷入沈睡之前，得出了兩個結論。

一個是結晶會使人產生中毒癥狀。

另一個是設置在王城裡的巨大結晶石會加劇中毒癥狀。其結果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們的思維長期以來被結晶表支配著。

「我們要將所有結晶表一個不漏全破壞掉。只要結晶表被破壞，士兵們一時半會兒就什麼也做不了。」

卡羅琳小姐一邊從逼近我們的士兵們奪走結晶表再一臉清爽地破壞掉，一邊跟我說。

金色和藍白色的光從她的手中擴散開來。

結晶表遭到破壞的士兵們，如同牽線斷了一樣一個接一個倒下了。

不可思議的是，那副樣子看起來就像是從時間中得到了解放一樣。

「原來如此。」

我也學她破壞士兵們的結晶表。

「嘿！」我勉強躲開朝自己刺過來的長槍然後破壞。

「呀！」我避開揮過來的劍然後破壞。

「噢啦！」我用眼睛捕捉到朝我發射弓箭的人並用魔法破壞。

可是。

「您精神錯亂了嗎卡羅琳大人！」「你這家夥對卡羅琳大人灌輸了什麼吧！」「居然破壞結晶表，您在想什麼呢！」

士兵們將武器指向卡羅琳小姐和我。

即便是制造出結晶表的本人，奪走他們的結晶表的人就是他們的敵人。為什麼要奪走，為什麼要破壞，這些理由對他們來說都無所謂。

不管奪走寶貴的結晶表的人是誰，都不可饒恕。

負責王城警衛的魔法師們也一樣。

他們從各處不斷湧出來，朝我和卡羅琳小姐攻擊。

「……！」

就算是魔女，面對這麼多人還是會忍不住害怕。

士兵們一個接一個拿著武器攻擊我；我慌張地乘上掃帚往天上逃，就有一群魔法師不間斷地對我釋放魔法。火、水、風、箭、劍、斧頭、閃電，各種各樣的攻擊像雨點一般從四面八方朝著我傾瀉過來。

「所有人一起打倒那個魔女！」「正義與我們同在！」「將叛徒和灰髮魔女打倒！」

慚愧的是，我只能一味防守。

別說破壞結晶表，我連將魔杖對準他們都沒辦法。我驅使掃帚在碰得到吊燈的高處和鋪滿大理石的地面之間來回飛行，如同在到處亂晃一樣，同時不停揮舞著魔杖。

我連將攻擊彈開的余力都沒有，但更重要的是。

「看得出來你在迷茫。」

嘖。

我的掃帚翻了。

回過神來，我的掃帚在往下掉，我的肩膀被卡羅琳小姐摟著。看來她是將一味到處逃的我強行停了下來。我的掃帚突然失去了主人，於是掉到了大理石上。

她將各種各樣向我襲來的魔法一下子全部撥開。

「我不知道你在迷茫什麼，但你沒必要對他們客氣。他們只是被我做的結晶表和王城的結晶石操控了。」

斜眼一看，一雙翡翠綠色的眼睛正凝視著我。

我這樣被她抱著，簡直就像是個弱女子。

她的表情看不到一絲躊躇。

我側眼看向旁邊，很多失去意識的士兵和魔法師倒在了地上。

「嗚……！各位！不要怕！無論如何都要打倒她們！」

剩余的還能活動的士兵們因為同伴被打倒而氣憤。

卡羅琳小姐冷淡地看著氣憤的他們。

「……………」

終於，她放開摟著我肩膀的手，慢悠悠地往大喊威嚇的話語的士兵們走了過去。

然後喃喃自語道：

「這個世界上最悲哀的，就是始終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一方。」

這句話是對著哪個人說的？

她揮動魔杖，將士兵們的結晶表一個個擊碎成粉末。兩塊結晶支離破碎，像火花一樣散落。

「而最為不幸的，就是得不到贖罪的機會。」

那句話簡直像是她自己否定自己的所作所為，還有自己制造出來的東西。

她一定很想糾正自己曾經犯下的過錯。

就算現在的國民不接受她的做法。

「……………」

我和她接下來要做的事，對這個國家來說肯定不會是好事。

我們正準備做的出格行為，就是延緩這個國家已經領先於其他地方的技術的發展。對包圍我們的他們來說，應該沒有比我們更壞的人了。

現在的我們一定是這個國家裡最不正常的兩個人。

我小跑著去撿起我的掃帚並拍掉上面的塵，然後沿著她走遠的路去追上她。

「不好意思。我剛剛在想事情。」

「這種時候還想事情，真是遊刃有余呢。」

卡羅琳小姐說了句喂喂，用手肘戳了一下我。

之後。

「所以你已經沒事了？」

她這麼問我。

我揮動魔杖，只瞄準結晶表放了一個魔法代替回答。結晶的碎片在一旁地上散開來。

於是我們在王城裡一路突進。

我們朝著在王城頂點閃著耀眼金光的結晶石前進，並與多得到處都是的魔法師和士兵對峙。

我不停被咒罵是邪惡魔法師。

卡羅琳小姐不停被譴責是叛徒。

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停下腳步，周圍滿地都是我們打碎的結晶表的碎片。

「結晶石到底在哪裡？」

我一邊拍走沾在衣服上的結晶碎片一邊問。

這些結晶會儲存魔力，以及會奪走睡意，應該都是不爭的事實。我現在不僅不覺得困，連魔力用盡了的感覺也沒有。

不管揮動多少次魔杖，放出多少個魔法，力量還是會不停湧上來。

「這邊。」

毫無迷茫的她最後走到了結晶石的所在地，王城的頂點。

打開大門，裡面發出格外耀眼的金光。

「真是過分啊，卡羅琳老師。」

還有一個留了濃密胡子的男人。

他手持魔杖，如同在保護結晶石一樣擋在我們面前。我對他那張因為悲傷而垂下雙眼的面容有印象。

剛來到這個國家之後，在人偶劇的舞臺上跳舞的滿臉胡子的那位。

是國王大人。

「這胡子不適合你啊。」

時隔一年再見，卡羅琳小姐卻對他冷笑了一番。對一直在沈睡的她來說，一年不過是發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吧。她沒有懷念過去，而是直直盯著國王大人看。

「您為什麼要破壞自己親手制造的結晶表？就連這塊結晶石您也要破壞掉嗎？」

他那雙在逆光中看著這邊的眼睛裡，就好像沒有看到我們一樣。

他不帶一絲感情，像是死物一樣堆砌詞句。

「真是過分啊，卡羅琳老師。」

也像是壞掉了一樣堆砌詞句。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要破壞那東西嗎？」

「不知道。」

「我想也是。」

卡羅琳小姐嘆了一口氣，同時往前邁了一步。

——結晶表連人們的思考能力也奪走了。現在這個國家裡的人都是被看不見的線吊著操控的提線人偶。

長期以來生活在這塊巨大結晶底下的他們現在的意識就如同在夢中一樣。

就算可以用言語交流，卻沒有思考的能力。他們僅僅是在本能的驅動下將話語說出口以及進行活動。

可是這個國王大人的本能，或者說是行動力，非常難對付。

我試著在他們對話的時候「嘿呀」地悄悄發射一個火球過去。

「請您住手，卡羅琳老師！我不想和您打！」

他說著這種比火球還要火熱的臺詞，同時用魔杖輕輕一揮就把我的魔法彈開，使其飛到黑夜之中。

誒？那個魔法很強的啊？我這麼想著歪頭不解。這次我「噢啦」一聲放了一道雷擊，

「您繼續沈睡的話，我們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他這麼說著，同時將雷擊彈飛到夜空中。自不用說，看到他的一連串行動和聽到他說的那番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有病的話，我和卡羅琳小姐兩人都受到了沖擊。

結果，目瞪口呆的我們給了他反擊的機會。

「看啊卡羅琳老師！托您的福，我變得這麼擅長使用魔法了！」

他揮動魔杖，不停放出一團團魔力。耀眼的光芒從中朝我們照射過來。我一邊小心地避開每團魔力，時不時用魔法來抵消，一邊找時機反擊。我沒有余力瞄準他的結晶表發射魔法，只能防禦或者避開他的攻擊。而每次防禦和躲避都使腳邊的地面凹陷，牆壁崩裂，到處響起爆炸聲。要是被擊中就當場完蛋了吧。

趁著這波毫不留情的攻擊稍有間歇，我瞥了一眼卡羅琳小姐，就看到她也和我一樣在避開每個攻擊之余，

「一段時間沒見面，已經這麼能幹了……」

像是在細品學生的成長一樣胡說八道。

「現在是感動的時候嗎？」

該怎麼辦啊我們連反擊的余力都沒有啊。

「恐怕他是從背後的結晶石吸取魔力的吧。現在的他肯定擁有無窮無盡的魔力。」

「看來是的。」

不間斷的攻擊使我們腳邊的地面凹陷得越來越厲害。這個地方崩塌了的話就會演變成空戰，但在這之前有可能會傷及之前跟我們對峙過的士兵們。

「……………」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是做好了身為一國之君也不惜害自己的士兵受傷的覺悟。那麼即使稍微胡來一點也不得不停下他的攻擊。

卡羅琳小姐大概也得出了和我一樣的結論。

「噢啦！」

她揮動魔杖，很多塊被國王大人的身體打出凹陷的牆壁碎片就往他飛去。從小石子到巖石，各種大小不一的碎片打亂了他的陣勢。

要打倒他只有趁現在。

我抓住這一瞬間的破綻，用魔法將他的結晶表破壞了。表成了碎塊，他就像牽線斷了一樣當場倒下了。

他在滿是小石子的地面上蹲了下來。

然後，在失去意識之前。

「——真是過分啊，卡羅琳老師。」

他眼神空洞地擡頭看著卡羅琳小姐說。

「是啊。」

她走到他的身旁，一臉懷念地溫柔撫摸倒下了的他的頭髮。

然後，小石子從手指縫散落在地的時候，她對已經失去了意識的他輕聲說：

「所以我是來這裡贖罪的。」

為了給卡羅琳小姐起頭的壞事收尾，我用魔法提起結晶石。

我用魔杖使結晶石浮在空中，就有一股量大得離譜的魔力如同向我求饒一樣從結晶石流入我的體內。

要是能掌握好這塊石頭的用途，那該會有多麼光明的未來在等著他們啊。在這裡將石頭破壞掉未免太可惜了——有那麼一瞬間，我忍不住這麼想。

但是這種東西，對我這樣的旅人來說是無用之物。

畢竟實在重過頭了。

「嘿！」

所以我揮動魔杖，將結晶石飛往城裡的夜空。

我將剛才得到的所有魔力注入魔杖，釋放出去。如同受到在空中團團轉的耀眼金色結晶石指引，藍白色的光往天上飛升。

隨後兩種光在夜空中重合、爆炸。結晶石被魔力炸成碎塊，碎片朝四面八方飛去。

金光像雪花一樣緩緩灑落在城裡。

將人們關在如夢一般的世界裡的結晶石最後呈現出來的，是這個充滿幻想色彩的夜晚。

我眯眼看著充滿光亮的城裡。

這是一個相當耀眼的夜晚。

耀眼得叫人難以入眠。

耀眼得令人難以忘懷。

「好美……」

我喃喃自語道。

然後，背後也傳來了相同的話語。

回頭一看，是看灑落著結晶的夜空看得出神的國王大人。不知什麼時候醒過來了。他的雙眼如同一個天真的孩子一樣閃閃發光。

那雙眼睛也在注視著我身邊的卡羅琳小姐。

兩人時隔一年的再會。

她輕輕笑了笑，對他說：

「和我相比哪個更美？」





○

幾天後。

由於王城裡的結晶石沒有了，卡羅琳小姐制造的結晶表不再獲得過剩的魔力供給，變回她當初制造出來的那樣，用一天機能就會停止、不方便的東西。

國王大人向卡羅琳小姐聽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命令士兵前去回收城裡人們的結晶表。

他還為一年前判斷失誤，導致至今城裡人們都被奪走了自由一事道歉，但城裡人們對此都表示困惑。

他們就連國王大人在為什麼事道歉都理解不了。

結晶表失去魔力的同時，他們也忘記了這一年裡發生過的大部分事情。

有人說這一年的日子好像在做一個模糊的夢一樣。

有人表達自己的困惑，說自己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覺得對結晶表產生依賴的這一年裡發生的事情都像是一場夢，什麼都模糊不清。盡管能記住一些斷片，但頭腦的運作並不足以留下清晰的記憶。

在這空白的一年裡，唯獨只有一件事留下了鮮明、深刻的記憶。

只有那個無數美麗的金光自空中灑落的夜晚，他們記得比誰都清楚。

「——這下頭疼了。我想補償國民們，但大多數人似乎都不記得我做了什麼事。」

眺望著一片蔚藍的天空，卡羅琳小姐說：

「即便如此，我也沒有打算把一年前的事當作沒發生過。」

聽說卡羅琳小姐在這起事件的善後結束之後，會辭去王國專屬魔女的職位，以此來承擔給國民們造成了一年空白期的責任。

她說，自己要為這次的事件負責是理所當然，當然也沒有要把事件壓下去或者掩蓋起來的意思。

整整一年的空白期，善後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就是了——

「今後這個國家一定會變為什麼特征也沒有的平凡國家吧。」

今後，這裡應該會變回一個不會有難忘的夜晚，也沒有特殊貨幣在流通，國內人們的樣子跟國外沒有任何不同的普通國家，她這麼說道。

或許會變成一個不會留在以後造訪這裡的大多數人記憶裡的國家。

「覺得感傷嗎？」

「我看起來是在感傷嗎？」

「完全沒有。」

她好像覺得很耀眼一樣眯起雙眼眺望著城裡。

她的視線另一頭是城裡平凡無奇的情景。

就算沒有結晶石，沒有充盈著深不見底的魔力，耀眼的事物就是會令人覺得耀眼。

陽光照射著大道。人們面露笑容走在大道上。城裡的每個地方都有一股聞起來很香的食物香氣。

白色建築物像是在守望著居民們一樣建在道路兩側，窗邊的花盆裡的花也在涼爽秋風的吹拂下輕輕搖擺著。

這是一副隨處可見、十分普通的景象。離開國家之後就會忘記，就是如此隨處可見。

可是。

我和身旁的卡羅琳小姐一樣，眯起眼睛說：

「——真美。」

十分十分美。

宛如夢一般美。

虎之穴特典小冊子 某個國家的名產

在某個名產為賣點的國家的路上，有一對男女在爭吵。

當時我在這裡旅行，路過的時候聽了一下，他們在爭論的似乎是十分無聊的事。「這個國家最美味的食物是什麼？那當然是麵包了！」

「不對，是漢堡肉！憑你那個像發酵過的麵包一樣又軟又空的腦袋是不會懂的！」

「你說什麼！」

大道上相鄰的兩家人氣店。

漢堡肉大賣的肉店老板，和松軟麵包大賣的麵包店老板，正在比哪邊的料理最美味。

「你要這麼說，那就請這位魔女小姐來決定我的麵包和你的漢堡肉到底哪個更美味吧！」

「這辦法不錯！不過肯定是我的漢堡肉更好吃就是了！」

於是，如同熱騰騰的漢堡肉一樣吵得火熱的兩人，就把我這個人畜無害的旅人卷進了他們的爭論之中。

在遠處看著這兩個人的爭論的旅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展開搞得說著「談談……？」歪起頭來，但兩人絲毫不管旅人的想法，

「來來旅人小姐！我們的麵包可美味了！來吃一個吧！」一個拿出麵包。

「來來旅人小姐！當然是漢堡肉更好吃了！來吃一塊吧！」一個拿出漢堡肉，硬塞過來給我。

旅人對這兩個人感到相當困惑。

再說根本不需要比來比去，將兩種食物合二為一不就行了嘛。

因此旅人將他們給的麵包和漢堡肉直接合成一塊，做成了漢堡包。不需要比較哪個最好吃，將兩種食物合二為一就能做成更加好吃的東西，這才是應有的想法。

兩人都吃了一驚。

「將麵包和漢堡肉合二為一……？」

「還有這招啊……！」

兩人看著對方，然後握起了手，和好了。

「我們也像麵包和漢堡肉一樣在一起吧？」

「真巧……我也是這麼想的……」

於是，原本針鋒相對的兩個人結婚了，兩人的店合併了，這個國家的名產漢堡包就此橫空出世了。

「魔女小姐您覺得如何！我國的漢堡包！」

我一邊吃著一個如同兩人相愛的佳話一樣熱騰騰的漢堡包，一邊望著街上。現在這個國家到處都開了成排的漢堡包店。

「吃得我胃都要漲了。」

Melonbooks特典小冊子 關於故事之國的事

「不、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和平國羅貝塔的某間民宅裡響起男人的高呼聲。

停在附近樹上的鳥嚇得飛走。路過附近的主婦說「哎呀哎呀，又來了嗎？」噗嗤一笑。民宅裡男人的妻子說「似乎又來了呢」嘆了口氣。

男人大吵的理由總是同一個。

「不得了啦！伊蕾娜寄信回來了！」

每次收到外出旅行的愛女寄來的東西，男人就如同天崩地裂一般大吵大鬧。妻子總是笑著對他說「不管過多久都還是離不開孩子呢」。不過最近這變成了她煩惱的苗頭，「差不多也該習慣女兒不在了吧……」

「出門旅行的人寄信回家不是很正常嗎？你鬧過頭了。」

「有信寄回家就證明伊蕾娜過得很好。這不是好事嗎……！」

男人說特別是最近收不到信的時候真是害他擔心得不行，妻子對此嘆了一口氣。

「不用太擔心，她一定過得很好啦。沒有寄信回來證明她正在目的地盡情享受。不管有沒有寄信回來，她都一定沒事的。」

說著，她看向女兒寄來的包裹——男人很寶貝地抱著包裹。這個大得用雙手才抱得住的包裹，一看就知道相當重。

「你總是這麼冷靜。」

男人笑著將包裹放到桌上。

說她冷靜有點不對。

「我只是相信那個孩子而已。就算是我也會有慌張得手忙腳亂的時候啊。」

比如在廚房看到某個來歷不明的黑色生物的時候。比如看到幽靈的時候。又或者是很久以前自己寫的內容很羞恥的書意想不到地冒出來的時候。

人們常說她總是很冷靜，但她也是個基本上遇上這些情況都會慌張起來，非常普通的女性。

雖說如此，她已經很久沒有在廚房看到那個黑色生物，也從來沒有見過幽靈。因為沒有發生害她慌張的事，所以說她冷靜可能確實沒錯。

「好了，伊蕾娜這次寄了什麼東西來呢。」

男人哼著歌打開包裹。

裡面裝著大約十本左右的冊子。

「……？這是什麼啊。書……？」男人拿出其中一本冊子，用手指摸了摸封面。

她從一旁探頭看封面。

上面這麼寫著。

關於故事之國的事。

「啊……」

那是她很久以前旅行的時候寫的內容很羞恥的十幾本書。

然後她理所當然地慌張了。

後記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あずーる

掃圖：牧野詩歌

錄入/翻譯：yaokc（第一、二、三、六章）、守夜擎天柱（第五、七章）、TEO（第四章）

修圖：牧野詩歌

校對：守夜擎天柱

輕之國度 <http://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總是被截稿日窮追不舍的白石定規，想到了一條可以斬斷（逃過）永不結束的截稿日連鎖的秘策。

將以前出過的短篇整合成一本書推出……不就行了嗎？

這樣的話就能讓趕稿工作輕鬆一點，而且還響應了讀者們想讀以前的短篇的要求！這想法不錯嘛！拜托了！就這麼辦吧！在第15卷之前就弄那麼一次試試嘛！出一本像《魔女之旅》特別篇這種感覺的啊！我說真的！有這個需求啊啊啊啊啊！

白石定規哭著找編輯部。現在寫書的時候我心想，有時間幹那種事不如快點寫稿。不管怎樣，編輯部幾天後給了我答複。

編輯：『短篇集的企劃通過了。』

我：「真的嗎！那第15卷的行程就延後很多了呢！」

編輯：『不，是要把短篇集作為第15卷推出。』

我：「……嗯？啊，不過，行程還是很寬鬆的……對吧？」

編輯：『不，因為是突然加入原本預定計劃的，短篇集的15卷將會在十二月發售。』

我：「嗯？？？」

編輯：『第16卷則定在原本第15卷預定的日期出版，原計劃保持不變，所以行程會比現在要緊。』

我：「為啥？？？？」

編輯：『還有，光是把短篇整合起來也缺點意思，所以也要另外寫新的故事。』

我：「咦
咦？？？？？？？？？？？？？？？？？？？？？？？？？？？？
？」

白石定規想忙裡偷閑，結果卻搞得行程比之前還要緊。真是大爆笑。

沒想到下下個月就要出下一卷了。不過期盼已久的短篇集終於實現了真是高興。因為很久之前我就一直在說「做這個吧！」啊！所以雖然來得有點早，第15卷將會在十二月出版，請多指教啦！

那麼現在進入各個篇章的評論環節。內含劇透，所以還沒有讀正篇的人請右轉離開！

●第一章『壓箱底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作為這一卷的序章寫下的故事。關於這個故事的時間先後順序，我認為有多種不同的理解方法。

●第二章『故事之國』

這是騙子被詐騙的故事。我在寫旅人餐廳的設定時，心想「這家餐廳的店員工作這麼輕鬆真好啊」。

●第三章『斷罪人塞娜』

這是抱持著「反正會有其他人認真幹的自己不認真也沒關係啦」這種想法導致不斷腐敗的斷罪人，和就算別人不肯認真幹自己也一心一意地努力的塞娜的故事。說個題外話，在警察二十四時這個節目裡常常看到被警察抓住的人們發著大火叫喊「怎麼只抓我！」的鏡頭。「規矩都不好好遵守，哪來的資格要求別人公平對待你……？」我總是這麼想。

●第四章『演員們的故事』

這是伊蕾娜媽媽和芙蘭老師的故事。媽媽幹了跟伊蕾娜一樣的事，這就跟前面「在旅人餐廳裡人們的對話不管過多久都沒有改變」那一段連起來了。

●第五章『只屬於兩個人的世界』

這個故事講的是兩個怪人走到一起的話，怪事就會變得正常，發生在兩個人的世界以外的事情則會變得不正常。這個理論要有人覺得陰謀論愚蠢至極並一笑置之才說得通。雖然最近比較少寫，《魔女之旅》原本就是我因為想寫各種不同風格的故事才開始寫的作品，所以這種故事以後也會繼續寫。多指教啦！

●第六章『在愚者頭上盛開的花』

總的來說，我很不擅長說空話應付別人，說出口的都很接近我的真心話，所以我一直都想當然以為周圍的人也是這樣的。也就是說，我是個會把別人說的空話當真感到高興的單純家夥。不過應該比總是懷疑別人健全得多吧。

●第七章『月光之國伊希利亞斯』

這是這一卷裡總結性的故事。

在搞錯路的時候能夠直接說「不好意思搞錯了！」，真希望人生也能這樣子度過。越是長大成人，就越是有多余的自尊心作祟，害自己沒辦法像小學生時的自己那樣說「對不起！」……因為意見不同而鬧僵了，自己卻想著退一步海闊天空。每當認識到自己這麼做，我都會覺得自己老了，忍不住感傷起來（27歲，自雇人士）。

以上就是《魔女之旅》第14卷。

這次！第14卷發售的十月中旬，動畫已經開播了！

受如今的形勢所限，我沒辦法積極參與收錄，多數時候都是用遠程通訊來交流，但每次我都被精美的視頻畫面和超級豪華的聲優們的高超演技所折服。

每次看PV我都深受感動，旁聽收錄的時候也深受感動，OP和ED兩首主題曲都棒極了，每天都好幸福。

下一集會是什麼樣的故事呢，會如何表現出來呢，我每天都想著這些而歡欣喜悅。橫渡各個國家旅行的伊蕾娜大概每天也是這種心情也說不定。

動畫正篇的故事是在最開始最開始的時候寫的，我覺得懷念之余也充滿期待地收看每一集。下一卷的短篇集也讓我覺得很懷念，現在正逐個逐個重讀（要買哦！）。

不管是搞笑的、嚴肅的、美好的故事，動畫從頭到尾都做得非常精美好看不能更棒，還請務必抱著期待看到最後一集！我也很期待每周的播出。

話說回來，這一卷也有廣播劇CD特裝版。和之前一樣，這次的故事也是喜劇風全開&仰賴聲優們的精湛演技而制成的。我這次也一邊旁聽收錄一邊悄悄地大爆笑。可以的話真想趁熱打鐵出個廣播劇CD集或者新的廣播劇CD呢。現在每天都有太多想做的事，真的非常幸福。希望這樣的時光能一直持續下去。真是如夢一般的每一天呢。

以上就是後記。

這次要感謝的人很多，就請讓我一次性向所有人致謝。

參與了《魔女之旅》原作、改編漫畫、廣播劇CD、相關周邊、動畫等一系列制作的所有人士。

一直以來真的非常感謝。

我衷心希望可以和你們永遠保持良好關係。

還有各位讀者。

一直以來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以後和今後都請繼續多多指教！

白石定規

作者

白石定規

動畫化萬歲！希望大家以後也能關注伊蕾娜小姐的旅途！這種人生。

插畫

あずーる

我十分喜歡能讓人感受到秋意的清新空氣、萬裡無雲的天空、涼爽的風、金木犀的花香。還有梨子和秋刀魚。

翻譯的吐槽

這段時間由於課業和各種雜事非常忙，翻完廣播劇之後就決定只負責其中兩章的翻譯和全卷校對。然後又因為各種事情的耽擱，每天都只能搞三四頁，不知不覺就拖到現在才搞完。總之，14卷就這樣告一段落了。15卷正在慢慢翻譯，到時可能會換個地方發布。

通過這次翻譯，可以說我對白石的文風又有了新的認識。之前13卷我還停留在逐字逐詞的翻譯，然而這會導致很多語句讀起來不舒服，就算沒有語法錯誤和不通順的問題。再認真對比了臺版翻譯之後，我發現有些句子的翻譯是經過潤色的，也就是不硬套原句的結構，而是根據意思做適當增添刪改。這次做校對是一個很好的實踐機會，15卷的翻譯我也會活用這次的經驗。

順帶一提，15卷正如白石在後記所說的分成短篇集和新故事兩個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短篇集，之後的三章是新故事。因為我之前已經翻過好幾個短篇所以第一章就由我翻，其余三章是別人翻譯我校對。

16卷其實已經翻完了，這裡有牧野在做他自己的版本。17卷已經有人占坑。

我之後會翻17卷的廣播劇。屆時請關注b站賬號庫斯拉=利息。

說個翻譯時發現的小趣聞。白石對人物和國家名字的創作靈感除了常見英文名和花名，應該還有希臘神話。

比如第5卷的阿蓮莫蓮（Anemone），第6卷的艾莉亞德妮（Ariadne），都是希臘神話人物。Anemone同時也是銀蓮花。

這次14卷裡，第五章的克蕾塔和提羅斯，從片假名和讀音看應該是取自現實中希臘的兩個地區——克裡特島、蒂洛斯島（還有個同發音不同名的城市）。克裡特島在神話中是米諾斯王的領土，發生過很多有名的故事。

艾姬娜應該是取自希臘神話中半人半蛇怪物厄客德娜（Echidna），風暴巨人提豐的妻子，生下了地獄三頭犬刻耳柏洛斯、雙頭犬歐特魯

斯、百頭巨龍拉冬、奇美拉、九頭蛇海德拉、斯芬克斯、尼米亞獅子、科爾奇斯兇龍等著名怪物。Re0的強欲魔女艾姬多娜也是取自這個人物。

以上就是14卷完坑的吐槽+分享。15卷到時可能不會在這裡發布，就請自己找或者加魔旅吧群了解啦。

動畫已經播完的現在，我想新老粉絲們都十分期待第二季和新作，當然我也是。在第二季出來之前可以先看小說，有條件的話還請考慮購買實體書（推薦臺版，能啃生肉和想支持原作的話就日版）和各種適合自己的周邊。

Adios~